歙縣金石志十四卷

〔民國〕葉爲銘輯

民國紫城葉氏家廟排印本

歙縣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清初特盛於江南自阮文達督浙學繼秉浙鉞延攬耆
學越士從風治金石小學者始漸盛流風所溉迄于今未替杭縣
葉丈葉舟先生抗志希古剛孚此道有年于兩浙石刻尤瞭如指
掌復自以祖籍皖之歙縣文教夙昌而府志縣志記金石獨多闕
漏因發願訪求薦更歲月得石墨盈二百種益以彝器金文數事
考定其年月與作者事蹟成歙縣金石志十四卷書既殺青陳伯
衡顧鼎梅楊見心三先生爲之序先生復自記董理采輯之由以
弁諸端維時余方守書文淵閣辱知于先生獲先覩之快先生遂
謬以一言相屬余讀諸先生序于斯學源流與歙志金石關繫之

重言之備矣自維樗昧何敢更贅一辭重違前輩期勗之厚輒不
辭僭妄略抒其一得之感焉歙故皖南名邑距朱子故鄉婺源僅
二百里朱子嘗展謁先墓而授徒于此宋元以來紫陽書院教澤
覃敷人文蔚起洎乎清代徽歙之學尤盛自婺源休寧歙縣以至
績谿東西相接樸學大儒踵武不絕休寧戴氏東原尤稱皖學巨
擘然前乎戴氏者則有黃扶孟生導小學訓詁之先河與戴氏俱
出江愼修永之門者則有汪叔辰龍之詩金榘薑榜之禮程易疇
瑤田之象數名物汪孝嬰萊之算理從戴氏問學而光大其業者
則有洪汝登榜桐生梧兄弟之韻學與詞章凌次仲廷堪之三禮
後戴氏數十年又有程恩澤之史學皆歙人之卓焉名家者也蓋

其能繼前烈之後使歙之金石亦如杭之金石放一異采也故不
辭謏陋而樂爲之序中華民國二十有五年六月淮陰陳錫鈞伯
衡甫序於越中榷舍

歙縣金石志　陳序　二

紫城葉氏家廟刊

自序

予弱冠即好金石文字嘗與山陰吳遯盦（隱）仁和湯鄦甸（聘）伊元和楊篆盦（寶鏞）就丁敬身所輯武林金石記之次歷訪名蹟所至輒摹拓以歸日月累積充盈篋笥乃於甲午館海甯胡石查（震賢）州廨丙申遊淞滬館慈溪嚴筱舫（信厚）家得交秀水金蘇盦（爾珍）鄞縣馬叔平（衡）安吉吳缶廬（俊卿）辛丑客吳門館石埭徐子靜（士愷）家課餘之暇與長洲徐斗廬（熙）元和顧鶴逸（麟士）吳縣吳愙齋（大澂）研討鐘鼎文字而好乃彌篤甲辰春與泉唐丁鶴廬（仁）仁和王福盦（褆）及吳遯盦諸同好創西泠印社於西湖研究印學彈指光陰不覺已三十餘寒暑今予年亦屆古稀幸猶強健遂出其暇晷縱橫古今分門既多搜檢難周於是通志之外復有專志金石之有志所以補方志之不足與方志相輔也證諸以往若李彤之聖賢冢墓記趙明誠之金石錄蓋已早肇其端予家世居皖歙自明末遷杭以來歷三百年前修家乘於丙寅甲戌兩度還鄉訪尋碑碣遺址復讀淳熙乙未羅願所輯新安志康熙己卯趙吉士道光丁亥馬步蟾重修徽州府志順治辛卯宋熙肅康熙庚午靳治荊乾隆戊子張佩芳道光丁亥勞逢源先後所修歙縣志深慨於金石一類未闢專門攷歙縣爲古歙州地自嬴秦置縣至今不改斷碑殘碣或有關歷史文獻或有關地方建置似不應任其散佚

現今內政部於十七年九月頒有名勝古物保存條例十九年六月又有古物保存法之頒行予乃不自揣量採訪所得自梁武大同迄清德宗光緒止石碣二百有一種又商周銅器六宋器一彙成歙縣金石志十四卷搜求未遍遺漏實多增輯糾繆願以俟諸來茲時在柔兆困敦姑洗之月武林葉爲銘葉舟甫序於杭州紫城葉氏家廟之東鐵華盦

歙縣金石志序

歙爲名邑古隸丹陽典午以還雋偉逸代出方志著籍始於新安然攷金石之遺文尋山川之舊器金泥玉檢或杞宋之無徵鳥篆蟲書等峋嶁之荒杳史乘疎於傳錄碑刻亟待訪求若涇川趙氏之述略南陵徐氏之新志義屬先河功待一簣蓋金石之著述固後勝於前尤必覃經蒐討始克靳其美備也葉葉舟先生新州望族浙水耆英篤古著書老猶不倦曩所著存古叢刻若干卷已足嘉惠藝林啓迪後學矣今以歙邑金石之無專書也毅然以搜羅編輯爲己任麻鞋四出氈墨自隨鑿險縋幽牽蘿攀葛覽黃山之雲海挹天都之蓮花摩崖則奇字可捫荒祠則斷碑尋讀塔銘模拓

宿釋氏之空桑碑碣摩挲識前賢之遺範辛勞數載裒爲大觀自唐迄清共得吉金樂石文字凡二百有一篇釐爲十四卷用付手民作杖國之盛事昭敬梓之光榮紙貴洛陽書傳鴻寶詩賡天保壽祝鶴年欣看耄耋開祥再續名山之作娜洩祕婉美語石之篇謹序丙子季夏會稽顧燮光序於西湖逐世无悶樓

歙縣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始於歐趙至遜清而集其大成言其類別除專記金文書籍而外大抵不外編年與分地之二種編年之書起自三代迄於宋元如宋歐陽修之集古錄目及跋尾趙明誠之金石錄陳思之寶刻叢編明都穆之金薤琳琅趙涵之石墨鐫華清王昶之金石萃編蓋其犖犖大者亦有僅載一代者如清翁方綱之蘇齋唐碑選王懿榮之南北朝石刻記等汗牛充棟更僕難終分地編目之書以省志府志縣志所載之金石一門最爲普徧然金石乃專門之學修志者對於金石未必皆有研究加以山陬海澨采訪爲難或掛一而漏萬或竟付之缺如於是留心文獻之士於志書外

更有某省某縣金石專書之採集如清翁方綱之粵東金石略畢沅之中州金石記阮元之兩浙金石志趙紹祖之安徽金石略丁敬之武林金石記武億之安陽金石錄偃師金石遺文補錄杜春生之越中金石記等尤爲膾炙人口皖省爲東南文獻之邦歙縣尤皖南大道人文之盛甲於全省乃舊志及新修之本均不載金石一門僅於藝文志雜著內略載金石數種識者惜之吾友葉君葉舟今雖著籍武林然其祖貫固歙之望族也葉舟精研金石垂五十年著述甚富尤精篆刻直逼龍泓懼故鄉金石刻之日就湮沒乃以一己採訪之力成歙縣金石志十四卷得金石刻二百有一種雖不敢謂毫無掛漏然已十得八九矣書成問序於余余喜

斯邑文教淵源之早與其在清世人文之盛有如此其間鄉邑興革之蹟學術風會之變民生利病之故形之文而存諸貞珉者何限輯而考之固不第如顧亭林氏所謂可校經史之譌誤抑亦有足稽一縣治理之得失學風之興衰爲今日執政敷教借鑑者庸詎止于供賞鑑備簿錄而已哉間又思之紫陽之教在當世已流傳兩浙尤張于金華溫台之間奕世相承至清而宗風不衰其學風與皖南爲近與陸王之學並容而不相掩蓋黃山之水南瀦者爲新安江入浙匯諸川以注于錢塘江故皖南與浙兩地勢爲一風習相近歙爲新安江導源地在秦時與宣城及浙西同隸鄣郡後世區劃雖分而民生教化輒因地勢而互通康乾之間徽歙人皖南考證之學浙西後起衍其緒者亦衆則是歙屬金石遺文之足以徵吾浙掌故者固當不鮮先生此輯庶有以通皖浙政教文化之郵非第徵存一邑文獻已也抑余重有感者昔阮文達撫浙既輯刊兩浙輶軒錄復搜訪碑碣成兩浙金石志十八卷潘嶧芝繼之成輶軒續錄又擬編續金石志未竟而去官自爾迄今忽忽數十載省垣耆宿沐前賢之遺風鑒猶有摩挲殘碑推索遺文者而風會遷轉爲政者方亟亟于營建防護之務未遑兼引表揚文獻爲己任先生自放世外獨勤勤嗜古芒鞵竹杖所至訪求披荊訪碑剔蘚語石一茗世間樂事無過于斯者所得浙省石本踰千

種嘗以其尤者貽浙館期永其藏夫阮志所收纔逮元亡而浙江通志志碑碣雖至雍正顧列目而棄文至今猶重纂無期以先生之博雅與交遊同志之廣苟能繼前賢未竟之緒登高一呼最五百年兩浙金石遺文而悉著之于篇俾文獻無湮落之歎則其所溉視歙志爲尤廣矣先生儻有意乎余願執鞭而從之矣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慈谿陳訓慈謹序于浙江圖書館

行省之富有金石溪唐以來以山左中州關中爲淵藪其他若蜀若浙若冀若晉若粵若贛等要皆各有專書風行寰宇汗萬牛充萬棟更僕其難數也江皖據大江南北黃山白嶽夙著聲聞形勢甲兜奇毓鍾靈秀其間之以金石著者當以趙氏紹祖之安徽金石略徐氏乃昌之安徽金石攷爲全皖文獻之宗外此則有若洪氏亮吉之志涇縣徐氏鼒之志南陵有若黃氏雲林元恕之廬州魏氏家驊之鳳陽有若葛氏陸南之壽州胡氏有誠之廣德與夫潘氏英銓之志滁州王氏錫元之志盱眙或曾專刻以單行或附地志而並著琅琅炳炳煥若日星矣吾友葉葉舟先生者新州之望族也食南陽之舊德夙好詩書託豪素之深心尤工篆刻乍畦竹杖相隨負笈之奚僮剔蘚捫蘿時約訪碑之勝侶高蹈羲皇以上游神藝苑之津其志趣有如此者乃者以新纂歙縣金石志十四卷見示並屬以一言弁首其爲金也則鐘號王孫唯正月之初吉其爲石也則記名呂堨識大同之元年紀聖紀賢並焜煌於里乘述忠述孝立坊表於人倫璧三代之菁英訖　先朝之掌錄如斯大業允矣千秋復也材謝雕龍識慚畫虎情深舊雨聊復陳冠冕之辭詩詠新篇於以效筐篚之奏是爲序歲在柔兆困敦雙星渡河之夕豐華跋者楊復見心氏謹序於杭州無邪巷之金薤石華樓嘗年七十有一

歙縣金石志引用書目

唐文粹　姚鉉
新安志　羅願
盤洲集　洪适
洛水集　程珌
劉彥昺集　劉炳
公是集　劉摯
定宇集　陳櫟
新安文獻志　程敏政
絜齋集　袁燮
歙縣金石志
十國春秋　吳任臣
黃山志　閔麟嗣
順治歙縣志　宋熙庸
康熙歙縣志　靳治荊
康熙徽州府志　趙吉士
乾隆歙縣志　張佩芳
安徽金石略　趙紹祖
道光徽州府志　馬步蟾
道光歙縣志　勞逢源
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　徐乃昌

歙縣金石志目錄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卷第一
陳序　顧序　楊序　陳序　自序
引用書目
金文
王孫鐘
師望鼎
曾子趩簋
番君召簋
子繼彝
十八進士題名鐘　咸淳九年
卷第二
石文
梁
呂場記　大同元年　呂文達
唐
歙州披雲亭記　貞元十八年　張友正
歙縣汪王廟記　天復二年　汪台符
叔姬簋

宋
漢銅院碑銘　大中間　劉炳
宋大中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歙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俞公墓誌銘　慶歷六年　劉摯
歙縣黃坑院記　程珌
徽州新城記　宣和四年　羅似臣
風月堂記　紹興間　洪适
朱文公名堂室記　朱熹
相公橋記　淳熙八年　吳儆
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記　羅汝揖
卷第三
元
舒元質祠堂記　袁燮
徽州建朱子祠記　嘉定八年　黃幹
篁墩程忠壯公廟碑　羅願
建世忠廟碑記　寶慶間　程珌
徽州謝守生祠記　程珌
重建忠孝坊記　延祐六年　陳櫟
歙縣重修橫山路記　鄭玉
新安章氏二孝女廟記　鄭玉

歙潛口重建張許二將軍廟碑 至正十二年 程文
富登釣臺記 至正十六年 鄭玉
小金山記 鄭玉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同
鄭令君廟碑 至元元年乙亥 程文
徽州鄉賢祠記 胡炳文
卷第四
明
重修學宮碑記 宋濂
新建縣學碑記 宋濂

孝順事實碑記 永樂十八年
宋史孝義傳
楊寧石刻大像碑 正統十四年
徽州府重新廟學記 成化十年 錢溥
重修紫陽書院記 成化十六年 汪道昆
聖賢伏羲神農黃帝帝堯帝舜之贊 成化十九年
聖賢禹王湯王文王武王周公之贊 成化十九年
重建福田寺舍田碑記 成化二十一年 程好禮
徽州府修學碑記 弘治十四年 潘榮
重修徽州府學宮碑記 正德九年 金露
龍山石路記 正德十四年 董玘
卷第五
歙學題名碑記 嘉靖四年 林有蕙
重修大聖山普祐院碑記 嘉靖四年 汪鋐
宋隱逸黃德庵先生祠碑記 嘉靖十五年 馮世雍
忠烈王墓廟碑記 嘉靖二十一年
勅建節孝祠記 嘉靖二十七年 汪文昭
勝蓮峯文殊院記 嘉靖三十三年 潘之恒
新安第一關記 嘉靖三十四年 方遠宜
唐越國汪公宗祠碑銘 嘉靖三十八年 陶承學

故唐旌孝子黃府君祠堂碑銘 嘉靖四十三年 程敏政
歙縣新城記 嘉靖四十三年 金達
徽州府鄉舉題名碑記 隆慶二年 段朝宗
瑞蓮圖碑記 隆慶三年 段朝宗
項隱君墓誌銘 隆慶三年 黃雲龍
卷第六
禹王廟龍井山文昌閣記 萬歷元年
徽州府儒學重修 先師廟碑記 萬歷十三年 汪道昆
關帝會碑記 萬歷十八年 許國
有唐黃孝子廬墓墓域碑 萬歷十八年

雲嵐山重新越國汪公墓道碑記 萬歷十九年
重修河西太平橋碑記 萬歷十九年 董石
香佛嵓紀略碑 萬歷二十年 鮑仲亮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萬歷二十五年 董其昌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萬歷二十七年 洪文衡
寄傲軒銘 萬歷二十八年 汪一經
方令君重修歙學碑 萬歷三十二年
重修漁梁壩碑記 萬歷三十三年 方承舒
敕建慈光寺記 萬歷三十九年 潘之恒
沙溪重修仙井新置鐵欄記 萬歷四十一年

程朱闕里碑記 萬歷四十二年 吳士奇
御泉庵碑記 崇禎九年 鮑慮燕
越國汪公讚 崇禎十年
重修正堂碑記 崇禎十五年 唐良懿

卷第七

清

重建金紫祠記 順治元年 凌駉
重修太平橋記 順治九年 祖建衡
歙縣儒學重修 聖廟碑記 順治十三年 吳孔嘉
重修烏聊山汪王廟路亭碑記 康熙四年 劉芳洪

火神廟鼎建碑記 康熙六年 龔錫蕃
紫陽書院建遷源流記 康熙八年 汪佑
重建斗山文昌閣碑記 康熙九年 曹鼎望
重建竺溪寺大殿碑記 康熙九年 鮑懋寬
重修徽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十年 曹鼎望
督臺阿公撫臺靳公功德碑記 康熙十五年 吳正治
道憲王公郡侯張公功德碑記 康熙十五年 洪琮
重修堨田石橋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 鄭傑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康熙二十五年
歙縣重建譙樓碑記 康熙二十六年 靳治荊
重修漁梁壩記 康熙二十六年 吳苑
聖賢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贊碑 康熙二十八年
重修本里臺殿津梁碑記 康熙三十年 鮑濟
重修王墓祖廟碑記 康熙三十四年 汪周量
重建香佛巖記 康熙三十六年 鮑懋宋
道原堂記 康熙四十年 吳曰慎
竺溪寺新建準提佛國碑記 康熙四十一年 鮑知載
重修徽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六十年 郭晉熙

卷第八

朱子始遷祖師古公墓碑記 雍正三年 儲郁文

救建邑城節孝祠碑記　雍正六年　汪文坦
臨河山超然亭記　雍正十三年　儲掌文
重建徽州府試院記　乾隆元年　鄭江
重修府堂記　乾隆二年　楊雲服
萬壽亭記　乾隆三年　楊雲服
富八郎墓記　乾隆十四年　趙孫英
改建朱文公祠碑記　乾隆十四年　何達善
惠濟堂記　乾隆十六年　戴知誠
重修儒學公署碑記　乾隆十八年　張樵
歙縣城隍廟修墻建樓碑記　乾隆二十年　王鳴

紫城葉氏家廟刊

卷第九

重建斗山文昌閣碑記　乾隆二十一年　何達善
桂溪項氏均安祠記　乾隆二十一年　殷綰
重建徽國朱文公祠碑記　乾隆二十一年　王勛
汪氏十六族靈山統宗祠碑記　乾隆二十三年　吳華孫
重建竹山書院碑記　乾隆二十四年　沈德潛
重建師山書院碑記　乾隆二十五年　曹文埴
桂林橋碑記　乾隆二十九年　陳張謀
初山精舍碑　張佩芳

紫城葉氏家廟刊

卷第十

重建歙縣學宮碑記　乾隆五十四年　蛟亮
重建學宮碑記　乾隆五十四年　宋思仁
重修歙縣學碑記　乾隆五十四年　程杏芳
重修歙縣學宮碑記　乾隆五十五年　覺羅麟慶
重修歙縣學碑記　乾隆五十五年　曹鼎望
元史忠義記　乾隆五十五年　宋湜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乾隆五十七年　朱珪
重建先農壇記　乾隆三十四年　張佩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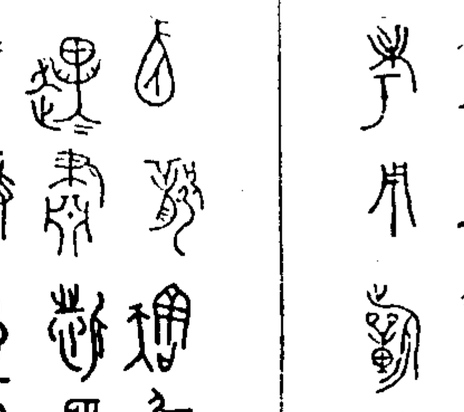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乾隆五十七年 曹文埴
古紫陽書院記 乾隆五十七年 曹文埴
古紫陽書院續記 乾隆五十七年 曹文埴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乾隆五十七年 秦潮
淮南公捐古紫陽書院膏火案由 乾隆五十七年
紫陽書院增建學舍膏火記 雙慶
新脩箬嶺石路記 洪亮吉
西溪汪氏宗祠記 乾隆五十八年
金紫祠記 乾隆五十八年 曹文埴
卷第十一 歙縣金石志 目錄 九
建造慈孝坊碑記 嘉慶二年
鮑氏義田記 嘉慶二年 朱珪
義倉碑記 嘉慶五年 曹若金
重建鮑氏萬四公支祠記 嘉慶六年 鮑志道
世孝祠碑記 嘉慶六年 鮑志道 嘉慶七年 紀昀
鮑氏義田記 嘉慶十年 陳大文
若干頃辯記 嘉慶十三年
重建廬墓饗堂記 嘉慶二十一年 劉大櫆
集愚會記 嘉慶二十二年 德榮
重修歙縣學宮碑記 嘉慶二十三年 吳邦基
復恆產記 嘉慶二十五年 俞望仙
重修徽州府堂記 道光六年 馬步蟾
重修忠烈昭忠崇賢三祠碑記 道光十四年 劉亨起
重脩許氏宗祠碑記 道光十八年 許介臣
歙縣學疏濬泮池重脩石欄小記 道光二十九年 葛仁
卷第十二 歙縣金石志 目錄 十
河西橋祠記 同治元年 朱品隆
重建汪王廟記 同治二年 伍彩勝
烏聊山壘碑記 同治二年 唐義訓
重脩河西關帝廟記 同治四年 唐義訓
東嶽廟義田碑記 同治四年 唐義訓
重脩張文毅公祠記 光緒二十一年 春岫
重脩雲嵐山王祖祠墓碑銘 光緒二十三年
重脩萬年橋碑記 光緒二十四年 春岫
新安工藝局記 光緒三十一年 黃曾源
紫陽師範學堂記 光緒三十三年 許承堯
黃寃婦墓三戒碑記 光緒三十三年 周爰
卷第十三 塔記
宋

大聖菩薩寶塔碑記　建炎三年
長慶院寶塔　宣和三年
明
重修大聖菩薩寶塔碑記　嘉靖二十三年　葉晴
開山普門和尚塔記　崇禎三年　許鼎臣
賜紫開山普門禪師安公全身塔
開山本師寓安寄和尚之塔　崇禎八年
三峯下第二世槩庵正志禪師塔
雪谷禪師塔銘
宋
欽縣金石志　目錄　十一
摩崖
南源古寺後山朱子題字
虎頭巖羅願題字
黃台書問政山詩
元
鄭公釣臺四篆字
鄭玉題名記　至正十七年
明
鄭佐等題名　嘉靖九年
汪鋐等題名　嘉靖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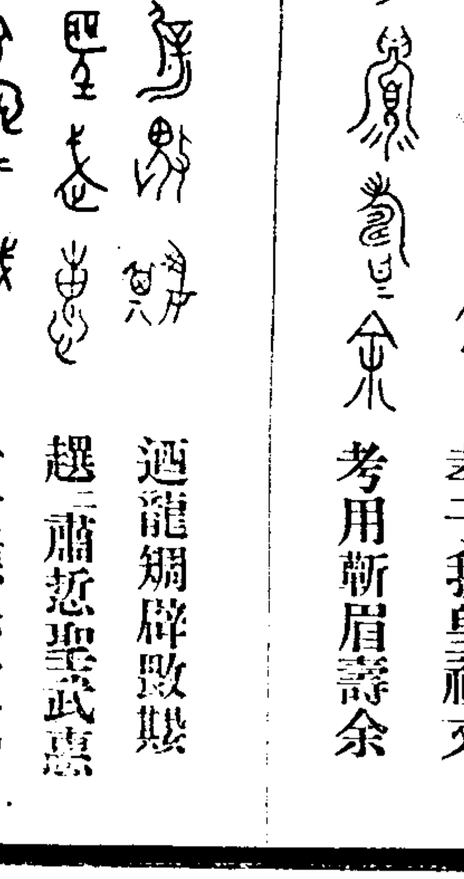
天下名泉四大字　萬曆十一年
橫雲二大字　天啓間
卷第十四
補遺
石文
重修靈山寺祠序　嘉定十四年　汪若泉
新安建石梁記　錢時
問政書院記　劉大槩
復篁墩記　吳修
斗山魁杓亭碑記　汪尚寧
欽縣金石志　目錄　十二
斗山祀程朱三夫子記　畢懋良
修復祥符寺碑記　田藝衡
關將軍廟碑　唐仲實
西千修路記　何達善
程朱祖墓記　趙滂
復程朱祖墓記　趙滂
公立志誠堂捐修宗祠記
待訪碑目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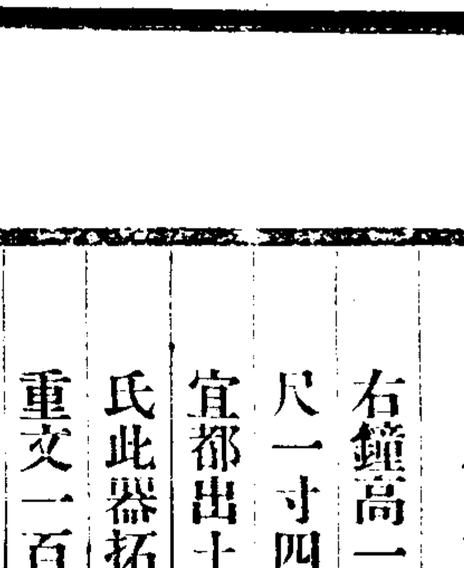
王孫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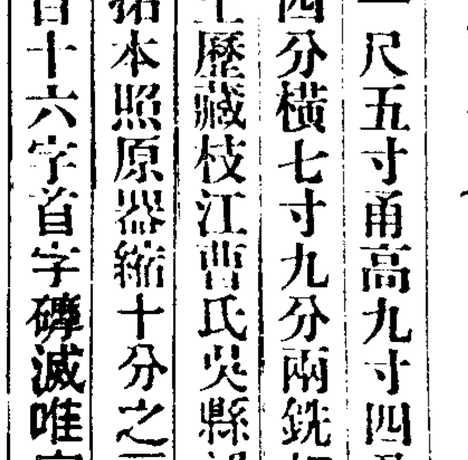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遣者擇其吉金自作鮮鐘中謫虡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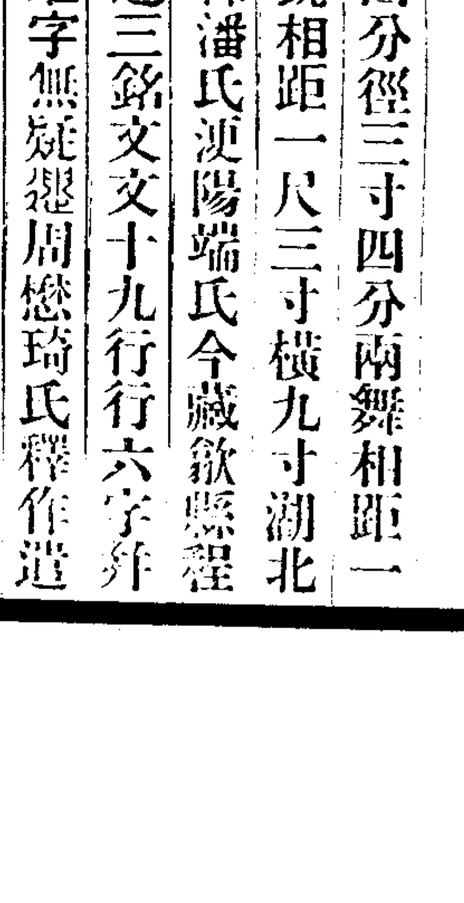
鳴孔煌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壽余



迺龍嗣辟敗堪趨謹恪聖武惠于政德愍于威



義誨猷不飤闕鮮鐘用匽以喜用樂嘉賓父兄及我朋友余恁



以心延永余德鮮瀕民人余尃旬于國敗越萬年無諆葉萬孫子永保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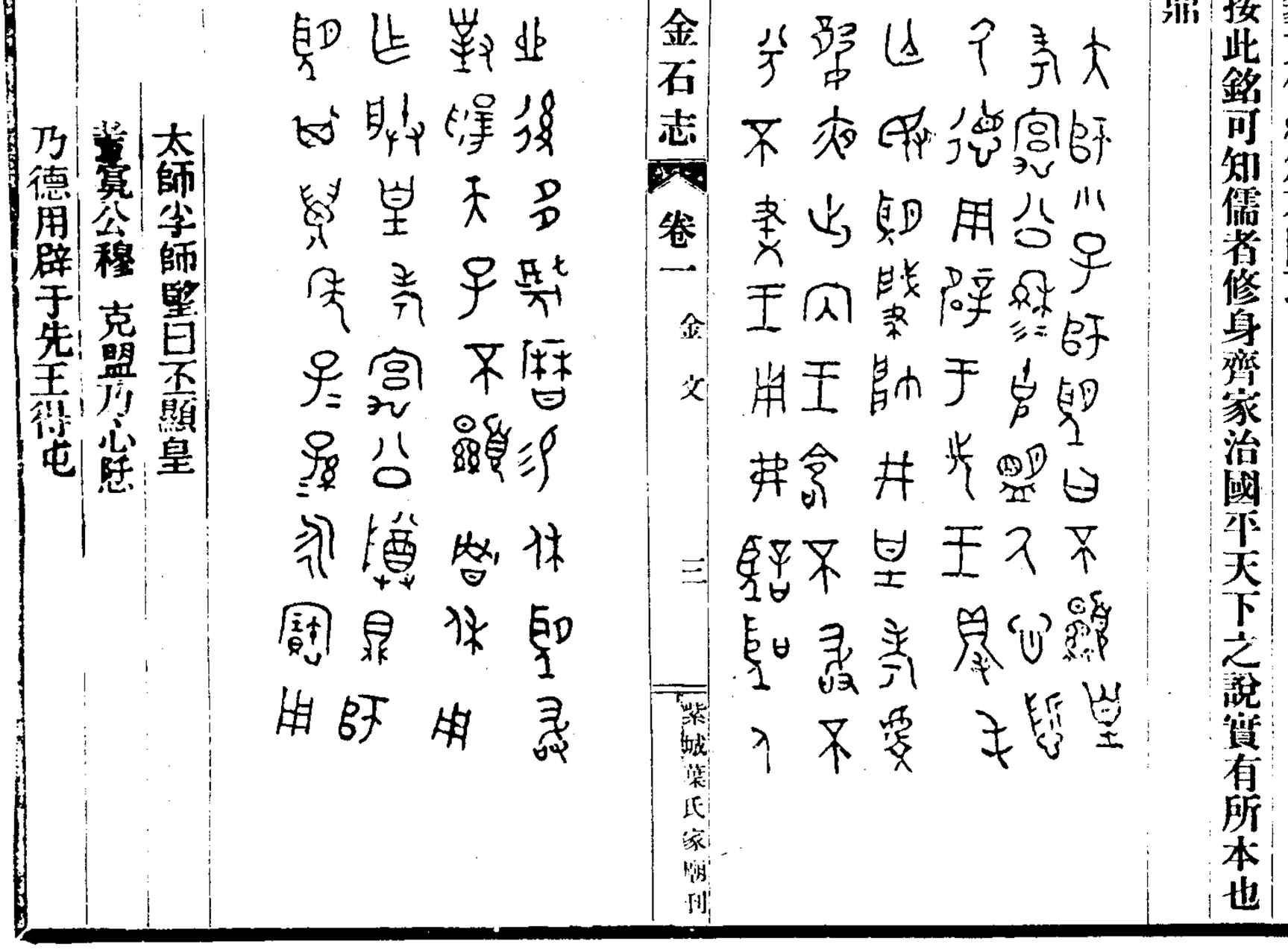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右鐘高一尺五寸甬高九寸四分徑三寸四分兩鉦相距一尺一寸四分橫七寸九分兩銑相距一尺三寸橫九寸湖北宜都出土歷藏枝江曹氏吳縣潘氏浭陽端氏今藏歙縣程氏此器拓本照原器縮十分之三銘文文十九行行六字幷重文一百十六字首字磚滅唯字無疑趨周懋琦氏釋作遣史恩綿氏釋作遣文已剝落難以確定諫史氏疑是諆按薛氏鐘鼎款識許子鐘有中縣虡揚元鳴孔煌句與此適合惟縣字

篆文作禹爲不同耳

按此銘可知儒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實有所本也

師望鼎



太師小子師望曰不顯皇考寬公穆穆克盟厥心盟用孝于先王用夙夜出內王命不敢不㬎不墜王用弗䜌聖人之後多薦曆錫休望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皇考寬公尊鼎師望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右拓本照原器縮十分之三銘文文十行行九字幷重文九十四字今藏歙縣程氏

按望从臣此从耳亦望之異文首偁大師孚師望者太師之子嗣其父爲大師鑄鼎以祀考廟故自偁孚也寬公與師酉敔宄姬閔卣曾伯爲一字當讀軌古文軌與宄通左氏隱公五年傳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賈子道術緣法循理謂之軌寬公其考之謚也克盟乃心盟朙同聲相假邶古哲字哲德見叔家父簋曼七當讀得純亾愆當讀無斁說詳號公鐘跋卽夘爭卽爰說文爰从意也國語周語註遂猶順也爰遂義同隶字从隶从又當讀古肅字說文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肅上戰戰兢兢也爾雅又治也書洪範恭作肅從作乂詩小旻或肅或艾肅字从又較从肅之義爲長不敢不爰不肅言不敢不順命不敬事也鼓卽謹之省文說文證責望也王用

太師孚師望曰不顯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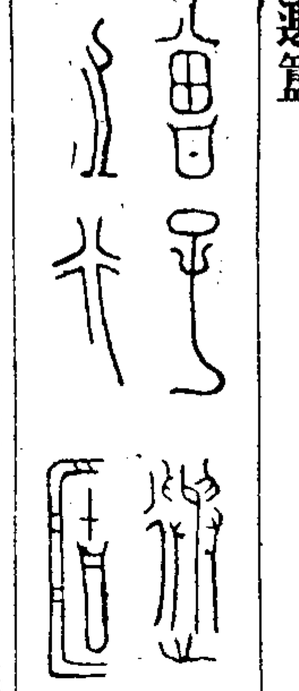
寬公穆　克盟乃心盟

乃德用辟于先王得屯

弗證言王嘉師望之敬順而弗責望也自倗聖人之後頌其
考爲聖人尊親之至也蔑曆舊說黽勉之意於義未妥也
按大師曰小子曰師者蓋一人兼三職兼職之事彝銘所習
見周禮大師屬春官爲下大夫小子屬夏官爲下士師氏屬
地官爲中大夫大率乃劉歆所編配彝銘中小子之職並不
賤如令鼎云王射有嗣眾師氏小子卿射小子與師氏並列
而與王合射其非賤職可知　望字作㬎㤅字作愆均是別
字望字古本作臣因臣耳形近故譌从耳折字古本作㠯因
㠯形近故譌从皐據此足見古人亦往往寫別字　用辟
于先王辟猶仕也叔彝鐘　是辟子齊侯之所　曼屯亡敗

語亦見大克鼎及虢叔鐘均係倗頌其祖若考之辭井人鐘
稱頌其祖與考亦言　賁屯用魯字則分明是賁知曼亦必
賁字也蓋从貝尾省聲對轉而爲賁也賁屯乃豐韵聯綿字
當卽渾沌之古語古言渾沌謂渾厚敦篤不合惡意莊子應
帝王篇南海之帝曰儵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
與忽欲報渾沌之德曰爲鑿一竅七日鑿而渾沌死此寓世
日開明而滔風日漓也故　賁屯亡敗猶言渾沌无悶謂厚
言某蔑某曆皆有所騙使皆有所錫予尤可爲酬庸之證凡
自言蔑曆者亦係勉勵勤勞之意師艅殷艅其蔑曆言艅其
勉勵勤勞下接以日錫魯休詞義甚顯此銘云多蔑曆錫休
言多勉其勞績而錫之以休美也
周也　不分不斐分當讀去聲謂不敢不守本分不守規矩

曾子遜簋



曾子遜之行匜

右拓本銘文二行文六字已未歲曾在都市今藏歙縣程氏

此器字體與叔夷鐘鎛章鐘等相似蓋春秋中葉前後之器

春秋襄公六年書莒人滅鄫又昭四年書九月取鄫蓋鄫滅于莒降爲附庸尙能保其血食後終滅于魯也器或作于襄公之世唯不得在昭四以後

紫城葉氏家廟刊

番君召簋

番君召匜鑄

用享用孝用

用嗜眉壽子

孫二永寶用之

右拓本銘文四行行五字并重文二十二字

按簋字作匽从古从匚古聲通作胡左哀公十一年傳胡簋之事則嘗學之胡簋卽簠簋也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並列明爲盛黍稷之器瑚爲簠異名無疑矣商字見說文解爲行賈从貝商省聲通作商籀文商作𠰁此商字上體正合籀文讀爲賞賞者餕餘惠下之義且與享字爲韻也

吳大澂曰番字當釋留字召當釋招字𠰁當釋孝字皆當釋靳字

羅振玉曰前人稱留君簋首字上从𠂤決非留字石鼓文旛亾憮从𠂤與此略同

阮元所藏僅存其底案畱字說文作畱从丣卯古文酉玉篇作畱从丣卯古文酉字古文

叔姬簠

叔姬霝亾黃邦

曾侯亾叔姬㠯

孀賸器臘彝其

子孫二其永用之

紫城葉氏家廟刊

右拓本銘文四行并重文二十六字此楚器前藏黃縣丁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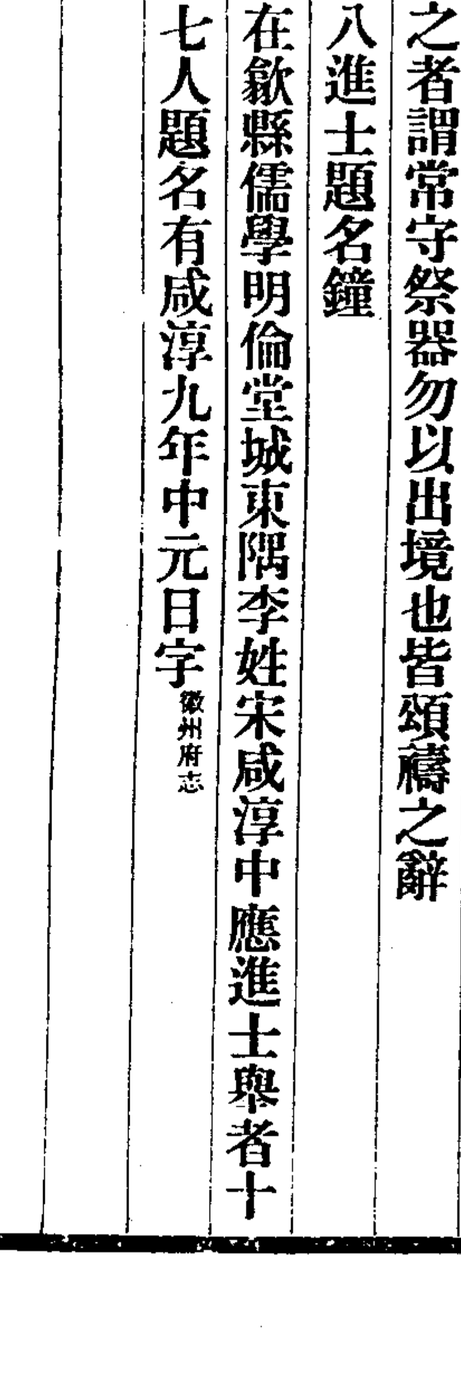
匋齋今藏歙縣程氏

按曾侯見楚王酓章鐘乃楚之鄰國姬姓之女嫁于黃邦楚女也許子妝簠鄦字妝譌作器以媵之同時復媵適江之楚女也許子妝簠見攈古録卷二之二

其吉金用鑄其匜用賸孟姜秦嬴亦同時爲二女作器而一

爲嬴姓之女事與此同上乍字乃迮省嫁也適也晉公盦不乍元女又筍伯盨筍白大父乍嬴妃盤匋盨亦謂遣嫁嬴妃爲鑄寶器

子繼彝



惟正月吉日乙丑子繼作朕配丑子繼彝作朕配平姬喜宮祀彝用祀永葉保之

右拓本銘文文四行行六字并重文二十五字前曾見於海上今藏歙縣葉氏

按子繼繼作朕配平姬喜宮祀彝者姬宮名也用祀永葉保之者謂常守祭器勿以出境也皆頌禱之辭

宋十八進士題名鐘

在歙縣儒學明倫堂城東隅李姓宋咸淳中應進士舉者十七人題名有咸淳九年中元日字徽州府志

歙縣金石志卷一終

石文

梁

呂塤記

文達家世南陽父安國事宋爲直閣將軍母袁氏以明章家始元年乙巳六月十八日生文達於臺先直閣將軍酷愛之以爲類已凡有征伐必攜之以從未幾齊受宋禪魏師攻壽陽勅先將軍救之因援胊山沒於陳時建元二年九月十二日也長兄友度承父蔭長兵權次兄文顯爲中書舍人得幸用事文達非

材叨蒙聖恩權爲侍中出入禁門屢蒙推奬永明十一年武皇帝封次子昭文爲新安王遷文達爲新安內史代王之郡治事隆昌元年七月鬱林廢黜新安郎眞改元延興達以字犯主諱改名明遠尋受勅命以爲藩地根本宜守免朝十月高宗自立廢主上爲海陵王巳而殺之高宗既得志宰戮諸王斥逐朝士二兄解職失勢家居始予至新安洎主被殺甫周寒暑不幸家人接踵云亡夫人王氏亦殞繼娶歙西湖田鄭思公女仲娘生昇平二年戊午二月十五日未時先是余聞主上被殺卽欲納職歸朝妻父王晏爲尚書令貽書止予曰且勿輕動待其寧息然後上進又三年外父被殺父友沈文季復書語予宜深韜晦

潛迹俟恩於是問舍求田無意朝廷事迺於繼室鄭氏所居之右築室而家焉然新安之爲郡山多田少惟湖田一坂首尾約十里左右半之中有湖名呂莫知何人所浚瀦水以澆湖下之田歲得有秋而湖上之田則引各澗之水爲之灌溉一或亢陽爲虐則枯槁連阡湖之利及人廣矣天監初此湖倏然理塞向之深淵處所悉爲沮洳古稱滄海變桑田信不誣哉然所仰湖上澗水所溉愈難種蒔又況連年旱暵莽蒼叢生民爲暵息至有灑淚者予因憶往年侍先將軍救壽陽時豫州刺史恆崇祖堰淝水以灌魏師可爲法則於是同妻兄孟公縞相地形高下流派得豈率四民畚插疏鑿一十餘里上通深淵涸洑之所橫

絕中流築而桿之約高五丈有奇橫闊二十餘丈引水入渠地勢差高灌田一萬餘畝北渠地勢差低田則倍之經始於大通元年丁未八月十五日成通於十一月二十日次年戊申二月十六日山水驟發流入二渠滔滔滃滃上下浸溉南北有餘數年之間荒郊斷隴復見扶犂秉耒老稚在田禾稼青青被滿阡陌山春抵夏由夏抵秋不動桔槔而年書大有遠近相慶雞牛炮羔烹鮮載醪鼓吹喧號達於衡茅有禮有文斯樂陶陶酒既畢卑盍盞請曰今者工事告完稼穡有登願請厥名俾遠傳流予曰天道有盈虛水道有通塞昔之湖水功被萬民豈知一旦填塞乎膏腴變作磽确苗稼化爲草菜又豈知今日復通乎此皆

天地之數諸人疏淪之功豈可獨推於予哉衆固請予曰昔湖以呂名今堨亦以呂名何如衆謂予不矜不伐咸樂從之既以呂名堨又以堨名村遂改湖田爲堨田諸君子更欲俎豆我於堨上之濱也予亦何德足當此乎顧予老景壽侵傳宗乏嗣乃謀諸陰陽家得吉地於所居之北於大同元年乙卯十一月十九日丑時營壽藏以爲吾夫婦他日歸眞之所刻像於堨上之亭且予生北居南平生練事及開浚顛末苟不紀錄付諸岳氏之子孫以傳永久後人罔知況予後嗣既絕則拜吾墓裴吾像亦在岳氏之子孫焉後之覽者亦將感於斯云呂文達撰

唐歙州披雲亭記

唐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敞所以窮遠睇故有嶽峙九層雲峨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水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排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州之陽漸乎水之陰攢乎山山有佛寺而迴廊翼旋飛閣雲褰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概也杜史魏公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惰有餘致恆美其中峯聳絕靈氣紛郁乃竦勁策躍輕屐緬蔓梯崖徑造其巔焉高哉曠乎果天下之絕境也乃命剗巉巖夷翳薈心匠密構亭形虛無而賓客莫之覩也然後跨峻谷掖脩木疊石爲趺無尋丈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斷樸朽塗之節稱焉

峨峨絕頂一上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屬東風敷和春物爛
山公乃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以高視周八極而還觀塊如衆
山盂分百川籠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廓虛懷而攄
曠抱矣眺覽未既壺觴之舉瞽史陳藝筐篚合奏仁風洋洋下
俚同觀而吳哇嚢空楚舞驕春隨天籟以遠去暎花林而半出
迎之者有若子喬方平弄玉飛瓊相與樂羣仙於上清自公之
司理于茲撫傷夷懷流離旋矣傷夷痊矣而猶阜俗康民
之志歉如也今市囂在耳村煙在目可以靡風俗之趣尚省農
桑之豐耗況又暢四支攄七情神王氣全宣爲太和自當涔源
普洽上下交況有福祚謠乎公問俗之來四序分矣蓮府將復

星軒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於素懷者雖細必錄
況目經心攝獲千古之遺勝者愛而不書得無寤寐思之乎然
歙人被公之仁化也深思異日攀公之轅不及則必瞻此亭也
友正家在此山之下獲遊此亭之上思刊懋績輒便庸詞若筌
扣鐘而鑾挹海蓬勃之音溟茫之波可得而希也又茲峯之高
棲天宇上邃雲族朝薈蔚而暮氤氳亭無處所晴景一照奠爲
標空今建名披雲義在茲也其潤浥寺宇輝華郡郭會東南之
巨麗者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南次之七日張友正

記新安文獻志

爲銘按張友正字正甫歙縣人結廬城陽山下貞元末魏宏
簡爲宣歙副使重其才請爲披雲亭記著有正甫文集

歙州汪王廟記

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賢愚
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
得不起起而不生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率
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
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
郡靜鎮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遠送欵誠宜從褒寵授以方
牧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威天人知已瞻玉
閱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樹之詩無

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
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
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冥應後修棟宇迄今司空濤陽
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
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
淫祠七百所朝野韙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越越越公欲蓋
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易顯聖人之政唐曆十
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間有口口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
庚子盜起曹南逆塵犯蹕我淮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
壽滁和九郡統我馬箠分口君發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

膽我司空濤陽公獨危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歙最爲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濤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召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汪台符謹記 十國春秋注

趙紹祖曰陶雅爲楊行密將既下歙以爲歙州刺史加檢校司空濤陽公汪台符歙人唐天復初爲陶雅幕客記作於是時也台符承雅命作汪王廟記而文但曰越公蓋汪王者土人之稱台符雖其裔孫亦知其非是而不敢著之文筆故曰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其識過於今人遠矣

宋

漢洞院碑銘

世傳漢洞謂漢嘗來洞有僧房乃謂漢建毀弛會昌大中乃復昭宗天祐始克備具至於太和又復中否僞唐保大僅存標識於赫紹興炎祚方熾僧顯及昇民項若畢相與併謀追遠古昔接繕更營至於今日廣殿沈沈隆閣岌岌照暎溪山輝金燦碧粵曰肇初更歲千餘尺田不入人皆食虛比年良士昉爲相攸子亦助之始知有秋咨爾佛徒今既安食八經所垂佩之無斁汩於寰境既向三乘屏嗔絕貪法地超登安立黑法卽咸黑熟

傍生鬼界安立白法卽咸白熟生天人界無立不咸無果不還若士若釋充我香積列名石陰來者益力子聞此勝屏棄面華林壑幽奇宜爲梵家興一臨風翩翩神往駕眞寄之或實洞水碧巖之上劉炳譔 歙縣志

按碑在歙縣仁愛鄉富資里大中二年建今院南居保大中碑稱院歷會昌中廢大中咸通中復亦不始於大中也此地初入險陜其中夷廣傍連簸箕山山上有昔人屯聚遺迹壞垣廢瓦可數百家其東披山上亦然相傳黃巢亂時民相與保於此其稱爲漢洞者當時漢末已嘗保聚如烏聊林歷山之類俗云漢帝嘗駕至此以爲名非也宣和賊退後院東遷事著有劉彥昺集九卷

宋太中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歙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俞公墓誌銘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黟歙公之父曰某皆畜德不仕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贈太原郡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芍陂尉臨事明

察善鈎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之轍得人有告其師浮屠出游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爲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爲說利害復教使堅壁治兵爲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宜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聞公得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尙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爲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知盧州愼縣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荐可爲執法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卽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索用之太侈可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爲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諸衞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尙書經費不足公往睹之至則條發舊弊以新法從事吏人長適秘書奉江杞其未嫁公爲人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西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患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囚入言之天子識公名

紫城葉氏家廟刊

陽吏民不相能訟擊不決一郡恟恟徒公知潮州鐫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荐可爲執法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卽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索用之太侈可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爲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諸衞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尙書經費不足公往睹之至則條發舊弊以新法從事吏人長適秘書奉江杞其未嫁公爲人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西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患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囚入言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其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變置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原塞外武延川本羌地諸將欲功名請築堡鑿壕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鑿壕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啓對言邊事荐某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爲東南官改福建召還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使館知荆南府進見言事上聽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卽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集賢院學士知杭州發石作堤以扞江濤水不爲災召同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爲宣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

太中大夫勳至上柱國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游同僚多歷兩府者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

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矯矯口官歷試以難富貴不愆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辭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以憚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

公是集

按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嘉祐中擢甲科連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紹興初追諡忠肅著有忠肅集公是集

歙縣黃坑院記

我聞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剛拓拔自立欲歐六合內外皆一信善其說茫洋闊大而卒不可泯絕者吾儒之道實行乎其中也若夫累亢重郎藻棁畫櫨元堦堤塘千步十鍾百步兩魚大約江左又不若淛河之盛郡之南五十里曰黃坑環黃坑十里僅一剎唐太和建也皇朝大觀間僧特盛屋不足容柝三小院居之迨臘寇咸燬焉今獨黃坑院耳紹興戊寅以次經理至淳熙乙未乃得智愚主之始有說法之堂然猶未備也智愚寂法文孚之文才幹通敏若三門若方丈若鐘臺若大士閣若華光祠暨夫香積之林食息之舍伽藍祖師之奉靡一不備南溪如帶北壠若屏嵐靄紆環已名占勝而又樓觀突兀金碧輝映周旁鮮儷焉予樂其地之曠幽且嘉文之起仆也爲之紀厥由來且

市田施之他日乞身而還岸巾橫策歲一遊焉如來以遂衆生願欲爲法者使予亟還歸田亦豈無法哉自今當朝夕以俟

洛水集

按程珌字懷古休寧人宋紹熙四年進士著有洛水集

徽州新城記

徽於江東爲支郡而在唐已爲大州顧今之封域皆唐舊也其地接于杭睦宣饒四山無不通其州治卽山爲城因谿爲隍而谿山又爲天下勝處中興實爲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闢人力日至而谿山日以益勝獨城未加其舊過者陋之宣和中睦寇既平城遷於谿北會盧公宗原爲守因民勿便請還凡百餘言垂戒後人其慮深矣承平既久人習於無事積習生玩雨摧潦齧補治不時蹊隧支橫舊功湮圮失今不治後計愈艱天台宋侯濟下車未幾整飭綱條郡以無事周視榛蕪起廢剔蠹莫此爲急迺會羣計檢漏鏬節浮費旬儲月積浸有端緒明年鳩工聚材版築以興選於州得嘗隸軍中習知其事者二人命簿佐分督之始於嘉定庚辰之春二月成於其秋九月爲城五百三十丈有奇疊石爲址高於其舊其因山爲險者無所改闢繕飾前人之未備又八十餘丈雉堞屬連翬飛炳煥形勢增重往來睥睨南逼谿地峻斗落一過霖漲馳波涌洌歲受推擠

擠築隄扞固凡兩級聯亘脩堰踰於舊城列植桃柳木芙蓉春葩秋卉穠纖間發水光山色左右映帶足以助邦人遊覽之娛城凡六門門有樓皆撤而新之勞饑賓館加葺者四稱其爲互輔之佳郡凡木石瓦甓之材匠夫工食之費糜錢以緡計者四萬五千米以石計者二千四百而役使不勤一民科斂不及六邑鍰分用度不以諉上斯亦難矣夫諸侯之於天子有蕃翰屏毗之美古者國無大小皆有城衛其民者固所以衛其上也徽爲內地而密邇王室其民之休戚利害於本根所繫爲不輕而城又非可一日而猝具則當閒暇之時爲備豫不虞之計亦勢之不容已者役大則難興費重則難繼規模前定經畫不勞以

數月之間而復百年之舊觀人樂其成誦勤贊美於此役也可以觀政矣似臣昔者竊聞之中書公之鎮宛陵也首飭備禦崇塘屹立纖塵不驚邦人至今德之侯中書公之季子選於朝而來也材識通敏蒞政臨民皆有稟法百廢修舉靡勞弗宣徽擊柝聞于宛陵安車迎養東睇敬亭慨然念舊則侯之屬意於斯城也有自來矣至是雄峙相望甲乙江左故並書之以侈二邦之盛事云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旦日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下界羅似臣記　新安文獻志

按羅似臣汝楫孫紹興四年進士宣和庚子方臘竊發燒劫殆盡蓋椽城壁不修至壬寅年製甎繕完可保永固

風月堂記

宣城子章子監新安郡之數月拔園葵作小堂竹以風鳴月下在花下誦宋王謝希逸之賦哦翰林公云三千首之詩不捐一錢清景自致問名於番陽決子洪子方爲癡兒了官事籍書橫陳思慮不閱几格顧嘗登高塘之堂臨東偏之觀左規黃山右迎紫陽峯巒層出應接不暇曾不辦發一詞以詶景物而塵埃迷人江山愁予介然亦莫吾答也今章子無一於是直欲挹浮邱許聒而友之清風佳月蓋專鄉獨有可以驕稺予而千萬非所能鴻溝而東西之也持以名茲堂豈其不然若夫歸雲赴山丞掾且去涼颸徐來常娥顧影停杯覽結舊頷長嘯予將進胡

牀于坐隅必有桓野王爲公作三弄者

按風月堂在府治宋紹興間監郡章浩建洪适記洪适字景伯鄱陽人著盤洲文集八十卷

朱文公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漳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返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廳事庶

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
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廳
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質
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
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於石以示後
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於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
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
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豈敢不
夙興夜寐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庵者燕居之所也
熹生十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

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三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
獨嘗子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
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
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
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
始請得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
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
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
所以持政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

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
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
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
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
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
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朱熹記　徽州府志

按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紹興中進士著有諸經傳解四書集
註通鑑綱目小學楚辭等

相公橋記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書郎曹侯來守新安歲大旱廩無餘積民

無宿藏人心皇皇莫知所以爲計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其宜
於俗便於民者力行之廑廑焉無所不用其至既又以其餘間
求其凡可以利人者郡之境多山山多澗谷水貫其間脈絡如
織斷崖絕壑間出通道侯謂橋梁不修昔人以爲刺史之過乃
出私帑屬富民梁其險絕之塗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將甘郎
程仔君嘗下其穀之直以助侯救災之令爲二石橋於休寧歙
邑之境上相公湖之側既成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爲郡者侈
游觀自娛樂餚廚傳稱過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
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無譏也至於寬厚慈惠號長者顧多優
遊迂闊務姑息事文具豪民循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貧弱之民

實受其病侯貴公子也其爲郡不事游觀餼廚傳而知所以惠其民不爲妨息文具而知所以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子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其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郎至略能飲酒食肉予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予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嚥納燒煉皆曰非是予曰竟以何者爲是徐曰人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予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起嬰兒往耶微笑不答予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嘗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靜經文意皆同姑誦清靜經予覺其不習嘗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即所謂色受想行識是也姑默默而已

徽州府志

在歙縣篁墩淳熙七年知府曹耜建吳儆記

按侯名耜字仲本故節使開府公之子橋之成以八年十月

相公涸者陳忠壯公起家之地俚俗以名其湖以湖名橋爲

侯祝也陳仔者忠壯之裔

吳儆字益恭初名脩休寧商山人紹興進士賜謚文肅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記

任彥昇在南朝以學問文章與沈約齊名而行義過之尤樂題

品人物有許郭之鑒凡經甄藻必致聞達故當時士友所宗號曰任君與漢三君爲比其見推仰如此聞其風者猶復慨然興慕況吾州常辱鎮臨遺愛在焉德政之思何時而斁城北四十里有溪舊號昉溪其旁有村號昉村實皆以公得名公梁天監中出守新安常因行春愛富資水累日不返卽此地也事見圖經與夫故老所傳而乃以名斥之此何理哉昔鄧州有亭名曰浩然鄭誠易之曰孟亭商山有譯名陽城元稹易之曰避賢驛是特心所歸重故不忍斥其名爾荊人之思羊祜也屋室皆以門稱且易戶曹爲辭曹則雖嫌名猶避之如彥昇者實吾州之羊祜也以昉名地有愧荊人多矣唐大中九年刺史盧公始改

是溪曰任公溪村曰任公村鄉閭習熟其舊未能盡革介其間有精舍尚號昉寺寺之建莫詳其始中廢日久國朝祥符初僧如泰請于州卽舊址起廢以承舊額元豐元年縣移文命易之揭號任公遵大中之敎也其後相繼增葺寺寢以興爲屋數百楹其前爲飛閣尤雄凡所以隆其師安其徒者種種悉備顧獨未知爲公祠其有待於後人邪初公之爲始興捐俸以活飢人而境無流民給資以濟孕婦而俗無棄子圭賦五取其一餘悉蠲貸政績固已異矣其守是邦計不減始興時而清省之政僅有傳者然觀其寢調香之擾捐采密之利父老八十以上遺椽屬訪寒溫至於曳杖徒行詞訟就決於途慈祥之風藹然可想

比其亡也止餘桃花米二十斛且戒家人毋以新安物還都嗚呼何其賢哉吾州之人百世祠之不爲過也本傳稱嘗立祠城南無復存矣誠能卽此遺躅追而復之少慰邦人之思不亦善乎他日以諷主僧行迪領可惟謹歸而相視得屋於法堂之右恢拓除治稍加舟艭爲公像置其中夙夕奉之且議歲時致享可嘉也已嘗觀甘棠三章實美召伯之詩思其所芟所憩所說戒以勿伐勿敗勿拜蓋懷想若人思其甘棠今此地亦云公舊遊而肖像儼然如侍燕坐如接誨語典刑所寄不猶愈於蔽芾之木乎先是行迪與其仲行遵議欲書公事跡置之寺庭使訪古者有考焉居士許君德準贊成其事且願施金刻石因與教

授俞君舜凱求文於予許之旣而祠成乃爲論著本末以爲之記庶後人益知嚴奉永永不懈若夫斥小而大革敝以新內外繕修之功僧于忠爲最推原所自不可略也忠之後靜方繼之至行進而大成焉進與迪遵受業於方視忠爲祖云　徽州府志

按任公祠在府城南祀梁太守任昉歙人羅汝楫撰記又任公寺在凝泰鄉仁祐里莫知始所建大中祥符元年用舊額起廢先是寺側有富資水梁太守昉每行春至此累日不能反傍有大石往往坐釣其上後人因名其溪爲昉溪村大中九年刺史盧潘以賢守名宜諱始改爲任公溪任公村而寺舊亦以昉名僧籍則稍變其音爲牓寺元豐元年本縣始爲

立任公寺戶而僧籍猶如其故

羅汝揖字參濟歙縣人登進士第累官刑部員外郎高宗時爲御史吏部尚書終龍圖閣直學士著有東山稿

舒元質祠堂記

士生于世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嫌質諸古人而不怍儻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君元質者眞其人歟元質狀貌不逾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無以爲人汲汲乎不啻于饑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其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徽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寢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爲之歎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嬾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爲之經營薦舉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旣而令聞藹然諸公推輓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儷語爲謝蓋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動勞日日詣學隆寒酷

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雩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庸忿疾端吾築嫗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庫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共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于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志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瀆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圭璋璧琮人信其爲美

玉如麒麟鳳凰人信以爲嘉祥攷其生平發于言論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歿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能忘也祠守告具李君貽書于某曰事關風教幸爲我識之某不敢辭袁燮記　絜齋集

按宋教授舒璘祠在府學西舒璘陸九淵門人以講學明經自任作詩禮解卒謚文靖故徽人祀之

按袁燮字叔和慶元府鄞縣人著有絜齋集二十四卷

徽州建朱子祠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幹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沒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者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關地靈之所萃曠右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與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淺失本眞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辯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

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歙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齎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祿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以無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涇云二月朔門人宣教郎新發遣漢

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事黃幹謹記　徽州府志

趙紹祖曰朱子祠在歙縣儒學明倫堂右宋慶元六年公歿徽士卽州學繪而祀之其後郡守趙師端建祠今所勉齋黃幹記

按黃幹字尚質長溪人官至直學士著有五經講義四書紀聞等

篁墩程忠壯公廟碑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嚙臂而去其親爲閱而焚其孥臨陣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齎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祿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以無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涇云二月朔門人宣教郎新發遣漢

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一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
鐘鳴魏氏以從大饗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欒公
赳赳儀同義烈兩出節扞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姿日容
冠劍侑旁儼如在宮其在於鄉壇壝是飭羔豚毋簿亦人之力
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
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品非豆登虛設壇陛榛莽易陵
隨時稱物亦神所憑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
坎其擊鼓黃牢之下牲升於堂樂作於廡以齊以肅以拜以俯
我公比鄰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

配食一代有汚暨隆不如鄉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

銘詩於石維廟之始羅願記 徽縣志

按在歙西南三十里篁墩祀陳程忠壯公靈洗公之故宅在
焉宋寶慶中追封廣烈侯賜廟額曰世忠
羅願字端良號存齋歙縣人著有爾雅翼新安志鄂州小集

建世忠廟碑記
仰惟忠壯挺生梁朝建宗社之殊勳配朝廷之大享威靈動蕩
宇宙輝煌當今古歙之民咸被神功之賜方進士之肇新祠宇
羅鄂州之備述碑辭是皆協順於人心猶未仰干於天德愚實
懼焉今者里社相與合詞於縣縣白之州州上於漕漕臣以亟

聞蒙賜廟號世忠念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
忠翼而來三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始居新安更十
三世而爲忠壯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嚴將昔忠翼有大功於
王室今忠壯降嘉德於生民世篤忠勞錫爲美號爰卜湖濱之
勝聿嚴廟貌之新山川英奇再發靈於此日神明福祉永垂佑
於方來紹定戊子孟春中沫裔孫翰林學士通政大夫知制誥
玉牒官兼侍讀秘謹記 渭水集

徽州謝守生祠記
休寧之士吳君紹成以歙之鄉貢進士許君森等書來謂吾邦
使君有善政有美功凡我六邑之人父兄子弟童走卒皆欲

象事之願得一言以信今而垂後發其書讀之則曰使君剖符
而來閱歲已再而惠利流行績用章灼夫所謂善政者聽斷之
敏不與焉獄訟之清不與焉右庠序以崇儒化增兵庫以嚴武
備折絹直以便民輸亦皆不與焉然則何以爲善政哉吾州山
多田陿雨暘小愆農末皆病比年飢僅相仍烟青色悴使君精
意感通每禱輒應是以連歲咸得中熟廷省賑資之貿田里銷
愁嘆之聲而又吾州山谷阻深惡獸所萃比年虎豹遁跡民莫
逢旃非政之善者乎新安衝嚴接壤前歲盜發常山使君獻言
于朝調精兵遏衝要賊竟不敢離穴至若吾州四境則悉發禁
卒益以寨兵弓手激犒優腆士心鼓勇宵析日鉦響震山谷賊

巢雖近不敢輒望新安遂使提封晏然民不知盜非功之尤大者乎由是士頌於學工歌於市農詠於野而行旅贊於途皆曰賢使君之賜也茲特掇其大者耳餘則更僕不能悉數讀其書玩其辭核其事信矣不誣也是又安得以詞荒爲解哉抑又竊聞其先政相國之司江東嘗平也歲適大侵而視饑視溺之仁賑貸備至全活一百六十萬八千人施之一路者且若是其後相天子赫然爲一代良弼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又可知已宜其有子今又臨吾州哉紫陽巍巍練溪泚泚山高水清百世興起程聿

歙縣金石志 沿水集

按程聿字懷古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著有洛水集三十卷

趙紹祖曰所記者郡守謝采伯爲相國謝源明之子源明前曾任徽守故文云云

歙縣金石志 卷二 石文 三十六 紫城葉氏家廟刊

歙縣金石志卷二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石文

元

元重建忠孝坊記

旌善以坊新安郡合城二十有六其闕君親大倫足以示勸者惟忠孝坊爲然坊始於前太守魏公克愚爲諫議盧公臣忠暨諫議六世孫郡學掌儀鈁建也諫議歿人政和間上舍及第高廟南渡以右正言屢蹕宰金陵寇逼御舟公瞋叱之蒼黃踏兩舷溺而卒拱立江底上稠焉爲贈右諫議大夫葬歿之南岡端平之忠標其居榜其坊魏公可謂知務矣坊燬於元貞元年九月逮皇慶元年十一月重建歙縣尹張侯某身任之延祐六年八月陳樸記 定宇集

陳樸字壽翁休寧藤溪人著有定宇集十六卷

歙縣重修橫山路記

歙東南境接杭之昌化自昱嶺關至郡城百里而遠出入山谷間無跬步夷曠者其間自小坑口至溪子里舊路由溪下崎嶇坑澗中厲揭二三十度行者以爲病其險絕處高則架木爲棧

低則壘石爲塘修葺無時宮民勞瘼至不可勝紀會宋岳武穆王飛提兵過郡境至則溪水大漲軍不可前王命大衆伐山開道由三嶺出遂爲康莊且省其程三之一焉出其途者咸歌舞之蓋二百年於此矣獨葉村之下地曰橫山上倚懸崖下臨深溪號最險處國朝至元中討平西坑寨之亂里人洪君聲甫雜木石爲路取平正以通軍矣事出臨時不能經久梅潦侵齧漸致崩腐負者側足而步乘者執轡而趨聲甫孫箭夫與其弟仲德季安謀鳩工遷良伐山取堅層累而上如城如堵鱗比而成如砥如掌於是載星步月不擇地而可履矣又於其旁築亭以休行者而祀武穆王其中予按武穆王以紹興元年提兵討楊么過此故老相傳軍過嚴寺鎮夜宿人門外居民無有知者黎明啓戶見爨迹宛然方知王兵已過矣其持已律人有大過人者蓋古之忠賢天地因之以立極人物賴之以有生者也開路之役乃其餘事然功在吾州比之秦渠蜀堰歷千萬世而不忘豈但見甘棠而思召伯也哉節夫舉此於二百年之後使王之功績因之而益著其視世之修橋路徵果報者爲不侔矣予懼王此遺蹟國史既所不書又復逸於郡志歲月滋久將遂無聞乃併書之使節夫刻之道上不才名氏亦將託王以不朽也鄭

玉撰　徽州府志

按鄭玉字子美又號師山歙縣人著有師山集餘力稿

新安章氏二孝女廟記

按新安志邑人章預二女與母程登山採薇母爲虎所攫二女呼號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得免刺史劉贊改二女所居合陽鄉爲孝女鄉且復其家觀察使韓滉奏贊治狀朝廷特賜褒遷事載唐史今郡城之南二十里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許有山曰二姑嶺亦曰義姑嶺者孝女之廟在焉歲久廟廢嶺仍存故名予嘗過其所訪問父老猶能歷歷談孝女事爲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簡夫氏聞風而起慨然以爲已任即村傍青山庵之前軒四楹爲孝女之祠肖像其中且爲買田以供香燈之費而命章氏之孫

住庵曰覺旺者掌之予又得請於有司令長吏歲時致祭如我國家故事於是書其本末使刻廟中夫以二女子之微而能制猛虎之暴豈其力之所勝哉蓋其忠誠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爲虎所攫二女愛親之心勃然而興發爲忿勇震動林谷有不期同而同者當是之時二女唯知母難之當救豈知已身爲可惜故寧陷虎口而不自顧虎亦爲其所化而不自知且天下之冥頑不靈者獸也獸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且化之而況於他物乎況於人乎觀於二女之事則凡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者皆在我之忠誠有所未至也豈人與物之罪哉千載之下想而像之二女之英烈猶凜凜生氣況於當時乎況於親見之者

乎其見褒於朝廷得祀於鄉里不徒然也祠廟湮廢若此豈人情也哉然則二女祠廟之復有不可已者矣自今像私負曲者不敢祷於令君之廟廟成之歲風雨協和疾屬不作盜賊屏息五穀大熟連三歲民咸曰令君福我哉具石請於新安程文書其事刻廟中以傳永久文惟東南之山川奇秀絕特者莫如欽其鎮之最大而遠者爲黃山山之峯三十有六而其最高者爲天都世傳黃帝嘗臨是山故名環城若問政紫陽披雲金紫靈山諸峯林立如畫川流奔悍數百里蕩爲浙江故其間風氣所蓄洩在人則賢在神則靈而人之生往往沒而爲神上古遠不可知近代大而負出世之資開繼聖之學享國家千萬年之祀

於天下小而烈夫孝女仙翁釋子之見祠於其鄉及其徒與在外縣者不論論自漢以來有功德於茲而血食不絕者東漢贈尚書合方黟侯廟在白羊山村後三百餘年有陳儀同程忠壯公廟在黃墩又百餘年有唐越國公汪王廟在烏聊山最顯又四百餘年有宋錢氏兄弟廟在汝溪又百五十餘年有鄭令君焉是皆所謂生也有自來逝也有所爲而不爲偶然者嗚呼盛哉漢之盛爲縣令者若卓茂之於密魯恭之於中牟朱色之於桐鄉得祀者蓋不少而皆非其鄉土及其季世以諸葛忠武侯之沒蜀人屢求立廟不聽至祭於道陌之上賴習隆向克抗章上言久而得立廟沔陽嗚呼又何其難哉我國家之崇明祀順

民心欲人之報功德厚風俗皆足以昭往古耀來今而令君之威靈赫然流行於南間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庇休有不可掩者矣廟起於後至元某年月日遷於至正某年月日屠城事載郡志及翰林學士揭公所撰墓碑茲特紀立廟始末而系以迎享送神之祠其祠曰

靈山兮青青沙水兮冷冷中有原濕兮衍以平樹木總總兮花冥冥庭戶敞深兮虛牖櫺几席儼布兮崇豆籩懸鐘鼓兮兩楹待令君兮不來佇屏息兮簫以聽倏奔雲兮擁霧令君翩兮其來下鴛鴦翔衛兮使雙鳧先路馬閴閴兮珮珊珊從之兮祖父酒注罇兮肉載俎恭獻進兮拜僊俯繁音發兮紛厥舞弦鼓兮

坎坎撞鐘兮擊鼓神欣欣兮願喜口若言兮目若視予上下帝所兮司福祉錫豐年兮驅厲鬼無遠四方兮矧茲邑里飄風颯兮令神以還我民報祀兮於永年鄭玉記　徽州志府

趙紹祖曰按唐書劉贊傳贊爲歙州刺史野媼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而不詳女之姓據徽州府志章氏二孝女者章預之女偕母登山采桑徒手救母於虎口復終身奉母不嫁刺史劉贊蠲其戶稅改所居合陽鄉爲孝女鄉是可以補史之未備也

歙潛口張許二將軍廟碑

徽州治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歙西三十里曰潛口有

張許二將軍祠莫知其建立所始居民數百家依神以爲安水旱疾疫患難之不期出入謀望必禱焉無不響應每以歲三月二十八日羣集祠下割牲瀝酒張樂陳獻以娛神用答天貺父老相傳其來久矣至正十一年夏紅巾賊犯郡縣大肆焚掠祠亦隨燬明年賊平逃匿山谷之民咸歸復業營葺垣屋復建祠故址以棲神事之如初潛口之山川本之黃山盤礴深秀張許二將軍又唐世忠臣守睢陽以抗安史之兵誓死猶爲厲以擊賊其英風義氣凜凜如在冥冥宜其流行天地血食萬世最獨睢陽有雙廟韓文公稱其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則江淮以南尸而祝之亦其所也況徽歙地靈神所憑

藉民所歸響祭則受福有必然者祠之復建也某人出錢以倡之里中子弟起而和之常乞靈於神而客京師者某人率其黨共歸財以助之祠成視舊壯麗有加將嶽伯申述其事請記予素服神之烈又嘉歙人事神之勤故爲書之因繫以樂神之祠三章俾并鐫諸石其祠曰

坎坎鼓潛山下雲爲車輪風爲馬兩兩霞旌啓前路神之來兮誰敢侮潛之水鏘鏘鑑瓶香照儿鑪吹香蕙殺蘭藉奠桂漿精意翕合神顧享鏘鼓喤喤管奏山川深奇麗詭構我民事神無閑舊神無我遺錫我福壽程文撰

趙紹祖曰張睢陽廟江淮郡縣多有其稱曰東平王者則不知其所始歙建雙廟而稱曰張許二將軍又一異也

按程文字以文發源人仕至禮部員外郎著有蛟雷小稿黟

南生集

富登釣臺記

歙南山水最勝浙江出焉由浙源百餘里至縣境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吳虎臣數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座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閩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間予之有是石也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爲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詔辭還留虎臣所始取余公所書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鐫諸石里人鮑棄爲予

結草堂其測虎臣字道威棄字君茂是月辛未師山鄭玉記新

按鄭玉字子美又號師山歙縣人

小金山記

予年十七八時東遊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楊子江心屹然爲中流砥柱念欲一躋其顛酌中濡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乃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爲淳安縣又東流三十里江心偪窄少西茲由在焉東北江面百餘丈西南僅僅一洞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凶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山煙蒼水黃間石色

嵽峻若鼈如結上有佛寺舊極壯麗歲久寢就頹圮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唯敗屋數椽而茲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緣援至山腰爲石洞者三穹然如廈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數人餘又有一殿嶽嵌特甚如浮圖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柳比鱗鞅黃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翁鬱葱蒨無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迴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纔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闕飛甍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之勝聚焉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睦夫山之爲物一拳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勝概之優劣亦有不得不論者茲山所少中濡一泉爾至於巖

紫城葉氏家刻印

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試約而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忘其大小突乎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氣象大與茲山比嘗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爲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師山鄭玉記　新

趙紹祖曰按碑見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而徽志載欽有紫金山黃金山大金山黃金山而不載小金山遂未有以攷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其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窗軒拜夫子祠趨而橫入左右齋廡中而肄講爲明明德堂前爲書樓後爲宸奎閣而其土又爲披雲之閣閣之後最穹爲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設險固圍撤城外凡屋爲柵郡撤俾遷於南門之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蕝妥靈明年建祠於道院西爲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爲明明德堂而書其顏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曾君涇爲之師前寘士許君豫立爲學正相與樽縮租入以其年冬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曰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爲助而士亦釀泉相役平窪亢卑據亥楫巽爲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從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西偏足舊重屋爲三以大其門又別爲小重屋三而水西以倣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向挾紫陽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山之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之步趨警欬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庶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之所宜乎然回聞之土有質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

物者爲先聖有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尙忠質文建寅丑子可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古之祀也以尸爲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座也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祀而又無不專爲之祠益從今尙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知者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同嘗

陟古兗之鄒觀魯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歙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郡人方回記　新安文獻志

按方回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人宋景定元年由省元登第歷官安吉州通判著有桐江集桐江續集三十七卷

鄭令君廟碑

鄭令君廟者歙人祀其故令鄭君于廟也鄭君名安歙西鄉人以一言解屠城之師令歙三年民大治其役也思之數十年不能忘至有祀之者父老且死戒其子孫鄉人曰徽鄭君吾屬無嘵類矣且鄭君正直後必爲神盍相與祀之廟毋祠于家於是共立香火于城西之隗棠庵尊之曰鄭令君久之以爲未稱崇禮之意卽庵旁立廟會郡太守不悅於民斥其請民大譁事上行中書行中書按令君功德應祭法且下縣令聽民立廟以時致祭如請民大悅則又以庵旁廟臨大道煩撓非神所居卜遷之吉乃喻溪二里營高敞也地近令君之墓更作新廟云歙人之祀令君也不敢慢恆以歲仲春中旬卜日刑牲醴酒大會廟下陳簠簋籩豆張樂歌舞拜薦以娛神禮畢醉飽神賜閭戶面

退仲秋之日亦如之正月十五夜則奉衣冠出遊燈燭簫鼓香花滿野稚耋歡呼爭持紙金銀錢迎道望拜親之畏之戴如令君之後生也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懷私負曲者不敢蒔于令君之廟廟成之歲風雨協和疾厲不作盜賊屏息五穀大熟運三歲民咸曰令君福我哉具石請于新安程文書其事刻廟中以傳永久文惟東之山川奇秀絕特者莫如歙其鎭之最大面遠者爲黃山山之峯三十有六而其最高者爲天都世傳黃帝嘗臨是山故名環城若閒政紫陽被霍金紫霞山諸峯林立如畫川流奔悍數百里蕩爲浙江故其間風氣所蓄洩在人則賢在神則靈而人之生往往沒而爲神上古遠不可知近代大面貞

出世之資開繼聖之學享國家千萬年之祀於天下小而烈夫
孝女仙翁釋子之見祠於其鄉及其徒與在外縣者不論論自
漢以來有功德於茲而血食不絕者東漢贈尚書令方夥侯廟
在白羊山村後三百餘年有陳儀同程忠壯公廟在黃墩又百
餘年有唐越國汪公廟在烏聊山最顯又四百餘年有宋錢氏
兄弟廟在汝溪又百五十餘年有鄭令君焉是皆所謂生也有
自來逝也有所爲而不爲偶然者嗚呼盛哉漢之盛爲縣令若
卓茂之於密魯恭之於中牟朱邑之於桐鄉得祀者蓋不少而
皆非其鄉土及其季世以請蒞侯之沒蜀人庶求立廟不
聽至祭于道陌之上習隆向克抗章上言久而得立廟河陽
風俗皆足以昭往古耀來今而令君之威靈赫然流行於兩間
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庇休有不可掩者矣廟起於後至元某
年月日屠城事載郡志及翰林學士揭公
所譔墓碑茲特紀立廟始末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詞其詞曰
靈山兮青青沙水兮冷冷中有原濕兮衍以平樹木總總兮花
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大中公珣爲兄弟如此則新安爲
冥冥庭戶斂深兮虛牖櫺儿廣儼布兮崇豆登懸鐘鼓兮兩楹
待令君兮不來管屏息兮神以聽俟奔雲兮擁霧令君翩翩兮
其來下爲禍賢衛兮使饗兒先路馬圄圄兮珮珊珊從之兮祖
又酒注觴兮肉載俎恭獻進兮拜傴俯緊皆發兮紛厥舞絃絃

帝所兮司福祉錫豐年兮驅厲鬼無遠四方兮剋茲邑里風
颯兮神以還我民報祀兮于永年程文撰 新安文獻志

按歙志鄭安字子寧宋亡之明年李世達叛寧死節儀同程忠壯公廟在黃墩又百
昱嶺將屠城安即軍門請曰亂者一人今已定民爭具牛酒
以俟將軍何罪而欲屠之乃獲免以安爲歙令文中未詳其
事附錄之又攷宋亡之明年乃前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至
後至元元年歲在乙亥蓋相去五十五年而廟始建也

徽州府儒學鄉賢祠記

歙縣金石志 卷三 石文 四十八 紫城葉氏家塾刊

歙發源爲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賢祠復重祀二
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魯公族河南實吾新安昔墩
忠壯公後也忠壯公字靈洗仕梁陳賜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有功德於民配大淳南史有傳宋號世忠廟封忠烈王新安
志叙先達居第一謹按程叔子撰純公行狀河南之程出自中
山博野又按歐陽公撰程文簡公爽國公碑銘中山博野之
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大中公珣爲兄弟如此則新安爲
河南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書新安程子不書者何蓋由新
安而建寧一世而近故書由新安而河南凡二十餘世中間遷
徙不常故不以獨書然程子可不書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
書程子是譜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孟子非缺

與歟近有爲道統之說者曰聖賢之生天地氣化相爲循環冀在北歧周在西魯在東春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絕續天也自北而南迭生聖賢以續道統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子之學行天下四海之外遐陬僻壤猶有學其學者況茲大好山水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岷嵛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新安之士當以之嗣成於泰定甲子發其義者州學貢前南貢補生京學諭葦庭程公鼎新主之者提學官太守奉議光祖記之者胡炳文書之者王厚鼎人也

按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斗元子著有四書通春秋集解五

經會義爾雅韻語

明

石文

重修學宮碑記

欽地多佳山水土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義名時有其人近代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與初學在縣署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欽之官廬民舍焚燬無遺而學亦廢如是者十年辛丑張侯齊來爲縣慨然嘆曰欽爲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逢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指揮使王公而經營之考成於明年壬寅侯帥師儒行釋奠禮左右觀者嘆慕至於舞蹈僉謂侯之加惠吾民者深不可無紀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材奉幣請文惟先王之制由諸侯元子以至公鄉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莫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焉嗚呼爲一哉自先教涅微不復獲沽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轄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

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欽之人士尚當竭力一心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譚俎豆而攻詩書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名齊金華宋濂記

按宋濂字景濂浦江人至正間薦翰林院編修正統中追謚文憲著有宋學士全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

新建縣學碑記

欽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庶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吳甌號多佳山水黔川爲龍嶺奔蛇輿嶽百里不絕紫陽問政二山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飛瀑崇岡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正直西北奇巒之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壁翠崖分割陰陽而吐納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鍾攸鍾其沉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

初學在縣署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欽之官廬民舍焚燬無遺而學亦廢矣淡炳荒照荊棨啟迪而孤兒或尋問前人識者爲之徘徊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夏張侯齊來爲縣慨然嘆曰欽爲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逢

尙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指揮使王公而經營之會故址已更構紫陽書院乃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前刈荒穢別春址已更構紫陽書院乃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前刈荒穢別春新士充其廡崖高塏爽疏有踰其舊中峙正寢象厥正配翻座朱几嚴事有客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啟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礎平密甃欄楯翼遮衝道直修外爲都堋樹以三門上應星炎光照煥廟左別築講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啻不侈無誓殊憲經始於辛丑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號庭燎伊煌薦俎維旅法舞蹌蹌秀耑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矇慕至於詠蹈僉爲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紀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材奉幣請文刻諸廡牲之碑

惟先王之制由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岐爲二哉自先教湮微不復獲消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幡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之斯道矣欽之人士尚當竭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詩書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乎侯名齊字仲賢錢塘人以中書掾擢爲

令招徠懷集民歡趨之縣廨釋舍皆新作焉而尤急於農功築良千范坑呂塌三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縣丞胡拱辰主簿王翮典史梁棟及江材云金華宋濂撰

孝順事實碑記

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宋末盜起里中壽孫與父宗嚴避地山谷間其父爲盜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嚴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盜賊之不仁甚矣而仁孝之誠可以化兇暴爲惻隱若鮑壽孫拜賊請代父死宗嚴則願自死而留其子以全宗祀夫爲人子者殺其身有益於親則爲之當宗嚴被縛之時命在頃刻使壽孫不亟求代則其父豈不死於盜賊耶故即請死以全父命然宗嚴則又恐其子死無以承宗祀故寧自死以全其子父子爭死仁孝切至盜賊雖強暴終爲感動而兩全之孰謂盜賊不可以仁孝感乎　詩曰　父遭盜縛迫兇危生死存亡在一時有子詣前求代死此身逐保百年期　又　救父由來孝義深頓令強暴肯同心鮑家父子全仁孝留取聲名照古今

永樂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右拓本高二尺二寸廣三尺五寸

宋史孝義傳碑

鮑宗嚴字傅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嚴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宗嚴樹上將殺之壽孫拜賊願代父死宗嚴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明成祖御製慈孝事實　并詩

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宋末盜起里中壽孫與父宗嚴避地山谷間其父爲盜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嚴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論曰盜賊之不仁甚矣而仁孝之誠可以化兇暴爲惻隱若鮑壽孫之事可見矣壽孫與父宗嚴避地山谷賊縛其父將殺之壽孫拜賊請代父死宗嚴則願自死而留其子以全宗祀夫爲人子者殺其身有益於親則爲之當宗嚴被縛之時命在頃刻使壽孫不亟求代則其父豈不死於盜賊耶故即請死以全父命然宗嚴則又恐其子死無以承宗祀故寧自死以全其子父子爭死仁孝切至盜賊雖強暴終爲感動而兩全之孰謂盜賊不可以仁孝感乎

右拓本高一尺廣二尺二寸五分

楊寧石刻大像碑

勅巡撫江西右侍郎楊寧爾祇事我國家清勤公正茂著才猷朕今嗣承大位嘉念爾勞特賜爾銀幣其禮朕至意益效忠勤

以副委仕之重故勅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五寸

徽州府重新廟學記

賜進士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國志總裁直文華殿賜一品服改掌南京翰林院事雲間錢溥譔文

奉議大夫直隸徽州府同知上虞謝鳳書丹

賜進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祁門汪直篆額

帝王之治必設學以隆化本而民興於行周衰孔子出而行道以敎民論既庶耳富而必加以敎兵食口口信終不可去蓋子言足衣食必申庠序而敎以孝弟忠信蓋民遂其生必正其

性故雖不得位而欲復口口治莫切于此惜當待諸侯安于庳陋而不能信而行也學校本開物成務而日競然爲利祿之階禮樂口移風易俗而日靡然成宴樂之具尙知其本哉太守古諸侯也苟盡六事之責于己而以興學爲務身榮當諸名流史傳可考也然代不數人又何其難哉徽州府學在城東北隅自唐創始至于宋更復不一紹聖三年始定于茲元至正間典教姑蘇陸德明捐貲獨扵大成殿廡經兵火而圻殿巋然尙存歲月滋久傾壞莫支成化口口夏文江口候由秋官員外郎守茲郡展謁之頃喟然嘆曰事有重于此耶首新大成殿殿後築室五區以口師儒東扵樓九楹以舍諸生癸巳則撤明倫堂而新之延袤高崇咸加于昔東輔以三楹俯芰荷池也顏曰觀蓮南則構重屋三間爲覽勝處也名曰奎光樓三門四齊鱗口而起論口口罪飛奠焉而跂翼功煩而民不怨用鉅而財不費然侯豈以是爲觀美哉朔望謁廟畢必集師生于堂講解口有要義懇懇言之忘倦講罷射于圃以策勤惰時又嚴試以勵高下士爭舊學行而民亦興起於口口有復古之望癸亥攻口詞以爲捷科媒融計哉教授楊勝訓導瞿敬朱淳其書走南京乞言以記其成余官新安喜屬江淛我　太祖龍興肇偏於境以延攬豪傑遂改徽爲內屬山峭厲而地險陿士　生剛而好勇隋唐以來程忠壯汪越國二公皆以忠義勳烈顯於其土宋始有紫陽朱子集伊洛之大成接洙泗之正脈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備孟子沒而周程張子之道至朱子而益明朱子之道即孔子之道也尙孰有口口此而口世口者率厭常喜異妄臆說以敗惑人耳目雖曰輿衛而實背馳其流之弊不知何極而口也徽口口口口口口口出口口士子尊孔子刪定之遺經守朱子緝成之本註而道無不明明諸心決諸往而無不口又集事多口口口口哉嗣絕浮靡而使正大之路廓如也豈不有功於鄉先哲侯與諸師儒教養之盛心也侯名口字子口天順丁丑進士歷

官口口績大口口未易口口溥循良者宜于斯

成化十年甲午歲秋七月吉旦立

右拓本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

重修紫陽書院記

郡中特建紫陽書院記事徽國文公其地屢遷遞有興廢其一在縣儒學之右文公裳衣在焉建自國初西向成化庚子郡丞張公改而南向面紫陽山正德壬辰郡守熊公遷廢寺以郡彤勝增置堂廡齋舍凡若干楹爲堂爲池莫不備具乃簡七校之士課業其中一時人文彬彬蔚矣歲久一切就圮迄今重五十年嘉靖丙寅縣大夫林公由進士領縣事如謁廟下周視面

嘆曰元立國人也圖之俎豆文公者視國里有差至盛矣此中蓋文公父母之國而祠事不治謂有司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者咸若更始復度臺前除地增置講堂堂外爲垣樹梘李若竹箭垣之南爲亭奉世宗皇帝敬一箴堂之東爲門揭宋理宗皇帝賜額其興事自十一月至於正月其財用出公帑若干緡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郡人士莫不欣欣焉喜也縣文學徐君來告成事屬道昆勒石紀之在令甲有司立學率廟祀先師博士諸生咸在學舍法久寢廢學舍頹而不居當事者則又崇事其鄉先生爲之尸祝而誘之進魯人之陟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海必先震澤其觀法也近則其用力也專是亦一道也且也

國之養賢猶農之樹稼一夫而受千畝歲入幾何第令程力而相土之宜其獲過當乃今養士日廣視疇昔且什倍之使必程督而後刑日不暇給及既釋業而仕緩急將有賴焉卒然試之所養或非所用何以故失養故也教之必因其材居之必擇其地善養者愼諸此乃亦有秋是又一道也文公以經術明聖人之道若揭日月而行世儒斤斤猶或求多於訓詁要以爲行君子較然與古爲徒故其遺書至今誦之勿絕當世以經術論士舍文公奚適哉使徒挾經術爲取世之資直儉孟之抵掌耳尚安事養必也躬行爲本出入不倍所聞是則文公之徒也由此嚮用則其所養可知都人士後文公而興觀法不遠即有事於阨於有朱何論徑庭都人士資適逢時願自養何如耳語曰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此縣大夫意也道昆不佞敬爲都人士申之

按汪道昆字伯玉欽縣人嘉靖進士累官兵部侍郎著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

聖賢之贊

伏羲贊

於維聖神繼天立極仰觀俯察卦文斯畫始造書契以代結繩開物成務萬古文明

神農贊

聖皇繼作天人合德始嘗百草以濟天札農有耒耜市有交易
澤被生民功垂無極

黃帝贊

帝德通變神化宜民垂裳而治上乾下坤井野分州推策百度
迎日爲熙萬世作則

帝堯贊

欽明揖遜德協萬邦巍乎成功煥乎文章天地之大日月之光
允執厥中遂冠百王

帝舜贊

重華協帝授受于唐惟精惟一濬哲文明兩階千羽九韶鳳凰
恭已南面萬世綱常

成化十九年歲在辛丑十一月既望總理粮儲兼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資善大夫都察院監察正都御史程好禮敬書

右拓本高七尺七寸廣三尺一寸

聖賢之贊

禹王贊

文命四敷三聖一心有與有則克勤克儉成功不伐謹言則洋
九州攸同萬世永頌

湯王贊

勇智天賜聖敬日躋建中於民萬邦爲憲顧從民命肇修人紀
垂裕後昆道統之尊

文王贊

天德三純於穆不已肅肅齊齊緝熙敬賢後天八卦昭如日星
大哉彖繫式開太平

武王贊

不顯文謨不承武烈假武修文天下大悅丹書之要洪範之次
啓百王遺一代不基

周公贊

天生元聖道隆德備制禮作樂經天緯地上承文武下啓孔顏
功在萬世位參兩間

成化十九年歲在辛丑十一月既望總理粮儲兼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資善大夫都察院監察正都御史程好禮敬書

右拓本高七尺七寸廣三尺一寸

重建福田寺舍田碑記

新安郡城之曰古有福田寺爲其建自唐正統始歷五代由七
位持名名僧有汪姓道人人歲禱內靜應救天患迹人呼汪聖
僧郡志雖逸其事今已二百餘年矣居民無其大小咸傳誦其
號寺亦因之而增重遠近其倡者陽之須田洪水之衝旋漲七
寺乎基址悉頹圮僧宗反欲爲與渡計而未得其所一日同然

師所詣而得地於古城東山下距舊基不遠山景面豫幽負足以豁人心日詢之則邦人副都御史程公之產也宗源率眾請向昔是亡有舊日幸也水旱疾疫今禱得必應居王賴之茲高敎心失皇皇夕生煌煌憂祈福之無所也故爲重建其寺又爲捐田自不敢以爲勞而私心竊焉爲面爲之記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正月吉旦

建議大夫都察院監察正都御史程好禮立石

右拓本高五尺七寸廣二尺

徽州府修學碑記

新安廟學唐以來在城之東北隅宋雖兩徙烏聊山及南圍率

還舊處上下千載間刻工起廢尼紅幾以守各有名筆紀於琅其迹可考也弘治庚申冬幸庶彰先生綵刑部郎中來知府事首謁廟視殿廡荒口皆缺漏望賢像及梁棟墻壁繢畫皆口覺口門外門持敬內門及省牲所亦皆壞升堂捐諸生幾二百人而學舍僅三十餘間强半僦居他所乃謂然歎曰文公父母邦庶學於是何以供祭而造士闢是溯望其禮外恆數日至考校諸生必先德行後文藝勖侈誕戒寒素尤切切於信正氣兼抑奔競有志德而力勤者每公餘又進之郡齋提撕警覺以易其成越明年綱既布民政使克舉乃與同知三山李公燁通判睢陽陳公理推官瑕墓梁公繼議與作遂捐廩推商符所入鳩工

庀材於缺者易之漫者飾之壞者葺之破者既又相於東南拓地長五十丈廣七丈移置射圃故址爲觀德亭三間左右輔舍各二間繚以高垣周五十餘雉乃卽射圃連舊舍闢之通爲棟極者又爲室者五十又八室分二四間爲間者百十又六戶各南北向標榜置號且上四辟及地並甃以碎石舍後爲會饌堂三間堂後爲庖湢所復於文公祠門前築觀蓮池北浹爲磚地數丈以廣祭時執事者聚立之或學宮諸辟舍亦加葺理財不窮官役不困民力凡扁榜皆躬題筆力妙一時於是席學不惟煥然一新而諸生且有肄業之所矣教授三口口黃君淞階睦口咸口口舜民宜紀其績舜民何人敢當此哉惟昔文公知南康軍五日一詣學幾一年乃修其教學者無他道在乎尊重兩已其次第在乎格致誠正修齊口治平而已此有體又用之學也此孔子以來相傳之口興非後世記誦詞事之添書學者誠能用力於此循漸進大而爲聖賢事業其次爲忠臣孝子皆自學中出矣其諸科場之捷濡染之庇宦文公之邦所以詔學修學所以敎諸生者一以文公爲法爲此豈學文公所以學孔子偉哉文公之於是邦也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秋九月日吏部按察司使知江南徽州府事口口訓導潘榮　唐鼎　梁文昌立石

右拓本高五尺二寸廣二尺八寸

重修徽州府學宮碑記

正德癸酉夏六月露自湖之武康轉官徽庠越一月諸生居赴考試時今狀元唐公守之迺執教者而言曰是學前以湫隘弗稱講堂左建文廟舞俏不能容雖嘗有市武臣之居而廣之者橅星門外逾士武卽阻民舍神道遂西旋去識者往往病之正德庚午冬今郡伯豫章熊公至謁廟餘恆不慊於此遂畧力規措出俸貲與咎羨市便地以告之

請諸當道岡不允可車一於口口通衢舊蔽除而傑觀快目員偉哉一學校也乃與通判太原王公節推古杭張公實口口融黃先生襄之山黃先生椿河南方先生賓承公命役惟謹而已簿書則爲歙老人吳斌作也百年阻隘一旦廓如皐等赴南畿試事必欲敬白于大司徒績溪胡公丐指示以請記者將歸而勒之以垂永久質之先生何如露曰嘗於口秋守之高捷北行急束獲領歸屬其事於第太常君明年五月太常君命使持一函與余令少司徒南陽王公所爲前志也三復餘囷趣而嘆曰盛哉是學也得賢郡侯以闢斯口口司公之筆以紀著其實也不得得守之謹數

人以益張其盛也盛哉是學也其將爲天下士人適逢其盛而猶以望將來者之盛其幸如何爲也凡毓秀其中爭自淬礪忠以接踵其後何如也敬書以識

大明正德甲戌夏六月中浣之吉徽府儒學教授安全金露書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廣二尺一寸

龍山石路記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經筵講官同修國史會稽章玘撰文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前大理寺卿績溪胡富篆額　孝孫若梅書丹

龍山右歙之棠樾東去郡治十五里北走寧國太平三郡之八交會往返道界司出峻險且隘霖潦齧寢爲次書行者咨嗟居人鮑樂靜者乃謀除之鑿隘以闢砥險以坦遂爲四達之衢起舍南慈孝坊亘山而北抵沙溪橋砥千二百丈有奇匠工傭食之資鐵石之費咸以百計工垂成而樂靜君沒其子以潛卒任完之文作亭山麓富忠烈廟一爲憩息之所以家君嘗宰隣邑名相聞也乃走書京師屬予記之曰庶來者有攷焉以無泯之德予讀周禮歎先王爲治之迹寖以廢壞於是重有感焉夫道涂王之一事耳有野廬氏掌達國路至千四畿有刃險植之林以爲阻固有侯人以司其方有合方氏以壹其度有量以書其數而時雨將降則於開通之令雨畢有除道之敎噫何其丁寧

以急也蓋所以休養天下於無爲者既道而必爲之經制自城郭墻塹溝洫渠川以至於徑畛涂道扛梁無所不備而後天下之利盡而道涂之設所天下之人司四方之軌而合其情宣其政通其利者亦必以爲急而不敢後改道萬若塞襄公知陳之無改以平易子產美無文之宜嗣蓋於此占改令之俗廢考王教之存亡焉而今世吏者鮮加之意眞所謂簿書力之餘率粉飾廨宇營葺亭池爲無益之興作而不及於民雖溝渠隄防民所奇爲命者亦以爲不急之務而不暇之爲而況於道路哉於是時有能以餘力平其險阻爲一方之利如鮑君父子者不亦賢矣乎然乎易道路之改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之人則世爲吏者可知矣夫有利物之心雖以匹夫之賤行之於一鄉尚有所濟矧在上者因勢之所得爲凡王政之所急者一加之意其爲利豈有量哉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心也而文可以規吏改焉故不辭而爲之書樂靜君諱倫字時憲樂靜其號世以貴雄好施子歲囚嘗出粟賑貧者受冠服此蓋特其一事矣

大明正德己卯孟夏吉立

右拓本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五寸

石文

明

欽學題名碑記

夫曲江雁塔釋褐標名古誌其盛矣諸儿列在仕籍每植碑公署登入姓名履歷衙門盡然何獨本岸偏廢曰非廢也蓋設而不可壽也爾迺毀諸邑乘寓之記載集掌教司訓爲備列焉嗚工鐫石鼎豎學宮庶前哲行跡昭垂後起可以繩續無至湮沒不彰爾抑余有慨云吾儕備員

博士驥伏鵠栖無絲策勳奏績銘旂營而勒彝鼎僅秉鐸鄉校祇掛名銜寧無感愧乎乃解之者謂　國家擢用人才目今倍膺不次師儒之席百里之選六館之英分固應爾自是而牧伯而監司極之部曹杜史總絲明經始基安見勳績之不可銘勒哉茲者題名之舉即謂並美曲江北隆雁塔迺可昔嘗冷甜夫爾稍甘慰籍矣嘗

嘉靖四年乙酉仲夏穀旦司教雲間林有棻撰

右拓本高一尺四寸廣二尺八寸

重修大聖山普祐院碑記

大聖山據黃山之麓西去欽地百里欽地非孔道欽境長而

創始宋嘉定中而興廢不一也按大聖名清素佛子緣覺聲聞之流相傳自五臺歷西峯忽以黑風飛茅覆竹以泊駐於山頂是故山以聖名聖以山顯當水旱疾疫之災蟲虎蜮螣之患鄉人固有禱焉而答之弗爽者也舊有普祐院歲久寢敝元至正中僧募里人謝福高等營修葺之更歷於今迄二百餘年院日就圮而住持之貧亦特甚幾不能存僧名普智者用乃大懼募於衆卒無以應間溪南吳傳芳字以述者嘗不惜大貲鑿石鋪路自曹拓前直抵湯口由湯溆以達於上蓋千古一見而風爲好義者也乃因里人謝以光謝天成其與之議以克合吳君遂捐資命日鳩工誅木於黃山伐石於

曹溪拓其基宏其規中作大聖殿三楹前爲門屋五楹左右廊屋十楹而觀音殿在焉凡僧舍倉庾庖湢之所與夫像設供器靡一不具始事嘉靖甲申秋八月望日畢工於乙酉夏六月七日積廢之弊一旦中興復念住持者饘粥無供亦非所以傳遠之計也又捨土田二十畝俾爲常住之資由是行者發偉觀於蒼山古木之間居者獲美蔭於良疇嘉眇之上茲山得吳君而一旦煥然有加於舊矣普智感吳君之德謀於衆立一堂於左廊以尸祝吳君世世勿替用報厥德亦以勸夫世之好義者磐石請予記之夫以慈山與慈聖合靈爲斯民之福宜禮之而不爲佞興之而不爲侈書之而不爲誣且謂吳君端慤謹飭惇

倘行誼壯游江淮之間貲累鉅萬行年七十始歸結廬於曹溪買山數百畝將終老矣乃能推利濟之心捐所有以成茲役視夫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爲與徵利於土木者有間則祀其德申其功以告來者固宜普智夙具戒行且有興廢起墜之功而知樂善報德之典亦有足多者於是乎書汪鉉譔

按汪鉉字宣之號誠齋婺源人弘治壬戌進士

宋隱逸黃德庵先生祠碑記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徽州府事前南京吏部郎中江夏馮世雍撰文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太僕寺卿前兵科都給事中婺源汪玄錫書丹 賜進士第亞中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參政前

戶部績溪令守明篆額

皇上御極十有四年承德郎兵部主事黃子訓奉命事事江浙因歸省會其宗人相地建祠于先孝子舊祠之旁以奉德庵先生越明年季夏告成黃子持狀請記之予曰君子立言所以昭示於人也言而弗徵於人奚信言而弗信於人奚後要之存乎文獻焉爾矣若先生者予曷容於無言耶且志有之黃孝則字誠夫別號德庵歙之袁嶺鄉人宋祥興間憤中原故土淪於左衽迺與徽州路招討使李銓結納共謀恢復銓因元兵窘迫不果孝則遂隱至元庚寅歙之潛口松源盜發駴掠良善以從時監郡馬思忽統兵討之孝則懼玉石俱焚不得已出參軍事首擒

渠魁凌六乙降其黨三千二百餘人監郡上其事議授巡檢孝則固辭不受先是予來守徽州嘗攷郡中圖籍因得而閱焉今按黃子來狀而所載先生者亦如之先生系自黃帝而顓頊又封昆吾曰契春秋時曰黃人世家楚之江夏厥後仕漢者三人曰香以孝舉爲尚書令曰瓊曰琬俱名臣仕晉者一人曰積新安太守其子壽因家焉故居黃墩自壽始還今之潭渡又自璋始唐時旌表孝子一人曰高唐書及今一統志兩見之是先生迺高之十三世孫黃子之九世祖也源流何深長哉夫以先生忠憤鬱結於心胸而功業莫副於尺寸軀命寧投於百死而生靈幸保於萬全故不口一命不足爲先生輕而不事二姓實足

爲先生榮豈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親盡而慶流服窮而澤長裔遠而口振孝由心生誠由情感禮以義起敬以禮將崇新宇而宗祝萃焉冠元祀而神靈安焉簡配祔而昭穆勸焉時燕賚而春秋舉焉先生之所以如生如存者永無涯矣噫盛德遺於後之人也一至此哉於祀典也夫何忝鳴乎昔者孔子言禮而不及夏商者非夏商不足言也以祀宋不足以徵夫言也先生以文則莫備於郡志以獻則莫過於黃子所謂信而有徵者此也予曷容於無言始贅一二如左以竣立言君子採口云

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冬一陽月吉旦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廣三尺一寸

忠烈王墓廟碑記

維我

顯祖忠烈王之墓廟在焉先年廟產被守者竊鬻沙汰　童仁生同大畈瑞迭訐查理禁守者竊鬻知故且復燬廟利爲巢穴陝西彭侯下車劣俸爲倡給沙溪祔孫印簿同大畈壽口孤公慶諭同宗助費重建工未畢作祔孫謝世　彭侯口去郡江右熊侯治徽沙溪節推濬具稟牒委沙溪季生杜英修飭完美賴六邑賢宗合力東堂西樓廊廡堦墀門額綽楔幸皆底綸溶季生杜英議以守者不去終爲大蠹顧備厚價買伊遷徙另居召五明寺僧泰愚等住持香火又慮僧徒常住不給爰資泰愚行

粮走京謁　都憲彭侯書達張侯復批季生杜英諭衆備價贖田二十餘畝與僧耕業以飯其徒仍給帖劄其差役由是齋粮粗足可使安居香火之奉亦可期久遠矣但原額畝數尤未盡復爲憾我沙溪一族耳自三賢侯命委出力出貲樂於趍事廟宇之貲與諸賢宗共之與守者遷居地償屋價砌墓垣砌墓臺立牌坊具勅碑亭　神像作龕龍梁石座與夫鐘鼓鑪瓶高鐵燭擎此皆獨貲也又與古城洪源二族贖置田畝有奇與僧收租利辦祭議例年三月三日三族會祭計貲不及田租之半臨於廟者仍半有餘亦獨貲也矧　王祖勳績威靈他姓尚知敬祀爲後裔者貲敢辭乎然時維舉贏則亦難強茲敢將事情揭

之於廟六邑賢宗經遊至此洞覽之曰倘興念本之心少助贖
價漸復原額俾　王祖香火攸久無窮則慈孝之心同永不磨
王祖錫福於冥冥亦永不替矣噫　王裔固當厚養僧徒以
奉香火僧徒藉此安居粒食亦當知自謹守焚修之道毋失清
規之戒期與廟同永久云時
嘉靖壬寅季春三日沙溪裔孫鏤百拜敬書
右拓本高一尺二寸廣一尺六寸

勅建節孝祠記
古欽爲程朱發蹟之區禮讓相先人文蔚起其間忠孝義烈誌
不勝書卽閨媛間範中操凜冰霜賢媲陶孟者城市山陬所在
多有茲逢
聖天子砥礪風化表率人倫大小臣工採訪旌揚不遺幽隱頒
發帑庫金錢建樹碑坊標題姓氏營造祠宇享祀春秋洵千載
曠舉也余承乏斯土仰體
朝廷德意圖度方殷而諸節孝後裔爭欲宏構拓基以昭巍煥
爰向余請曰某等沐
皇仁之浩蕩褒及先人復幸遇廉吏留心彰善贊茲鉅典曷敢
下辭執功之勞哉於是踴躍勖襄行營高廠地豐其部署廓其
規模石取其堅材庀其良工拔其尤經始於丙午初冬落成於
戊申春仲層繙碧翠仰若雲霄鳥革翬飛美哉輪奐以宏萬年

之德澤以永百世之烝嘗所係匪淺鮮矣余因覩其盛故樂而
記其事維時董斯舉者邑庠廩膳生薦舉孝廉許子起昆協斯
任者邑庠歲貢生徐子禋增廣生許子其璨繼起而襄厥成者
需次州貳王子廷桂也汪文昶撰

勝蓮峯文殊院記
天都蓮花兩峯間其壁葛立者曰勝蓮峯中闢一道場曰文殊
院普門大師從代州夢境得之乙未秋中歷攀陟而履其地爲
夢像臺上有跏趺坐跡與夢境證左則天都排列危峯芳幢如
建牙衙右蓮萼開敷一蕾峯綴之下蘂蘂者爲桃花峯內掖若
巨鰲飛翔於左而獅子昂首奮迅於右後簇奇峯爲扆而奠居

之徘徊四顧不得遝下繞竇穿石再出其底又不得遝左縫右
坎刺縫爲石障植表於坎如垂罳仍攀松而梁之始通焉皆束
峽上班侍者曰笏林再折得怪松三株二駢立若童子負劍於
長者一臥而隱儿若自在觀音作思憶相俯仰依附根皆糾纏
如繅吾見連枝者矣未見蟠其柢者且踰峽以搆若牝牡之合
衷擘峽以行前憩蒲團石望寶幢建空中儼吳道子所畫觀音
立像手執楊枝其右彌勒獅子酷肖而列峙之稍緣仄石面陡
削名股票坡經漏光峽者二皆磬折而踞其奇惟觀音坳尤勝
左陁踰平岡趨蓮花洞右眡飛磴爲陟蓮花峯此其分遝也然
所稱老人峯儲石總總特起不可名狀忽折而南得一方隿可

十丈許普門云吾所取道爲此石也而文殊院之勝從此岐矣
望雲梯而上可睇觀三院題曰觀嶺從此　　上松枝如
蟄而當碉彫出爲鳧吻如殿角參差雲中徐圖上層者凡五
石皆嘉木蔭之而一壁可盤繞鑿級尚未竣行者貪奇而忘險
倚爲化城峽中兩壁皆皴大劈斧良工所不能施巧即朱砂老
人壁也惟小寶幢在老人峯眷余向從法藏上人登而倚之勢
若浮動其形銳若蓼矣水流四道滙於慈光山門溯源而上名
曰星海直分鼎湖之溢雙注於湯谿復合爲澄淵以無盤旋曲
澗惜少亭淪耳時甲寅孟冬晦日從普門師口授紀於華嚴堂
潘之恆譔

新安第一關記

歙之疆域山險四圍左依問政右挾烏聊崇山蜿蜒支隴交互
其外則五溪縈繞滙於漁梁瀆梁而處者千餘家廛市經通食
貨所集東望高眉西望紫陽兩峯屹峙中涸巨浸其東岸據高
阜爲關襟山帶河控扼水陸是爲新安第一關也嘉靖乙卯邑
令史侯既逐倭夷大城縣治脩築險阻遍設關堞迺捐俸資經
始於此使省祭官率漁梁義民施孟儒共相營治工始乙卯夏
訖於是歲之夏重門深落以洞開層臺巍矯以雄峙翬衛壯觀
樓堞廓新晨鐘文鼓啓閉以時自舟車來往觀瞻竦動予謂古
人設險守國夫國之所守非止一隅賜險之所設期於盡利倉

猝一朝所備皆急則雖培塿之岡咫尺之水猶將據此以資守
禦況大搤扼津要處高臨深區會貨商密比城邑可不深慮始
終以爲規制茲惟此關既設防守既嚴北瞻柳治益張夾輔之
形內拱縣城式增藩衛之重固賢侯之雅蹟亦徽民之常利不
可無紀也方遠宜撰

唐越國汪公宗祠碑銘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徽州府事前南京監察御史會稽陶承
學撰文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奉　勅巡撫貴州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刑科都給事中應天府府尹鮑道明篆額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方弘靜書丹

夫祠本乎恩也國祠以賢宗祠以親所思固彌殊也考之祀典
若所謂能禦大菑能捍太患者非賢乎凡此皆法所得祠也法
所得祠則國有改而祠不改固尹至於子孫之代序無窮而追
報之因心不息奉以宗祠寧獨有改乎雖與之並存百世可也
所可得稽者其越國汪公乎公產自新安生有神異魁梧偉岸
眞英物也孤負寄寓無聊而閑於勇略蓋天意將使救此一方
人故所以付畀而玉成之者如此值世亂盜起民不聊生公奮
然募兵討平之郡有叛將忌其能欲圖發害而宣守復爲之黨
遣兵來攻公既踞內患并勝外侮民乃帖然推戴杭睦婺饒郡

繼而下者六州焉於是建號稱王蓋勉從諸將之請以安民心而公則非有所利口故奉口口朔不失臣度雖四方大擾而境內賴以久安及唐受命則籍土地兵民而歸之蓋知帝王之有眞而幸斯民之得所主也昔錢武穆王保庇全浙五季之口口口口納土於宋室之隆公之所爲何以異是較其功德之及民亦豈相遠哉故汪克寬謂其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爲陳厚祖謂其忠足以守而知足以明口口事核而言信矣雖公沒可賢可親者不在茲乎郡邑祀以王禋始自先代而公祀則正於我　朝今祠在烏聊山之陽所以賢其賢者至久而不忘矣若宗祠未始有也公之十五世孫模旭者請旨建立在唐

天祐三年至宋元祐壬申乃重建焉則二十世口口進士歷官制置司參議淮爲之自此至今歙之諸口守祀弗替與國祠彼此輝暎豈非可親者與可賢者並存而親親之心亦自有不容已乎然國祀以賢爲賢口口宗祠惟親則兼爲生者設也春秋祭祀聚族於斯合食於斯雖百世而不散不亂者以宗祀也有孝思者寧不懷永口口口來祠無紀實恐後至迷顛末乃就予圖樹口焉其思永可知宜成厥美蓋雖無文不遠然於傳志有徵亦足傳也故取其大者述之而系以銘銘曰　新安古口口口口口游百城襟帶江浙源頭山削以厲水激而清儲精孕靈豪傑乃生生有異徵竟爲異人狀貌奇偉志氣不羣方困草茅

龍口口處雲雨口得無時口口除口口口據口啓疆六州我附開國爲王隋亂續秦天運閉否身護生靈視時保聚唐祚非與帝王有眞持以付之弛詹乃身詔賜口嘉口口口德及口口慶口口口口口口祠以與賢親親以至于今祠彼烏聊則猶賓之惟此宗祠神以爲依爲依謂何曰予孫子歲時昭于時戾止子子孫孫口口口相守宗口其何口口

皇明嘉靖三十八年歲在己未秋十月吉旦

右拓本高六尺五寸廣二尺二寸

故唐旌孝子黃府君祠堂碑銘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同脩

國史口經筵官兼脩玉牒同郡程敏政撰文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口口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官文華殿日講口口盱江張昇篆額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官兼太子講讀同脩國史新都楊廷和書丹

欽潭渡黃氏　成化乙巳口口建其口祖唐孝子府君祠宇里第之東每歲正元日子孫進謁禮成長幼以次拜起序飲而退二仲之望族長率子孫之勝冠口學口禮焉飲福受口其有規約而所費則出於先世口口之田行之餘口口年矣府君裔孫今兵部職方主事華始具首來請書其顛牲之石走觀唐書口

口口總序口孝獲口典者二十九人府君與名而莫詳其事蓋州邑未口口其平生履行上史官也走乃爲考郡乘參家牒旁蒐傳記而書之曰府君諱茵本江夏之族先家歙西黃墩維遷於九里之屯村後值盜起黃之族人集衆屯此以捍鄉井乃更號黃屯府君曾祖諱亮父諱光母程氏生府君而卒繼母洪氏實長有之府君天性純至奉親以孝聞建中初洪氏抱疾口其醫不口切府君刲股肉作羹以進疾隨愈父卒號泣晝夜不絕聲遂廬墓終身若居喪然以

爲孝　刺史盧公上其事得旌表門閭蓋貞元十七年也府君生以上元庚子三月九日卒以太和辛亥二月十三日享壽七十有二葬歙金石志　卷五　石文　七十八　二紫城葉氏家塾刊

賊之亂自黃屯徙溪北居之賊重其孝行遣人慰諭下令毋犯號潭渡黃氏迨今幾八百年子孫不下數百人勤生力學衣冠褒偉見之者曰孝子之後也府君葬處更代既遠池荒草寒而往來者率相指曰此孝子之墓也噫府君何脩而得此於當時後世哉一好德之心同爾自昔王陟德之典慶孔曾授受崔肇之書誠以爲世無悖德悖禮之人斯化行而治可成也使居之季在位者知孝則事君必忠蒞官必稷口文無所隱其德學而犯上作亂之事泯矣惜乎其以孝稱若府君者多出于遠外農畝之間其盛至無所成其比宦寺方鎮無所騁其惡順德舉而犯上作亂之事于咸鬼神格草木化強暴上之人亦未始不作興之而終無補于治也昔朱子守南康下車即詢唐孝子能仁贈之墓宅爲文奠之禁其樵采又言之朝請復　門如舊大賢君子之急先務蓋如此府君之名實與仁贈並列安知他日無良有司者取去朱子追表其門與祠相高感動其民人以興於行而副我列聖孝理天下之意哉走既序其事補舊史之闕且爲銘以系之銘曰　允顯新安　環山帶川　自昔炳靈　篤生材賢　唐三百年　名著國史　口口可人　曰黃孝子　惟是孝子　至性天成　善事其親　顯顯厥誠　早哀失恃　鞠於繼母　母疾莫救　樂割其股　作羹以進　母疾獲痊　口口人力　實口于天　口口口口　夜以繼日　廬此墓左　終身不釋有樹連理　有芝競芳　于彼草木　口口定口、口人驚慙　孰克致眷　口聞刺史　頓首言狀　當口口口　孝口若人　式降恩綸　棹楔巍巍　見者傾竦　褒顯一人　列邑風動閱世既久　居然墓林　維蔭自戕　盜弗敢侵　矧是錫類　有蕃孫子　潭渡來居　亦數千指　故宅之東　爰作新堂　合其宗人　以奉烝嘗　鐘鼓有嚴　篚篴夙戒　孝子來享　生口如在　孰非人子　孰無是心　觀感擴充　匪古斯人　惟皇撫運　克篤孝理　虞周化成　炘內伊始　口美闢人　或奮于朝　或成于家　孝澤孔昭　我作銘詞　勒之貞石

勗哉孝孫　永口無極

嘉靖歲在甲子一陽月朔旦　二十四世孫允電

同世孫允契參正　二十五世孫仕廉百拜重立　黃漢刻

右拓本高三尺八寸廣二尺三寸

歙縣新城記

去年冬予北上見歙有築城之役越一年經其邑而城告完矣上閣一丈有五下閣二丈前抵迴迴選七里許計千丈高三丈上閣一丈有五下閣二丈前抵宵城後杭間政左臨練江右據石壁四門之命名也南曰紫陽東曰問政北曰新安西曰玉屏門名有井幹樓門傍側各有司門之署守陴之舍二十所列布城上歌管幾所聯雉鱗起問政

陽門外東去半里有重關約其費十萬有零計其日始事於乙卯十月甲子畢工於丙辰十月戊子僅一朞也喜難哉夫民幸生無事而休養安息至百九十年不聞兵革外事必不樂於興事而費貲千金以上而無益目前亦咸難之而動用十萬其誰信而樂從也是故無故而議城之築吾懼史君之不得志於歙也君至歙布暢咻之政詢民利害興革之以歙雖依山附郡而守禦無地間緩急實可爲恃議欲城之似若迂遠不切者逮殘倭突擾東鄙民爭避郡城弗能容相踐躁以凡則城之爲急君酌之審矣是故上而請諸當道各院允之下而詢諸鄉士夫僉

為是之雖以婦嬉吳阿李氏亦毅然捐金八百為鄉民倡使民爭輸資力則君之舉措殆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其文固非時譎舉贏如屈宜白之所譏者況易官地以償士民有秘省莫監院公主之明府陶泗橋公詳確揩授之而賞勸除稅優免題勒君所區畫罔有攸撓則城之易於奏功也宜矣夫以君之清苦刻勵坐起不離三尺一紙不入私衙戴星而出午漏而退其汲汲為歙民謀遺以萬世之安至此君之愛曷加焉噫歙之民君之民也忠君之心襮諸中故愛民之仁形諸外不然三年而報績君去歙矣君奚樂於多事為也據流歙之政功在歙而永世不磨推待歙之心殆軿轂海內而未已歟何幸天

下之皆得君也城成歙之人咸為詩章歌詠其事而巡撫汪君潭公曾千鄒東廓公為文勒之石予於君有同年之雅而知其心與事為悉書不可紕也姑記其事以俟東廓公云君名桂芳

徽州府鄉舉題名碑記

隆慶丁卯　今上登極改元第一科也徽士人應試　南畿與實薦者經元曹子樓而下凡二十六人又占外籍者四人自明興闈科以來二百年間徽士得舉雖代不乏人然推此科稱盛矣余叨牧是邦幸覩諸士歌鹿鳴而來循唐人故事題名府學而遂為之記攷前此未有也迺今始創之蓋上以口　國家

之盛下以慶守土之遭云粤惟天生賢才將爲世用若伊傅周召卓爲商周名臣以顯於天下後世蘇子所謂生有所自出有所爲信矣自後豪雋之士含章俟時　策名奮庸以亮功而熙載者亦豈偶然也哉共惟　聖天子體元正始神化作人四海章縫莫不刮劘故習首應昌期共惟　帝臣顧徽爲東南鄒魯代產英賢雲滃林立迺今諸士涵濡先帝陶育之恩淬厲　今上維新之化穎脫茅拔斌斌濟濟甲於江左謂非盛耶朔觀有宋此邦人才褒然俊起如舒呂汪程諸公咸爛焉紀諸往牒至晦庵朱子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千載而後名眞儒者歸之說者謂新安山水清麗產多文學道德之士詎不信歟余固之名

者實之資也實大而名斯彰實口而名斯病易曰君子以篤實輝光斯之謂矣名豈可以苟得哉昔宋司馬光諫院題名記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又謂某也忠某也詐後人得指而議之以是可懼余之復斯言竊猶歉焉夫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若人固不言矣迺使後世得指其賢否而因以其勸戒是惟彰往詔來不無有裨名教然出於有意猶不免於爲名之乎余聞之徽士人先是嘉靖某子府庠泮蓮花並頭是年邑人士耳孔子所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豈謂是歟是改道德視身台鼎之徽乎越明日余偕太守劉公往觀焉見其所謂並頭者一蒂而兩花分灼其平如衡既謁臺閣者花中結蓬蓬上生花司教榜子珊蓮廷謝今何歙庠左右泮中植蓮種種今產瑞蓮其品如糧余曰瑞哉蓮乎其諸他日舉子仕人魁名弁詣之徽者二可並頭撫臺問余曰瑞哉蓮乎其諸他日舉子仕人魁名乎余聞之徽士人先是嘉靖某子府庠泮蓮花並頭是年邑人古山程公周江汪公遂並占魁名連登甲第又三十年辛酉秋泮蓮並頭尊上是年海嶽許公遂登解元二年至郎部汪撫臺大有燕燕日上之蓋也非明徽與焉彼特一並頭耳若今兼臺閣者二茲蓮之瑞與戊子辛酉先徽又豈可同年語其瑞蓮之

師儒之教茲鄉論推賢其必以所謂上焉者自期而以餘名於外不淑其躬自懼使他自稱此邦名世之彥曰是　今上第一科所舉士也則於　明時爲不服於徽產爲有光而余今日之遭信云幸云此意顛書之以相勗而俟諸後云

隆慶二年歲次戊辰孟春吉旦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直隸徽州府事前禮科右給事中關西段朝宗譔　一歙縣知縣林元立

右拓本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三寸

瑞蓮岡碑記

地靈人傑氣和瑞徵物理感召其機則然耳余守徽三年夏歙

司教榜子珊蓮廷謝今何歙庠左右泮中植蓮種種今產瑞蓮者二可並頭撫臺問余曰瑞哉蓮乎其諸他日舉子仕人魁名乎余聞之徽士人先是嘉靖某子府庠泮蓮花並頭是年邑人古山程公周江汪公遂並占魁名連登甲第又三十年辛酉秋泮蓮並頭尊上是年海嶽許公遂登解元二年至郎部汪撫臺大有燕燕日上之蓋也非明徽與焉彼特一並頭耳若今兼臺閣者二茲蓮之瑞與戊子辛酉先徽又豈可同年語其瑞蓮之

盛茂叔愛蓮嘗作愛蓮說謂蓮花中之君子也者故茂叔愛之今茲蓮乃花中君子之瑞者也而弗記乎夫君子蓮雖有蓮之瑞而不常有苟非　聖明在上時運昌隆大和洋溢宇宙人豈不受道也不愛寶亦豈能逞茲人文之瑞於茲蓮哉故茂叔愛蓮以德余之記蓮以瑞瑞在人也倚與休哉楊子珊輩持圖請記今遂援筆而記之維　隆慶己巳秋十月朔日也　郡守關中段朝宗記

右拓本高一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二分

項隱君墓誌銘

隱君諱紹姓項氏項氏之光望出臨淮東晉綏泗州避亂詩昌

再遷青溪縣敦福鄉唐中葉青溪之項諱良者參陸州軍事五傳而生隱君業詩書明道藝唐末隱居不仕時錢氏奄有全浙雅聞其賢重幣徵之辭不就已乃遊學來欽貴溪愛其山水幽秀林木阻深遂以唐清泰三年擇家入貴溪闢草萊刈荊棘擇最勝居之墾田以供稼穡啓塾以教子弟立社江坑之西定社約以一里俗並山除道伐木通橋以便往來列市橫干之上以集賓旅凡所建制世可資守而生聚日繁開拓益遠貴溪之聲籍籍欽中自隱君始配青溪朱氏與君偕德終隱世遠莫詳始卒歲月而溪西三里許盤坑隱君墓在焉宋族人龍岡閣學士安世敍江左項氏之盛惟括蒼貴溪兩族而追頌隱君之德尤

詳寧宗初九世孫知郴州軍事推官牧經理塋墓牧元孫應煒族孫廷珪廷璋等相繼治之迄今歷世益遠族衍情疏邱隴荒夷瞻謁無辨二十世孫鰲以嘉靖乙丑率姪權知沅州判官鏞府等復爲繕治宛陵姚使君題曰唐項隱君墓百世清風咨乎嗟乎以繼自今君之孫緒追踪先德故蹟可尋出入展告人知所適矣夫夷惠清風師率百世豈有高曾重賢熏炙于世哉隱君以唐季遺民超然高蹈不事强藩七百餘年厥聲彌振非有醇至之行烏能緜澤悠遠若此德厚流光理則然矣予感隱君之事爰系以銘曰　猗歟隱君懋滋潛德統秀清溪振聲南國滔滔五季吳越自王我罔臣僕遜欽之陽爰卜吉居貴溪之陝曲水雄山大林盤谷嘉穀誕種不蝕其生德人裕後不已其仁鬱鬱樂邱氣鍾清淑百奕子孫受茲介福德隆澤遠非此孰云樹銘邱隅憲彼後昆明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季冬吉旦黃雲龍撰裔孫鰲鏞權府棟應鳳等立石

欽縣金石志卷五終

石文

明

禹王廟龍井山文昌閣記

濟源高大夫師孔守新安之三年始作文昌閣置酒告成不俟滕席而請曰聞之樂樂其所自生宿可至武林涸留不及馬服形家以爲捍迺楗石蓄是名漁梁夫閣安從始乎大夫曰新安因山爲城練江經其麓瀠洄中

水亭居矣距漁梁百步而遠有邱望厓酒面高是名龍井起若雕覆若敦昂若立鵠勾旋石離離若施行馬是天所以迴遠下流而裒篇利府也非神禹之力不及此爰建禹廟其後噸隙不治庳下無以稱廟貌迺今有閣閣高可五十尺廣半之修得廣之七登閣面望日雉可掇遠市在宇紘歌此屋嘉生蔽野其左則紫陽朱氏之所講業也稍南則城陽許宣平之所隱也其前則月灘李白之所遊咏也其右則問政山于德藩之所治也天都大部若隱若見江樛流如帶折若迴視馳波跳沫金隄湯谷舟揖口口口島上下倘無論形家言守臣幸而在事以時謁口

口口口

茲亭之建其于興學作人相裨助明效誠多公名孔昕字晉明
郡丞青齊蘭窗黨公名馨字秀芳別駕東甌瑤山朱公名守符
字倫臣司理閩鵬海郭公名宗磐字漸甫邑令楚順山姚君名
學閔字汝孝咸左右厥成比于春秋凡興役順時合義必書庸
是記之以示不忘時萬曆元年癸酉春二月吉日

御泉庵碑記

御泉庵初名雙嶺其地自黃山雲門峯西來連峯數十絕壁屏
蒼至培風尖挺然秀出雲表庵處其麓今比丘覺應所建也盤
谷迴旋左右環抱從遠望之如在蓮花瓣中前峙一峯翠色可

紫城巢氏家塾刊

摘黃山固饒靈秀此亦形勝地云屬歙而界鄰海陽之北嘗求
有庵國初高皇帝從鄱陽破敵回取道過之憩松陰樹影間上
與左右方渴山巖之下泉水湧出酌而飲之上色喜名其泉施
水而呼土人語之曰是宜庵其後上有天下土人因創庵焉而
以高皇駐蹕之故免其征初稱雙嶺者庵之左右皆嶺蹺左達
歙蹺右達休庵據嶺之中萬曆初燬新之復燬覺應夙精形家
謂庵向背失宜故災當於阯內稍移左正倚培風之下而泂泉
當其前始吉乃自出錢若干緡問募木石以助而中翰吳君百
昌亦出若干緡助成之庵前爲繚垣顏其額曰御泉庵則故中
丞徐公守郡時所題志高皇帝漱泉處也由垣而入爲門門之
內爲刹東南向折而左爲青蓮閣僧寮在焉閣後則香積齋堂

右爲十方堂以待茲芻之十方來者堂後具葉樓監起諸藏經
悉貯其中樓後則闢祗樹園竹木交蔭結夏其下亦清涼界也
汪司馬與覺應交善最重之稱爲響山上人余以戊午修孟蘭
會於黃山之慈光寺晤上人過其庵一宿上人出法論相訂旁
及青鳥歧黃卜曆諸家之法亦無不通曉而吐音洪亮狀貌魁
傑余調笑之令在草昧之初得侍高皇帝豈不與當時翊運之
臣相頡頏哉視其後嗣皆肖其賢亦上人之規鑑於無窮也黃
山園若有名者爲祥符爲翠微爲松谷皆以境地勝御泉雖當
衝路若不多讓朱砂峯下慈光寺前若與建然以大內賜額重
重若御泉則聖祖龍興之日皇輿過化之區坤珍地靈之秘弗
如此庵有山田若干畝紀列於後時崇禎九年丙子重陽吉日

紫城巢氏家塾刊

鮑應鰲譔

徽州府儒學重修　先師廟碑記

賜進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郡人汪道昆撰文
賜進士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　經筵日講官
郡人張一桂篆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儒林郎郡人余孟麟書丹
古之立學者列祀先聖先師時敎遞主先師谷以正業夫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明尊聖欲疏親師欲數禮也自孔子出總聖明

兼作述爲百世師我　國家特祀先師則惟奧主孔子　世宗
定號易主千古一新上之　天子臨雍皮弁祭菜外自監大夫
部使者而下行部必謁過闕必趨上丁釋奠內則三孤九列具
在廟廷外則藩臬大吏及郡有司莫不齊宿將事時序朔望內
則大司成師國子民俊外則郡邑牧長師博士諸生濟濟蹌蹌
肹然拜下概諸典制視古昔先王有加慨自夢奠兩楹聖人不
作久矣堂皇俎豆禮不虛行無亦緣戶祝而示儀刑爲作人地
故教射者示之鵠教戰者示之旌乃若西極化人厥有象教使
其心之所存自之所注毋或二三有待而欲皆走物也請生論
法孔子泰山以爲已歸由是望宮牆歷階序升堂入室優然如

將見之猶之射侯鞠旅布三乏而建七星猶之頂禮經行躋聖
殿而奉殊勝雖有跋跬不越步趨迄今宿學閑儒背止塗出此
其章章較著者也第承平久率襲恬愉章甫逢掖之倫什倍疇
昔生生將學舍若唐肆錮掌故若尸居甚則廟貌存風雨不蔽
藉令有司修葺不憚征繕以更新受事者爰受直者忘程功稍
事曾不能以什三比告成功僅取塗塈而居不有廢也其何以
其內非虛語新郡爲文獻舊國獨當畿輔之南其域文明其風
清越洛川圌海斯其積石延津宋五大儒其三由此還矣世顧
東南鄒魯不然乎哉郡學抱紫陽負飛布左躔七躍右撫五辰
要以天章地纛居然人文之軼也昔之川民者不及歆而亟新

之類皆粉飾講堂以輪焉目則非目力所急也亦謝未遑久之
廟日就祀尊經閣甘就頹率置勿問郡守濟南高公時至惟造
士爲孳孳始以力詘舉廢惡能卒辦居三季爲歲乙酉士當賓
興公乃就郡相井經于公翰餘姚胡公邦彥武陵龍公膺相與
協謀茲吾黨事也時不明失屬欽陳令君平官主計檄下郡從
事于三畏巡工費以緡計者六百有奇取諸羨自春正月經始
至于三月訖工由奧祚以及廡門莫不壯麗由枝撐以及城堞
不堅完材無雜良工無浮食胳無闕共民無謗作勞大役舉矣
　詔以正文成而下三君子從祀廟中與告成會于時郡守前

師邑令長及博士諸生奉主入廟又落新成亦希覯也先是太
守公謂士知敬道而後可與明級於是乎治廟以章有敬士知
尊經而後可與適用於是乎治閣以示有尊昔歲之春五星聚
于奎壁乃用形以治文昌廡以當下流是歲郡中舉士若而大
林株盛矣博士師諸生程門而抵不能頃者也尊經閣明歟尚
書養實碑之考文昌廡則李太史本寧碑之維廟成則重興也
司馬碑矣不佞昔嘗發身郡學即不任將何辭夫者之得邦家
紱和響應要必庶而富富焉而教三季有成郡中生齒滋蕃生
業滋殖重以吾旌相望紱冕相聞亦既富庶而教之三者備矣
自太守公入境熙熙休息齊民比及三年居舍不治脫有公事
稽不登庳釜役不及丘乘清靜以寧三年如一日也乃今發篋

庫聚百工定章程興百廢賢賢新廟二月告成寧詎改憲而爲觀美矣哉無市教思無窮夫各有所當也今之棫樸具在儒林清廟明堂不可勝用乃若輔首善襲流風蔚有條枚殆難僂指第明興十世歷三百年三歲則賓興千計借則入對三百仞斌斌也顧　先王三在祀典者先後典又概諸上第上卿有不當一要以西晉東越南粵中吳大都紫千旦示得昔在有宋郡中得五之三當世無讓成周所得堇堇南國猶之乎豐鎬也間其無聞大舜何人有爲若是大得公起家齊魯途聖人之居出守陬區當先儒故郡無論往衛高深功分風行直將揭聖道指中天獎多士以楨王國三君子亡暇論已後死者之得爲孔子徒

紫城榮氏家廟印

也寧無有獨觀昭曠如玄成其人乎即得一人足與有宋三君子齒夫夫祧諸家而祖孔子亦隆準之祖神堯進之明噬乎其後可以晞顏又進之則絕塵而奔庶幾乎速肖是之謂立其三不朽云哉此明我　國家造士之本謀抑亦當事諸大夫之上顛也諸博士爲倪章爲陳簡爲張鳳起爲楊家爲濮漸凡五人諸生自胡沛及汪士友而下凡五百人法得備載

萬歷十有三年冬十月朔　生員朱夜詹浦等同立

右拓本高五尺一寸一分廣二尺三寸二分

關帝會碑記

明興昭禩典凡祉庇民社者罔不廟會至稱顯聖靈翊　國祉

功助屢現者猶算如　協天大帝之神故今　聖朝褒號昭報域址踴躍崇盛厥有由也吾鄉締會祇禩藉庇已有幸第視嘗久罔徵鮮知捌曾三艱難者用是課勤石俾會內闢喬視此刻文恪遵恭敬庶　神靈萬古如新而斯會永久不替矣是爲之記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進恆殿大學士許國謹撰

大明萬曆拾捌年歲次庚寅春三月　穀旦立

右拓本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七寸

有唐黃孝子廬墓墓域碑

紫城榮氏家廟印

於乎此有唐處士光之墓孝子嵩之所廬者也處士家黃澤遷自黃墩而本江夏孝子生有至性母程歿繼以洪洪病殊刲股以羹獻嘗而勿藥病遂平比居父喪毀過當北渡潭陰卜兆奉父母喪合葬後林倚廬而活以永終慕芝出墓下者十四本墓木連理者四枝貞元十九年刺史廬肇上其事口口口口口德宗下詔旌表復故居地勿徵屢朝迄今因之具新唐書一統志及郡志督學御史陳選檄祀鄉賢祠子孫相依周廬世守歷年八百聚食于合門者代興口人稱潭渡曰孝行里萬歷庚寅冬月郡守董石縣令勤好古循行里中四望徘徊合語鄉社衆之本敎曰孝先王至德要道在焉屬左司馬汪道昆勒之碑以風

境內銘曰　口口口口　城鳥屋鳥　孰如顏也　鳥芝有房
木有祥瑞　舉命有章　孝口口口　鳥其有光
二十三世孫橋百拜立石
右拓本高六尺廣二尺五寸

雲嵐山重新越國汪公墓道碑記

里人棗簡居士方宇書

吾郡阨四塞而櫛萬井俗嚴世家居人徵紀載而溯淵源家嚴
世守以故聯本支葺丘口崇秩祀歷百千歲不懈遠爲難而護
功尤難即職在經始且百貴非在伐或者將求多於前人以自
道也其積靡之漸遂目淪於荒隙者居越國汪公以保障之助

生蒙王爵沒膺祀典其聲名既蒸赫矣其奕葉亦蟬口矣今去
郡治七里而近日雲嵐妃龐氏張氏襲衣冠之所子孫世奉
祀不絕且建僧寺守之弘治中總制彭公來守吾郡下令苗緒
以紓繕完墓塗修不滿百仞略而未治迺今道出佘中寄徑崎
嶇濱厓險阻展墓者率以爲艱顧履焉間歲一至嘻肯以是學
君元本偕從弟宗傳宗周宗魯宗榮猶子丞煦環視歎曰噫嘻
無寧孫子投足計哉夫非俎豆之所履歷軒輊者也邪毋容它
口矣於是伐石鳩工操縵護作始成沮洳藍堤而瑕則現緒落
楗固提以防之先後計費欵十百亦良勤矣方宇曰余讀史知
所稱南陽口原氏阡者當年非不極其靡麗沒至於今沕無聞

焉汪公之明德遠矣原廣谷之中剪其荆棘可爲坦塗豈知山
林鳥道用力鉅而成功半哉茲舉也有數善焉尊祖孝也除道
仁口專是三者而無嚴敬也夫孝以率親故能反所自始仁以
逮衆故不仍矜故習以勇奏公故不後已而先人以口口勤而
終怠夫主之以敬倡之以勇成之以仁本之以孝則施無不準
措無不濟小者可任大者可倡順是而昭世隆世家於大體乎
何有雖然余觀於世其見不亦左哉豐其屋蔀其居今名存是
矣寢門之外即康莊率口未口固不悛舉贏以求媚至於父母
墓楚名今會鼻弟一體同功吁嗟咸亦甚矣口此視彼於所由
來者辯之哉口口居止接近習知其奉已咸約而服義咸宜其

備書　皇明萬曆十九年辛卯歲仲春月既望裔孫　元本　崇傳　等　立

右拓本高五尺六寸廣二尺

重修河西太平橋碑記

郡守董石撰　郡相莊敦義篆鄭兆芝閱畢三才書

郡臨西水澩而郭疇昔梁以舟杠以木水大至猶病涉乃口石
梁是河西太平橋先太守何公熊公經始底績歷年口口圮
者五之三及今不圖懼難爲後歲五不稔府庫畢空口寫賑於
傭無以藉手父老汪徽壽遞以齒德爲鄉飲賓乃口千緡獨力
完繕爰自虹見首事迄於虹藏告成是歲羣起口宮則雲漢之

章應奕春秋之法工作必書夫起阡陌而口公家義舉也法和之經術爲政爲之特書

萬曆辛卯良月吉日欽令彭好古立

右揚本高六尺四寸七分廣三尺一寸六分

香佛嚴紀略碑

夫嚴以棲神神者民之依也故按市中舊有佛嚴崇祀　觀音大士四境禱應如響由來遠矣宋人以香檀肖像而後世因之無論遐邇相傳古香佛嚴也曾明興代久圮寢未能有復之者乃今辛卯春鄉人來丐隆事余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請辭業皆曰否梵教統于名教而後言嫡尊烏乎辭余曰翻翻

尺門廡爐案奐乎其修廳中奉香佛慈像如故此之神勝即南海西竺百等埒耳詎不信哉夫是庇國康民賴且普矣豈曰四境禱應已乎衆皆曰善遂請余略記之以昭不朽它如大學士顧陽許公顏扃流光而併勒布金名氏自有碑珉不具論

萬曆壬辰歲冬至日　邑校士鮑仲亮譔

右拓本高一尺二寸廣一尺七寸

太傅許文穆公蒼嗣記

神祖朝歲在己丑吾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所舉會稽陶聖齡華亭其昌南昌劉曰寧三人皆以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歸則陶子以兕觥大斗脩祝嘏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堂構皆未及見其大全也其昌年頹牛百誼在三念曲阜之材必分植於羣力延陵之劍當討諸於九原相此象山實惟龍頷川原繚繞嶺嶠周遮行塋之高敞可容萬家佳城之鬱葱能礙白日龍飛虎俯啣合青鑾天作地藏無論石槨者矣公之諸子中舍罩以爲是役也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督之雖竟裘之卜經始於達生面連岡之崇焜耀於春錫豈以墓祭非古忍今野處無嗣捋拒邑二

山委蛇於東生物一東門宣至於水濱必於兹丘也則福庭則魂兮歸來仍依華屋蕭家師儉何取鳥刊革面羣斯從柏迎神曲送神是鐫於羣羣之廡豈惟孝子慈孫進酏糈乎有所且使門生故吏薦藻芷而知歸矣或曰此地西望軒皇鑄鼎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宣平同姓將因應彤再來否則殷室鹽梅何以騎箕尾商山羽翼終然訪石壽松刊墓爲悅骨之仙都刊祠即妥靈之眞宅清明火冷陌西鄰之殺牛葬表月明下遼城之化吾師乎吾師乎久爲賢人之大業不朽則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賜進士出身資政太夫南京禮部尚書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實錄副總裁　經筵講官門生董其昌撰并書

萬曆二十五年萬次丁酉十二月　穀旦　劉光暘模勒

右拓本高一丈零九寸廣三尺二寸

重脩紫陽書院碑記

新安峙萬山中羣秀環拱亘若天城乃海而獨重紫陽幾與泰岱埒夫非以韋齋先生暨徽國文公請口口口止地固以人重歟紫陽故有書院由宋以來遞廢遞興先達志之詳矣

今上二十六年郡大夫沈公澈吾郡下車甫踰月有事祠下視書院就圮慨然鳩工重葺之于時郡丞黃公別口口口令尹錢公贊其議爰命邑呂尉相程物庀材孟冬經始越明年正月告成都人士咸頌大夫作人至意口不口口郡大夫此舉非獨重

起士類蓋以維持道術也夫自九流分而微言絕操戶說者無慮百數至紫陽先生口口口口定于一吁嗟乎紫陽之功大矣哉不有宣聖孰闡兵籍天下不肯而爲杜下西竿不休不有紫陽則諸子口口口然莫口所入猶之逍燕者南其轅愈不幾矣今天下學士以經術發字童而習之目之所擊口之所誦手之口口智術興行襲說熾苟可逢世取寵不難入室操戈恃應奎欽縣知縣錢中選縣丞褚效清王士孝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右拓本高五尺廣三尺

寄傲軒銘

傲非吾性聊以寄適軒始傲居聊以寄跡樸桶茅茨聊蔽風日

不析不暨務全吾質樹堂維萱承萱以棣桃李緣墻芝蘭階室
藉用芬芳落無枳棘不慕繁華不欲連擾不競紈綺不干肉食
朝饗夕飧冬縕夏紿表有餘溫中有餘味茶煮于爐香焚于几
帙散於床琴張於壁客來共娛客去自繹聊聽千古睥睨八極
倦卽曲肱無假於籍明月一窗清風兩腋匪上皇人世將嗥儵
申申夭夭聖非敢及富貴浮雲中實有契夙契此義緊有棄置
寄傲南窗若先予啓爰名吾軒取適於已彼夸者流爲在聖餘
績稅雕題深居厚襲蝸涎是溷蠅是溺悔朔不知妍媸罔識克
已無聞訕人則力怠怵於辱慄斯於勢曲體而趨脅肩爲媚天
捐旣多天叙攸敦當棚吾扉無庸吟睇

萬曆庚子夏書於軒之西廡凡吾子姓當時時味之汪一經

右拓本高二尺一寸五分廣一尺二寸

方令君重修歙學碑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吏部口封清吏司郎中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賜進士第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司主事口口口口口
賜進士第文林郎中書舍人口口口口口
皇帝御極之八年卽　詔天下建郡縣學南畿上游其域四洛
其應斗牛凡析郡者四所稱孕人文輔首善則先新安六邑故
多斌斌所稱口口靈冠解額則先口此誠在郡志而知也歙欽

嚴邑邑口郡之邦口口口口滾山足拾級而上據阜爲堂堂
迤而東則啓聖祠迤西稍高則文公書院階口口俱自戟門
外左右盡取徑而墻口之目力不相及其他陛甬檻星齋舍廚
庫壹如頒制經始則洪武間口口口口口門故諭羅鎞考卜迄今
遞圮遞葺然亦僅事塗坐無取維新大都行部謁　先師趾弗
及縣諸學士徃肄業舍中比亦日月朝朔望爲餼羊故上下相
視幾如唐肆亦其流漸然也前陽方大夫來令口口已屬廟謁
之次陟降周視口廟口而下浸以蕪廢低口而累口曰　先師
俎豆之庭諸歙士詩書六藝之區也而顏落而薶翳　高皇帝

詩我之謂何浸假慵征詰論後來又惡在弦歌於武城乎口今
父之歲君子也於是大夫聞之於郡守郡守口口將學使者
卒檄發歙學租若干鐘次郡守相諸大夫遞捐口口口口口口
以伏粟爲之定章程鳩徒役工無惰精無閑教屬則有老更巡
翼則有簿尉時工師因地量材謂山泉注地而口口之柱易而
石於支撐便會石杜沒沙除者閱百年不可跡一旦口沙而口
口口口壬寅冬始事至癸卯秋訖工通計爲期未春爲費千緡
從上眺之由殿而廡而戟門而櫺星門翼如也軒如也閎不口口
而閣廊從下眺之由堂而齋而祠而書院森如也奕如也閎不
爽塏口口口口甚相率抵不佞碑之不佞宣言曰而知大夫之
新而宮哉古之州閭口口及天子國都區各有學非敎之詮口

口口爲抵掌之優口也直即詩書六藝之關養其道德性命之微而遠之口口口口口　明興奧主孔子而作而廡亦悉祧諸口而配羣弟此何以故竊謂　皇王道法於焉大成修家獻庭此其征鴻故蕲宣尼爲教主俾之步步趨趨泰山可仰口其仰瞻俯口有不口口者非夫也欲自程朱斐然鄒魯概諸後死代多聞人始毋遠畧即項歲口口口口司徒之武功在事二三大夫之卓犖皆欲士也第世澌弟靡不波爲難不佞願祈祈多士出入是門上惟　高皇棫樸之勤下念大夫新廟之惠臺惟聖賢是希規矩自命進而嚮川直操純白以狥君親退而達口亦矜口口以屬頑懦要之孔氏廡無吾徒如口廡既範而詘

繩禮施之其害則新口口口廡在焉昔文公起紫陽入八閩而八閩士炳焉同風茲有閩而來者子夫子也者處士口口能口口脊化口口大夫之負諸學士而諸學士之負大夫也諸學士能無口然懼哉大夫諱口口口口前沈公茂榮梁公應澤凌公登名陳公翔鸞陳公尚廷邑貳則王君任賢胡君秉孝學博士則王君口口君敬夏君東陽王君夢周吳君柯是皆先後嗟勩與成是役者也併勒之石

萬曆甲辰春月穀旦

督工官主簿王任口口口胡口

右拓本高五尺四寸四分廣二尺三寸四分

重修漁梁壩碑記

方承郁同甚哉水之爲利害也於欽則漁梁壩尤甚蓋綰六邑之流滙三鄣之氣其所鍾美故徽之物力人之頹地以來十成三四隆替之由長閒之長老矣業爲今夫安得廢而任之偷避傷財勞民況上而郡大夫梁公既已身當修復之任屬之營理下而豪傑尚義者既皆倚得而咨揭子來而趨哉先之勞之役書俱在敵惠亥夷不愆千素蓋經始癸卯之夏峻事甲辰之冬自前司理陳公建議捐金外計費公移約三千鎰而南北隄防屹爲天塹偉哉偉哉時至事集適逢其會令雖不敢自以爲勞而私心竊慶茲邑物力人文之將復其始也貞珉有勒聊告厥成巡其許則具梁公暨鄉中承羅公茲記中不重述　書

萬歷歲次乙巳四年仲秋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欽縣事蒲陽方承舒識

右拓本高六尺六寸廣二尺五寸

敕建慈光寺記

黃山之有慈光寺肇於萬曆辛亥六月二十六日今上廣孝心爲慈聖太后蕲年所賜額也先是普門大師惟安由五臺來棲黃山用普門品行度世改朱砂舊阯爲法海庵居然靈鷲境界爲立鍊魔場非苦行安禪者得與嗣建華嚴堂延善知識繙誦其間祠部鮑山甫儀部于中甫各具疏集同志紳士爲倡願願力尚未弘因念黃山鍾靈萬古非熙朝大聖人不足當之乃負

山岡入京以倣龍澤庶幾一過爰駐錫慈明寺會慈聖遣馬中
貴齎僧盤山邀師與俱有左道人發心檀施問師於黃山何欲
師言將建立道場願得請御藏鎮之於是馬監顏公爲乞金壇
護持祠部公與同署儀部岳公同鄉武選程公共捐俸金凑其
半而左道人所助溢之爲辦玉楮汁青慈聖書宮又續頒御用
文繡裝池實爲震旦第一部公復請寺額得旨日去予賜不遠
三旬加錫帑金三百並僧惟安紫衣幡杖時飽大美侍親京邸
馳訊山中具悉盛典有法藏嚴公謀之居士劉聖鄉飽升美丁
際雲暨諸善信爲度閣藏經計而力不暇掬先爲鄘亭以運之
拓地從錄魔場上百步許開方厘十丈地可謂宏壯矣

砂靈氣足當龍樹所游若天作之矣遊石磴拉師子項而登俯
仰蹲顧各具異相題曰師乳鑿進闢裂缺而衰之古松盤結如
華蓋爲松石峽苔蘚斑翠淋漓欲滴轉而左陟則大悲閣冠其
巔丁居士首倡發願協力仔肩且徧栽松十萬八千又稱社中
最勝事由錄魔場循級而下得法眼泉有石障其委使之瀦蓄
積一晝夜可供千僧下此數折經地藏殿左壁兩瀑爭流界破
山色勢如玉龍奔壑普門普語余須鑿級而躋卜日將從事焉
嗟乎聲聞著於慈音萬鳴響答但念剎巨麗快觀希有萬緣同
情法藏惴惴然鴻立以希恩臨莫知所憑藉余謂維摩丈室等
虛五十由旬獅子座無際安置而億萬天人衆無侍立處鄔苑

法海爲龍樹所依豈伊人力足恃姑爲錄記傳布山谷因緣可
埃或在此舉湯司成公將入境當徵其主盟法藏與同社諸人
皆歡喜翹行潘之恆謹

沙溪重修仙井新置鐵欄記

唐德宗時有凌榮祿公者遇異人待之甚恭久而弗倦異人乃
指地鑿井曰汲此造酒酒當自佳已而果然慕炎背獻天子之
義進酒於上上喜賜金帛而歸公不自私爲一方建社壇名曰
皇富至今存焉暗其寵也宋元以來井上有亭有祠期頤之老
皆聞而未見則湮沒久矣遵來邑侯張公寓目於此偕其闔

慨然有修治之志適徵入民部過倦於長安邸中曰仙井非年
寶也雖任其責倦聞而娓汗沾背拱而對曰是倦素志也其何
敢虛大君子之命婦耶倡族人闢池而更新之用鐵欄者冀存
仙踪于不朽也

萬曆癸丑年十二月朔日記　冶士炎社大造

右拓本高一尺零五分廣九寸

程朱闕里碑記

余過魯後回尼山故居觀其堂廡森嚴苑如寢衣其在天地中
君師兩天玄聖普天同尊而獨崇闕里者蓋仰止之地辟則朝
正之所也故夫聖賢之生於斯與遊於斯者未有不以辟地重

而並主戶祝者也余苦講業吉州吉地故詩書禮樂之國而洄源實自主程始余爲構祠以兼禮諸君子而各族次其事爲之祀志蓋取之不朽之義既從獨歸復與諸同志聚講于里之崇文書院如守吉州時而祠則堂事文公所以祠程言其過化也所以祠程朱新都其產也程同產而余朱祠即邑故祠紫陽山亦未合以伊洛侯考信也休之朱夫子祠合矣而未獻闕里坊眞揭闕里矣而獨疑信參焉神乎神乎聖賢統系不終湮沒其合而離復合也此豈人力乎蓋邑人方司徒公嘗視程伯子書于豫章歷代有思壯公裔之章而思壯者欽人也司徒爲之煇然喜千載疑之而一朝決之也則並考程朱先世皆家邑篁墩

而撰程子所爲傳係氏狀稱其先自中山傳鄖歐文忠公所撰文簡神道碑本中央傳野于忠壯公文簡名琳叔子從父則叔子特偶未書新安而其家系固甚辯夫王子出魯禧公族而未自明孔子生于周而曰丘殷人也要以聖賢追遠之心必不忘自知于是諸紳士奮起有闕里合祀之議而是大夫　劉公豫章名儒也亦稚圌程朱皆新人氏至則首訪文獻公之故址慨然以興起爲己任邑故有不征之士嘗欽之中主傳野于忠壯公文簡名琳叔子從父則叔子傳偶未書新安而其家系固甚辯夫王子出魯禧公相告曰地靈如待道厥當與天牖可徒而恩我欽也則益以爲神厲奇紀其事適惟厥庭三代之盛提綱一

以兼君師天下皆統一尊而不敢飾虛詞以亂政卽有橫尼而無橫議周衰而巷議與國是始與爲二漢中葉而二化與吾儒遂時爲三孔子隄其始潰至孟軻氏承之程倭其末流而朱晦翁申之故並稱闕里邑文公也乃奉進始本合廟祀則眞本之三夫子未生以前而飛侍如伊洛同堂矣顧闕里胡以名爲道宗而爲之地主而親之也夫既宗而之道而親之乃角之門也夫使操戈者吾黨而且于其鄉也可怪乎國家一道同俗紹明孔孟之說而程朱傳註爲功令卽有創異者孰徵而孰信劉公之治欽也明亦之鴈嚴爲之防邑人士被服其德政而感發其誰不望而歸之而又曷敢有越志公初宰鄆于曲阜鄆爲密邇征車絲鄆而鄆而欽吾道亦自東而南然則是舉也以紫陽而迎源伊洛以伊後而本支鄒魯使兩地誦法無窮　皆

皇明萬歷四十二年歲次乙卯仲春月　吉旦

賜進士出身正議大夫太常寺卿前陝西湖廣左右布政使司湖廣按察使司浙江右參政敕提督山西四川雲南等省學政里人後學吳士奇頓首拜撰并書

右拓本高七尺五寸八分廣二尺五寸

越國汪公讚

威鎮華夷功揭天地一代英雄千載廟祀有象斯存凜然生氣

宋趙普讚

東南英氣書於此公可死其身不死其神　宋趙汝愚讚

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院昇版圖効靈生爲忠臣死爲名神

神武夙行仁勇兼略隋季大亂六州仰庇待命歸唐烈烈忠義

功在生民廟食百世

宋許月卿讚

崇禎拾年仲冬月　吉旦

邑城閣族裔孫公立

右拓本高六尺四寸廣一尺九寸

重脩正堂碑記

宋鮑寧讚

新安郡治北辰天衢南臨浙水衍十杓之勢負潮壁月洵稱三

輔輿區邇歲災祲頻行民生耗瘁學宮鞠爲茂草而府堂則壁

紫城葉氏家廟刊

歙縣金石志　卷六　石文

造于宋之宣和自正統九年復行脩葺至于今五百有餘歲堅

者瑕隆者撓翼者弛風雨漂搖未免有震凌不庇之懼余從繕

部郎出守茲土方愧鳩工無似負　天子求莫德意抑何敢不

度贏詘以自求安宇然聞之善爲治者視其瘠而安植之求

其蒙蒼而疏理之句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

妄具廢事之所以弗治即揆諸鑒觀求莫之心安歟否耶爰于

承乏之次年謀葺學宮輪奐既已改觀越二年壬午始議葺斯

堂撤其腐者而新之工務中程材務中度首堂序次庭軒次垣

墉以護其題名之露處者凡諸材用廩餼悉出拮据節省公私

一無所預經始于孟秋訖工于季秋力不告匱民無作勞緜技

紫城葉氏家廟刊

歙縣金石志卷六終

石文

清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重建金紫祠記

我新安聚族而處首尚敦宗自望族姓單之戶莫不肇祠宗祠禮其所出之祖而世次湖降咸以序綴或大宗或支子祠別祖爲小宗溯源流登褧幣故其風爲新安之族汪爲著蓋唐越國公以威德障六州歙其湯沐邑在多立廟土人皆畏事之矧晉尚乎汪之族甚者所有爲金紫汪者尤著其派昉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公遷歙之潛川長樞密院將作監若容公次司諫若泉公三宣議若虛公四文華學士若旦公合樞密學士兩公之貴寵所自出爰稱金紫汪氏其樞密司諫學士三公先遷信行此潛川與信行繇分之始也宣議公仍居故里生子三長沆公次涼公再次福清縣令淮公惟沆公安祖閎今之世衍潛川不市者是也涼公幾傳遷叢睦淮公四傳元青縣尹維祺公號介庵者亦遷信行此又遷川叢睦與後居信行者繇分之始也曰金紫公迄今五百餘年維茲三族鼎立歷峙廟揭域曆世合舉蓋僅覩矣昔介菴矣雅嚴師範負笈登龍者歿不忍共祀乎鄉其卓行載之郡邑志者可攷也越中世孫外翰謨

窗諱公悅食舊德貞懼其湫敝按志依譜鳩工建祠明德馨香久而彌邵其自介公以不愧然愾然以妥有侑眞有合禮經之進養繼孝者乎更念金紫之名肇子樞密學士而容泉二公未永其傳僅學士之裔稍延世禮外翰感然曰後人被茲寵稱良繇雨公之貴也屈其地而不旦其報伊誰咎乎雖先世有祠歲久荒圮復族而謀思光大之感翕然應命尋以國變兵梦舉贏力絀外翰獨捐其橐中金毅肩茲役先址之應爵其足與外翰後其益拓而廣先戶之西其向者更而南先祀之略其規者鴻有備朞月而金紫光祿之祠成焉嗇

順治元年正月　吉旦

重修太平橋記

欽差巡按河南監各督鎮兵馬兼經理河北山東招諭監察御史眷弟凌　駉頓首拜撰

眷晚生黃一鍔頓首拜書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五寸

郡郭外西河太平橋梁空而行長入八百尺廣二十四尺兩翼扶欄如其長焉實道南北輪蹄歷年既久累石頹圮幾于中斷因循不葺勢無以支橫流將病行旅余守徽之四年首吏茲土者捐俸倡募施者肇工修飾斷者續之傾者正之腐者新之始工於順治八年八月訖工於九年臘月費金錢三千五百有奇

長虹竟川其道如砥民不告勞往來者利之余慶其成爰爲記
其顛末於石郡太守三韓祖建衡題
右拓本高六尺一寸一分廣二尺五寸八分

欽縣儒學重修　聖廟碑記

前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邑人吳孔嘉謹撰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山東通省學政邑人張習孔箋額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邑人朱廷瑞篆
丹
今天道同江河行地而聖經如日月經天萬古所以不朽於天
下者皆特聖人之靈潛持默護以開迪來茲也世不有斯文而

人道何以主持世不尊孔子而斯文何以延永故君天下者以
世計師天下者以億萬世計此歷代崇祀　宣聖之典垺于至
尊殿陛穹窿度越區表奉主其中以爲讀禮讀法之歸東序西
房朱碧輝映　天子皮弁祭菜執禮惟欽三孤九列罔不祗肅
從事其在郡邑自監大夫部使者而下行部必謁過闕必趨每
歲春秋上下釋奠大司成則帥國子俊秀郡邑長則帥博士諸
生摳拜庭階駿奔對越儼然如或見之猶教射者示之鵠必於
罔敎戰者示之旌必於場立廟祀主之意所以教天下之見聖
由聖尊經學古使斯文弗墮人道常新亘古今如一日也欽爲
新安首邑學建於治所左方負問政抱紫陽面奎山文筆居然

人文之藪也昔有祀而無器自楚黃張公以瑣垣出宰力復
飾俎豆器數俱稽核古典補置一如郡學閎是廟祀濟濟而人
文蔚興項背相望起自邑庠者恆倍於郡學第閱歲既久殿日
就圮先聖一塵竟與風雨鳥鼠爭席若啓聖祠明倫堂則鞠爲
茂草矣春秋習禮拜立皆苦閎當事者未嘗過而問焉邑陵王
君以戊子高第來秉欽鐸講經課義日坐漏濕數椽中甫五日
即累饋薪所有捐修啓聖祠而堂殿之費浩大未易整舉乃先
其急者始事於大成殿以爲妥聖地爰登堂代鼓集諸生而告
之曰此何地也忍令棟撓桷我先師誰執厥咎諸公聞言皆
謹受教於是各輸薄助什不滿百復過予而商所以落成者予

久山居何足爲多賢風勸但以事關文教敢惜羽言因就里閒
中好義者慫恿焉稍益樸斲費而王君則口掌經營不遺餘力
餼執爨爨皆不自多悉舉而委諸土木時方溽暑衙冒炎蒸蓋
勞費並肩矣適穎陽李君來任從而左右之襄成厥事坐是費
省功倍而殿廡口口改觀平土之屬而蔽以周垣除草之穢而
植以嘉木翼翼弘堅美如前構夫王君一廣文耳談經有口點
金無術乃徵謂不于夫家支費不於公帑至誠所召桃李成蹊
烏革翬飛成以不日亦可謂賢而有爲者已殿工甫竣江
葉侯蒞任侯以荆豫名賢崇儒廣化尤深加意知必儼然於宮
墻未畢之緒從而整頓維新之正口可以遹觀厥成矣葉侯諱

楚槐壬午舉人襄陽府南漳縣人壬君諱昕戊子舉人壬辰副榜常州武進人李君諱玉藻鳳陽潁州人是役也工興於順治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竣於八月十五日共計貲若干緡法得備載

大清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秋九月朔旦立右

右拓本高五尺四分廣二尺五寸八分

重修烏聊山汪王廟路亭碑記

予以佐郡來新安卽聞塑神

汪公英靈赫顯主此一方及入廟瞻拜覺其生氣凜然威畏莫狹公自唐初奄有六州功存保障爲蓋代之人傑也初公迺洞識

紫城葉氏家刊

天命有歸挈而委誠於唐用唐宗嘉其功義賜以封爵歷代褒崇其功今千載後嗣蕃衍歲昌遂爲江左望族而靈爽共天式鑒茲土遠邇祠祀四者勿替焉嗚呼生能奠國安民歿猶禦災捍患爰以降廟貌於終古綿血食於文利今予承之斯郡景仰雄風松茂竹苞率由修葺并登山之逶而平治之亭便往來便奔走者而若翼然有亭更曰攬秀亦以見神之正而功德及人者當告爰往敎耳特爲勒石紀其幾乖永久云　眚

康熙四年孟春中浣之吉徽州府署府事糧道通判滋宛劉芳洪撰　督工耆民　程宗舜　汪時玫

右拓本高七尺五寸二分廣三尺　庠生汪潞書

火神廟鼎建碑記

天人相感之際其理甚微其應亦最顯不知者幾以爲幽渺灘格而誠至神口意若桴鼓昔人稱口焚拯溺情口口疚之口級則可生緩之須口則無濟此兆民性命攸繫亦一郡治化所關非有神焉陰口而默相之未易弭天變蕩災氛而口口口之安堵也新安爲江南名勝郡城內外咸有古刹不一其地亦不一其名乃自唐宋迄　清竟無有俎豆火神者幾爲十有年來缺事溯自大禹治水伯益掌火與五行互相生口又離火爲文明之象南方三口尊爲德星此鉅可不專廟祀者予口口之初年各廟脩舉百神歆格如闕口城隍諸廟其彰彰者也獨未

紫城葉氏家刊

謀及火神方慾口口口神口迨丙午嘉平念二日郡城狀元坊街偏居民失火佐以猛風播燄口口口口此結廬托處婦子生聚者各有寧口也口司民命而忍坐視不救將合此地口爲瓦礫耶予時瞥襟端拜斯民請命口神口默禱以風恬火熄卽鼎建口廟以口神口惟神感而遂通俄于空中顯象予口西拜風卽轉而東向此拜風卽轉而南口口口中見神赤敝金綟指揮救護立刻口口消見千萬人所目覩者因念昔人反風滅火史書傳爲異口予何德之感而能令神效靈如是抑神之大發弘慈赫靈顯聖口欲採此一方民也予敬矢踐前約口于新安衛前口口則口庀材鳩工計拜大殿三間壯麗恢宏以

供神像及口口廡廡口建立歲樓集梨園于弟歌舞其上以侑
神懽更闋後設數椽組潔清幽爲書冠讀沐之地工始于丁未
孟春竣于夏抄不踰半載而梓材丹艧次第觀成是徽之千百
年所未有者予幸以承乏茲土鼎新其事雖不敢擾口之德以
爲己功然一念而命請命爲民所口之口口口治郡之理無
口自是神爰其仁人康其居美輪奐而長子孫口遠受神之庇
予且籍斯口曰不朽矣抑觀叙文之口易也上口下巽鼎上巽

下離此家人口無人風則口口力爲口建無此鼎建則口誰庶
我家合天人相感之口口有召致之因口不獨爲前千百年云
有之願舉並可爲後千百年相沿之古蹟所謂兆民之口命口
繫亦一郡之治化所開待人口行詎偶然哉是舉也營帥王君
郡丞茹君別駕劉君司李林君俱捐清俸襄事廟既新爰勒碑
以爲記　時　大清康熙陸年歲次丁未夏六月穀旦
兼署徽寧道事燕雲龔蓁錫拜識

右拓本高七尺五寸廣二尺八寸

紫陽書院建遷源流記

昔子朱子自閩歸徽省墓星源紹興庚午一至淳熙丙申再至
則西山蔡民從之遊其時思逸故廬遲留數月教澤所振興起
郡從執弟子禮者三十人慶元丙辰主教天寧趙師端兄弟咸
師事焉迨朱子歿師端爲徽郡守始創文公書院於郡學勉齋
黃公幹記之後歙令彭方遷嗣於歙國之歲寒亭淳祐丙午郡
守韓公補疏請建書院於城南理宗親灑宸翰作紫陽書院四
字賜之書院倚山瞰溪旁爲風泉雲窗軒橫入左右齋廡中爲
明明德堂前爲書樓後爲宸奎閣又其上爲披雲閣閣後爲大
成殿洊易寒暑始克落成紀文刻圖傳於世按朱子名堂室記
云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舉
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
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歿始命

其孤熹來居於漳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返其
鄉又不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
所刻榜其所居之廳事云云故後之稱朱子爲紫陽夫子此書
院名稱所由來也而萬世崇正學者皆宗師紫陽不爲異教所
囘惑矣寶祐甲寅郡守臨邛魏公克愚相繼脩建元恭宗至元
丙子冬郡檄遷於南門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元端宗戊
寅按察副使奧屯希魯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南易
取溪山偉觀爲明明德堂山長汪一能曾涇協力興創郡人方
囘爲記延祐乙卯山長張炳以其地卑濕白於總府復遷南阜
舊壤烏聊山脈拱向紫陽尤爲一郡山水勝處國朝洪武中部
使者黃公庭桂知府魏公珍移建於縣之右舊西向改南向與
紫陽山爲正應爲堂肖朱子像以黃幹蔡元定配前爲兩廡重

門後爲學舍以棲講學之士山長唐仲爲記正統甲子巡撫御史徐公郁遷諸射圃成化庚子知府王公勤同知張公英重修禮部尚書周宏謨爲記是年歙耆民汪貴奏行有司以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生辰致祭宏治辛酉知府彭公澤再葺正德庚午知府熊公桂移建於縣學之後吏部右侍郎羅玘爲記乙亥休士程曾集書院事規匀鴻臚寺卿王守仁爲書院集序是時士日趨於王學觀集序立言之意皆與白鹿洞規相牴牾者也已卯郡守張公芹謂以紫陽名院而城南內外屢遷不屬本山於義弗稱乃圖創書院於紫陽山阿山有老氏宮舊址遷之其地肖韋齋文公二像寄焚修於異端之徒於義九舛乃易老氏宮

經畫爲堂若干楹中肖文公像左以勉齋黃公配而以定宇陳公林隱程公環谷汪公從祀西向右以西山蔡公配而以雲峯胡公道川倪公東山趙公崇祀東向皆從熊侯之舊旁爲兩齋東曰求志西曰懷德以居學徒又即憑虛故址爲堂以別祀韋齋復以崇正仰高樹二坊於從入之途於是崇祀儒先倡明學術之地不爲異端所托足屬邑人唐皐爲新遷記此張公創院本山大居正之功也歷五十餘年祠宇巍然獨存堂舍榛蕪隳圮嘉靖甲子郡守何公東序重修拔七校文藝之尤者七十人聘學博唐沂主其教舉其廉儀時其比試邑人何其賢爲記崇正癸酉郡守陸公錫明節推魯公元寵重建今命長江子德元

嘗葺其役而不佞佑適當志學之年曾赴郡觀光欲會講於茲以崇正學者也順治庚寅郡守祖建衡重葺憑虛閣居守黃冠潛奉三清像於其下文公十五世孫朱烈見而訴於公立命移撤神像乃以書院山田悉委朱烈督之烈與宗子博士朱坤訪佑等於書院因相與劘切焉康熙己酉郡守曹公鼎望貳守高公晫通守鄒公翼明師歙令學博等臨會與佑等講論異同因宴饗在會耆碩徧及多十凡五載佑等啓侯修葺寢室盡蠲其異教餘像而講堂肅清不與二氏旁門所借逕以仰承創院闢邪扶正之意此則紫陽書院建遷源流以暨修繕之大概也於今五百有餘歲矣視彼武夷考亭諸名院不知幾更脩飾而紫陽獨以文公父母之邦邦人士不言儀刑賢侯伯相繼營創雖今兵燹擾攘震虩三紀佑等猶得與大邑正學君子攷德問業於其間謂非文公明德遠與會講二十年世變日亟藏修益固各邑老成以次凋謝而佑亦復衰老故編輯紫陽會籍首載文公名堂室記以志紫陽夫子名稱功由來次列新安唐公記以志文林張公創業本山永爲不遷之壇坫繼之以重葺之何侯終之以復構之陸守皆本山偉績鴻文耳目啫記爲尤近也自陸侯三建以來室吾脩葺朱崇正葺六邑之士講學於茲故階以愚輩會講序若城南厥遷之書院所載序記諸文備錄於會籍之末以俟撫當正學君子後先攷覽焉汪佑撰

重建斗山文昌閣碑記

今上御極九年余守新安凡四閱歲會平饒婺間寇孽渠魁授首狐兔全空歸而飲至凱奏繁興都人士連袂而請曰君侯有意乎武備具而文事修此其時也郡治東北地當民維有山聳峙十阜珠聯曰斗山上應天樞星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司祿主文治故建有文昌閣亭貟之挹秀啓祥人文不煥郡人儕輔樞晉台衡者比侵益創始于明太守濟陽崔公再葺于潁川劉公歲久亭燬前司理郝公搆之未就今且圮矣君侯加意振修不大有裨文治乎余唯又乃刊山樹以相視環嶂石重遠峙天碧練水一帶野綠

基布焉誠勝區也于是捐俸爲倡諸大夫士翕然從之鳩工庀材自春徂秋而亭成爲楹八牖戶稱之繞以石檻周以垣墻跂如翼如翠然起于莽蒼之中閣前有名賢坊久積風雨復採石營新以爲外捍諸峯來朝勢若星拱綺綰繡錯實天鍾秀于以奠神居而昌文運宜哉況登斯亭迎顯氣發幽情愁痛之隱得歡樂之壤紛錯益屏課之聲聞東嘯華屏師德晦問政之意南睇紫陽悟考亭道脈之傳兆仰天都三十六峯形勝甲東南軒轅黃帝之奇跡猶有存者西睇白嶽以往崇山遞深大之壤盼錯盍屏課農因圃之思瑣則諏咨治具討論古今尊酒盍簪書雲作賦庶李白幾回流滌月之詩誦宣平穿雲入翠徵之句因地攬勝因俗維風得不推高是亭乎若夫生斯土者毓靈孕異已非昕夕今復有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啟風雨將駕燈光下燭人文蔚起摛藻夫庭接翼鳳炤踐斗垣執魁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余方爲　國家慶得人焉寧特爲壯形勢侈遊觀已哉之役也計工三千八百有奇計費六百五十有奇事峻復捐俸置田十畝以供　神祀都人士大悅相與登上高灑弦歌聞四野焉余顧而樂之猶古之雨以亭嘻翁以亭醉也其志諸石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江南徽州府事前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　丙午科　欽差湖廣總典試翰林院庶吉士漁陽曹鼎望撰并書

大清康熙九年桂月

右拓本高五尺廣二尺八寸

重建竺溪寺大殿碑記

吾鄉故有寺在竺溪之口寺遂以是得名蓋口于天都效靈於西竺也口口于家之口口而外則有若甸川口坦口口口里口塢若東村若西村若仇家塘若王口口口口口口若芭口蒙休其麗不億云間今口六百載口間口而口口口口而復興者不一大口在天人之奕奕天口時下因乎人人欲廢之而天將興之人亦口時口成乎天蓋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準口順治戊戌吉旦立

歲寺宇幾頹而振起之者家仲弟誕敷力爲之倡也康熙丁未寺復爲蟻所蝕口聲寥寥然岌岌乎殆哉全數過而心動亦亟語諸僧香火不絕眞如縷矣有願必成無惑口未之前聞忍使全身復墜于頹垣敗瓦中口於是口僧口祝章馱遂矢弘願早夜聲口口雖香火之忱人皆有之然辟如振裘無挈領恐竭財口口以無功所謂易與觀成雖口余謬不自揣誓以身任募册具而家希周兄欣爲之引家口口弟暨諸好善者皆鼓舞讚口批助者幾十緡此非天人交際之會乎余更進諸僧而約之曰口無感而口應宜有口而口初心口成弘口而之罪也竭非余之責也夫余遂不遑啓處移口僧寮經始於己酉之春口新

是圖仍署之曰竺溪寺以殿宇則廡層階而上衡三達縱三重口塗暨茨更塗丹艧口諸佛菩薩嚴者新之闕者補之化屋鑿爲金碧補闕略爲周圓以今視昔不持煥然一新完矣美矣妙莊嚴矣諸僧可以告無罪予亦可以塞責矣雖曰口事豈非天意哉是役口極其靡巧雖寸尺必曲成而不遺錙銖必簡制而不溢心嘗既屑時日甚速故力綳而口理則有汪從遠昌歧損若而人言口度則有呂成基鄭世遠若而人言微瑕則有胡端士口良鄭上亭程元惠朱應貞鮑文韜鮑口謹程萬化口口元祥程萬化鮑懋晉鮑蔣時義吳元聘朱應試程俊余國口口口口懋紀鮑懋垣呂可口鮑連月鮑自明呂其善鄭重紳鮑道昇來

士口鮑潭鮑廷望朱雲龍汪之燧若而人言化口則有住僧行之禮哉若而人口得備載至於口珉以誌不朽太學生里人鮑

懋寬謹識　鮑知謹書

大清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孟冬月

右拓本高四尺三寸廣二尺五寸五分

重修徽州府儒學碑記

國家定天下以武功而治天下必以文德將欲敦教化美風俗於文章禮樂之地不可不加之意也蓋自三代建學以來郡國皆得立廟祀孔子然有司徒奉爲故事春秋釋奠而外王事鞅掌惟抑首於編書牒記之間無復留心於端本澄源之地學宮

類壞所在而有新安郡治介在萬山之中爲紫陽故非衣冠組豆幾與泰山闕里並峙天壤他郡莫與焉余作守是邦下車之日諏謁文廟宮墻儼然而廡廟傾圮櫺星門廢敗惕然有憂之廣文章君耿光賢者也相與經營其事庀材命工不數月而廟貌聿新於是與鄉士大夫齋祓省牲拜堂下興俯如禮庶幾此邦之人有所觀感興起聲名文物之盛而永紫陽之澤於無窮嗚呼三者之紘歌徵動蕩寇氛而一郡之祲庶即安雖未有所表見幸告無罪於茲雖揚武爲一時應變之計而右文實千古風動之原後之君子其無廢成規有能乘時就地淬厲事業於聖賢大學之道庶以敦教化美風俗登斯民於三代之上爲

不難矣余雖不敏有厚望焉徽州觀察大人呂公正音司馬高公暲別駕鄢公翼明歙縣令孫公繼佳同時同心捐俸共襄茲舉例得並書故爲記之如此時　康熙甲寅春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江南徽州府事加一級前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翰林院庶吉士燕上曹鼎望譔

右拓本高四尺二寸廣二尺六寸

督臺阿公撫臺靳公功德碑記

賜進士出身禮部尚書加二級吳正治譔文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洪璧衍篆額

賜進士出身提督陝西政按察使司僉事洪琮書丹

古大臣有駿口於國家則竹帛錫之有鴻庥於百姓則貞珉頌之杜征南之當代樹碑寶車騎之生年勒石而載德者可知矣我徽幸際　督臺阿公　撫臺靳公拯六邑於水火之中拔萬姓於溝壑之內俾死者復生危者復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謳吟歌舞當何如耶方甲寅之秋承平既久民不知兵一日鄰封侵我疆圉林猿澗鶴忽聞征鼓之聲棄穴離巢妻孥不保賴我兩公迅檄將軍一鼓克復數日之內即致廓清又恐玉石俱焚飛章上　奏爲民請命廣頒條告慰諭多方由是禁旅不妄殺人哀鴻得以寧集是我民之死而復生者皆兩公之恩也其定亂於初蓋如此餘燼雖逐餘燼慮然爰咨羽林駐兵防守又

恐將驕士悍百計躊躇飭咆哮之卒斂刃韜鋒命貞吉之師分牙協鎮乃兵衆馬繁收放郊野風颺霧闐塞里塡鄉苦以徽郡山多田少既無平曠之疇薪密麥稀又繫饔飧之命馬蹏所至苗絕其根春月不芽民無以食且撮土壤壤之麥不足供萬騎之齒牙於是誅求豆米者有之毀屋爲爨者有之排闥爲廐者有之酒漿絲縷供應不違是以婦驚於室旅輟於途嗟此窮民何堪重困惟兩公允道府之詳請念小民痌瘝咨達將軍差官察勘永命收回毋許再放由是鄉民得以安枕夏麥得以蕃滋賦役可輸嬉子完聚我民之危而復安者皆兩公之恩也其維護於繼者又如此而撫軍尤以開府皖城去徽不遠熟悉利弊加意附循念茲不釋當兵戎旁午倍施方略恩檄屢傳綢繆盡善凡百姓之衹席熙皞六邑之嶺關聲固帶甲者橐弓而偃矢操觚者朝詩而暮書拜靳公之賜更深焉夫兩公體尊柄重乃愛民如此尊也而親用之痛我徽民幾於隕滅譬苗已就蘗栽之培之又加灌溉焉而後可粒食也譬疾已委頓刀之匕之又加參朮焉而後可痊復也沐膏澤者咏勤苦戴乾坤者頌高厚雖不敢躋堂稱祝而康衢之謠岘山之拜情易能已乎於是諸紳士屬余爲文勒之於碑而系以詩詩曰

天生吉甫葛邦爲憲奮武揆文金湯永奠何幸江南恭逢兩院俾我徽氓欣同賀燕慨值寅秋忽遘虔劉蠢屯蝗聚侵我隍邱

機槍夜照陣雲朝浮猿奔鹿駭兩泣風愁兩憲振怒爰咨禁旅
桓桓虎臣揮戈欽浦一鼓剪驅廓清樂土封豕既除民歸茅宇
我武維揚哀此善良請命於　帝獲免虐戕全活萬衆脫彼鋒
芒尚宿幹止秉耒持篤嚴檄士卒恪遵紀律勿飽而颺勿驕而
幅兵戢於伍農和於室柳靜花間商賈來集冬麥初苗不可用
剿四牡蹻食勢若燔燒戎彼芻牧亟回其鏃還我穗穟以給耕
樵民亦有腹飫憲之粟澤枯以榮起骨而肉恩斯勤斯劬勞鞠
育仰思昊天云何能祝稽古梁公授鉞臨戎既定河北請赦咎
從又思韓范威德並隆胸中兵甲名著鼎鐘維憲緯績功銘社
稷凡我士民恩沾罔極遙望旌幢觀光靡及敬立巨碑千秋百

尺兩憲之音卓越古今兩憲之德山高水深鴛蒼昭報百世縷
譬日星不沒感在民心阿公諱席熙滿洲人靳公諱輔滿洲籍
遼陽人
大清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季夏月吉旦
右拓本高六尺八寸廣二尺八寸
道憲王公郡侯張公功德碑記
賜進士出身總督陝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洪　琮撰文
賜進士出身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文林郎許　書篆額
徽郡處萬山中環以六嶺羊腸盤亙九茂而谷六土田所謂平
疇曠野者罕見且城大如斗民皆散處郡里比櫛於巍岑幽壑
間於莽蔽前崖麓男不給於耕爲無田也女不工於織爲無桑
也童叟糊口四方輕別丘墓越數十年而返有自來矣甲寅秋
隣氛闌入居民空室家逃如鶩幸賴　道憲王公　郡侯張公
至鈐閣並建指授方略剪鯨鯢而消蛇象廣布教令安良撫衆
請命於　閫師爲之力持不致妄殺一人六邑黔黎得更生於
鋒鏑之餘其後防師雨集禁旅兇雲　兩公周旋劑不遺餘力
民甫獲歸井里而燕室家是歲秋書大有年非　兩公保釐之
爰布德飲和不克致禮夫之慶矣忽又馬驍騎徧於郊野一時
婦子震驚重足而立青畦麥隴四望丘墟自欽邑而東至績溪
西遠休寧盈庭環訴而泣者日以千計　兩公側然進我父者
兩公之曰名甯愛民如子眷顧我徽實甚特未知徽疆林麓
川莽十倍田疇居舍有倍城市如尺寸放牧飽騰之地與他郡
不同耳誠可爲爾請命不借以身事爰進　都統悚慨而陳
都統曰此上命也爰向兩臺踧踖而請詳文至三四上會
藩憲　徐公亦剴切籍陳事蒙　兩憲力請於
將軍遂獲俞諭收回水爲令籍　兩公勞心疚首痛切痌瘝今
之銀泥玉屑不成者餅乎今之雞璐跡牢不成縣罄乎而況後
日相沿未艾其隱憂正無量也則　兩公之德不但極爲一時
之上恩施百世矣若夫我　漢以參藩夙望秉節徽甯歲荐重

民冷泰取我　張公文以節治武以折衝安攘保障卓越翼黃
其視機九略涯涘供不時之用若舉　兩公之德及兆人功在
六邑者如聯絡文武治患未萌安反側以衛善良化鷹鸇而爲
赤於按劍則材官氣奮運則虎士心輸嚴也　兩公爲誰　道
憲王公諱緒祖　郡侯張公諱登舉此　兩公皆有大功德於
徽民不可不記其記諸石
大清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季夏月吉旦

右拓本高七尺二寸廣三尺

重修塌田石橋碑記

豐溪發源黃獄會歸郡城河西凡七跨石橋塌田橋踞其中田
流載在縣誌爲西鄉孔道當湖田水口亭臺掩映松柏參差烟
水口望往來不病於徒步者口乎橋爾壬子春霪雨溪水暴漲
潰橋之東畔橋斷置杉筏於斷橋上以通行者如履冰如集木
如是者幾四載餘口先嚴目口心惻念順治丁亥捐修幾何時
而復壞迄戊午秋偕口口循翁倡募修議初詣圮上相口非四
千金不可鼎新也相顧束手躊躇久之已而曰適千里三月糧
粮適百里者宿舂粮可矣莫若姑爲小補免其傾塌計一千三
百已足用於是置簿勸募稟里多寡樂助得伍百金耳諸父老
以視成口口先嚴口先嚴維時慨然自任曰但後有不敗猶倣
此例口派口勉力可從諸父老欣然許諾一切敎護屬功課章

程鄭重其事鬮日興工迺橋身歲久朽蠹手顫敢不可砥柱而工
力始告口口夕監督工善力勤載離寒暑夫何口先嚴卽世
將易貴祇以橋工口口口口題額爲竺水先登暘傑等勉承口
父志事不意口口鮑循翁又復仙遊繼以口星岸先生賢昆玉
拮据勸募克咸厥功維是橋東偉椿石如弓功不及十二三乃
前助之資業已口口登簿之物尙有空文欲終事則爲無米之
炊欲中止則爲半途之廢勢口兩難計口口口念先人遺命
言口口口不口口弟五人之力以慰在天一日之心自累洞
甃堛而昔缺繕殘而迺鋪橋西面重口口口而修口口口必
口其口口必口其周口用垂永久不敢築蒲幸而大工告成

巨砥一新長虹口口口口口道坦口無憑河口口之患愚昆
仲捐輸之費口弟口督理之勞又何敢口且居焉今春口家
口喜見功德圓滿更悉出生平贅弭之屬特採新坑以新橋面
廣口口口口口之視初口口與田功並重夏令以十月成
梁有其舉之不敢口也修人事以順天道無廢前功一舉而口
善口口口口之秀靈鍾毓口口臻從可卜矣
吏部候選儒學敎諭里人鄭傑識
大清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孟冬月穀旦

右拓本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三寸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不泯也與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云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删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撙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奚臣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口筆削上紹往下口示來型道不終晦秋然大經百家紛紜口殊途畢趣日月無踰口墻可晤孔子之道正秉彝玄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最吉　令岡遡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摛毫仰共見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歸相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墻高萬仞夫子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奉　勑敬書

實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右拓本高八尺廣二尺一寸五分

郡邑治建有門矣復樓其上所爲麗譙其大意有王白脩觀瞻也嚴警備也正昏曉也而形家之說不與焉方予隨牒來欽詢吉受事既行抵於治望首門是人坦平無棡閎之隄曠乎無振泉之防無論所謂譙者曰噫是豈其治之故乎召吏人詢之則知夙固有屹然壯觀者燬於祝融數年矣時即思有以復之奈嶽訟務尤徵發期迫歲曾已而無遑及此夫欽當殉敝之復鳩工庀材之事既不可重煩我民而脩學廢隧又不容他諉今年首春遂決意經始竭前後薄糈從事於是賻木於山賻石於麓賻瓴甋於陶人氏堊鐵丹漆各以値匠作夫役各以傭爲山水奠區人習聞青鳥家語崇卑起伏動有繫闕以爲是樓也固一邑之鎮而數百萬戶口所託命也數年來惟蕩爲平壤故民耗耕賦實甚今而後盈寧康保且當拭目俟之噫果爾予心何惜乎竭蹙於是以惠我元元其說雖未必盡確而爲民父母者之人當如是已況所謂觀瞻嚴警備正昏曉者又皆出政爲始之要而不可以或緩者哉惟時規模既構丹艧聿施登而望之四山爽氣逼人負信往來熙熙攘攘其下較古之殘瓦敗礫觸目蕭槭者復何如哉用約其廢興之繇而勤諸石

康熙丁卯八月吉旦文林郎知江南徽州府欽縣事遂陽靳治荊撰　縣丞徐發典史張明志立

右拓本高六尺四寸廣二尺三寸

重修漁梁壩記

吾郡處萬山之中地高而勢拔水皆趨下湍急陡絕郡南三里豐樂富資布射揚之諸水皆匯於此又瀉而不潴宋嘉定中謝宜爲梁以緩水勢郡守朱濟始家石立柵顧遇霖潦輒敗太守袁甫議易以石請於朝役未及興而遷紹定三年袁復指揮江東乃檄推官趙希懋督其事伐山取材分眉石算石窠石爲三等堅緻完固而漁梁報成自是遞傾遞復一郡之興壞亦往往

係之明宏治己未太守張楨重築不二年而圮太守彭澤繼之表裏皆甃以方君厥功與袁均焉而梁一興其後歙令方承郁葉高標凡再圮再築本朝順治十六年巡撫衞公貞元上其事疏稱府南壘石阻流曰漁梁宋明歲出官錢加築相傳水厚則徽盛水淺則徽耗今已頹廢不可不議修築部議上奉旨允行予嘗與郡之士大夫及家伯叔兄弟謀以爲此吾郡利病所係不當仰給公帑宜各醵財鳩工而良有司蕭其成於是爲便康熙二十六年會太守朱公廷梅甫莅郡遂以是爲請及下車卽與郡丞曹公貞吉別駕沈公弼將公燦歙令斯公洎荊經營相度而總督傅公巡撫江公督

學使者許公後先鼓舞以爲當行爰合郡之同志編修許君承家農部叔允森州佐方君如斑許君承謨巴君士達許君悌友汪君人御繼以州佐汪君鑣樂義共襄厥成計費錢將二萬緡其經理則明經汪君士鉉大學汪子洪度洋度許子端友縣令叔佩章明經兄聖修及予弟州佐荃諸生葵八人不役府史不資羣衆倣嚴州雷湖之制凡壘十石中立石柱左右相繼微竅其所入不鑠而自固灑爲三門層級而下以時停蓄衆流且慮赤石易泐悉用責曰二有至堅可久方之紹定殆增勝焉而梁又一興夫建非常之舉者必待非常之人雖有慷慨好義之士而非有重臣長吏爲之表率卽欲動作興事其道無由是役也

始於戊辰冬迄今癸酉冬凡閱六載獲於督撫憲學太守諸公之任而落成昔歐陽文忠舉單子川澤不陂之言推周官先民禦備之法而頌張侯之善爲政蓋以爲政之勤於民事也大者綱維以寧人阜物小者布條目以宣化承流而後政敎翔洽家室和樂其孳息可以具財用其閒暇可以庀工作故興一役而有以覘物力之盈縮焉今吾郡人得以除力從事於漁梁則督撫督學諸公所以上體　聖天子軫思民瘼屬念河渠之至意不亦因此可類推乎而太守朱公協和寮屬以利濟一方野無轂鼓之驚邑之澤門之詛雖鄭國之渠王遵之金堤何以加焉余時官　楚觳因書此以告郡之士大夫及伯叔兄弟俾知

牧民者之賢且勞而吾儕得仰體厥意同心集事修舉廢墜之
功蓋視掄始有加焉是爲記吳苑撰

聖賢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贊

顏子贊

學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
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德魯以得之貫曰唯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於
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孝統諸修明訓詳三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貫乾坤
九經三重大法是石萬恭愼獨成法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物墓曰嶧子與闕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闢知言養氣
道稱堯舜學孱功利煌煌七篇垂垂六藝乳學攸館禹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右拓本高八尺二寸廣三尺一寸二分

重修本里臺殿津梁碑記

余里夙號淳村自齊李溶塌以濮阡陌遂易今名歷至宋世去
古未甚遠淳風樸茂人文蔚興其間鼎元甲第賢才輩出雖曰
人傑詎非地之靈哉蓋余里前帶豐溪後障三台飛布上下相
映環峙中有香佛嚴鎮東橋爲一鄉之福庇水口之南則有禹
王臺北極嚴北則有竺溪寺先賢祠而石梁接引商旅往來肯
賴之洋洋乎洵欽西一大區會也由元興朝代有聞人鳴雞吠
犬烟火千家亦云樂土矣迨甲寅饒寇之變余郡獨羅其害市
井郊原有一至平而爲墟再三至焉而爲墟者也余里猶幸安
堵可不謂神庥福庇乎耶而五月霪雨霖淋溪水漲發西畴南
畝盡爲洪波巨浸蛟龍出沒幾有百姓共魚之嘆余里之受害

尤烈及水靜波平父老有爲余言者曰百有餘年未遇此災矣
閱數月而田疇之省合之欽者鑒沙麻如舊鷄依然熙熙皞皞
是如也第當洪水汜濫之時水口之被衝決者不一如大石橋
中汩之光塿則半圮矣禹王臺之護橋則盡沒矣臺之前石欄
既外射與竺溪之舊砌凌夷此香火之大要者至里之中大香
佛巖則族黨聚基所奉祀鎮東石梁則南北輦轂之孔道也橋
西路擺大難步履鳥可任其傾塌乎然鄉人士咸驚碩全兄弟
矣集親族諸父老相與疇路廣爲募助力之助者勸其獨任嗇
者聽其樂施一言而事諧定遍歲而諸廢興是舉也肇於丙子
腊成於戊寅春王閏者言楊兒者其之傑也人文由斯蔚興風

俗由斯茂羨神麻福庇正未有艾也而爲之記

賜進士第文林郎原任知廣西潯州府貴縣事里人皇甫渭

撰　岩

康熙三十年歲次戊寅季冬月　穀旦

右拓本高七尺一寸廣二尺八寸

重修王墓祖廟碑記

每讀司馬氏書曰天下侯王至於君公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未嘗不流連感嘆也前口口已不一含玉秘器散落人間不克安於杯土者所在而有若迺千餘年後丘墟蔚然俎豆勿替匪徒子孫保之而羣黎衆姓罔不追思崇奉非甚口德其曷以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越國忠烈王生當隋末是時海宇分裂羣雄並爭生靈塗炭無所逃命　王祖奮袂而起保障欽麥宣睦杭饒等州十餘年間俾得免于耆政之擾鋒鏑之危太原眞人既出籍土地而歸版圖誕膺公爵終始一德其於班彪口口之論良有會矣爰考期時同舉事者或妄奸位號恣行殘虐火傑倒懸淫凶無度或苛斂興築勞費病民饑荒相食閉倉不賑荐李執薛仁杲輩逡逡然也至於既歸復叛擾善東南則有若輔公祏悉依突厥肆毒邊陲則有若劉武周此數人者皆先後誅滅等於化及世充卽錚錚如李密猶以授職失望逃叛被擒是皆所謂不識天命罔念民嗇濫取名器以速其誅滅者也

身雪原尋宗祀口絕豈不大可悲乎吾　王祖掘起僞衆之中獨其宏猷遠識明于去就而又天性誠慤克孚上下是以勤業著於當時聲施及於後禩子孫千億代有聞人自宋及明迄於昭代屢顯英爽翼輔興朝咸錫謚號進爵爲王山林城郭廟貌巍峨祓戾孽捍災彌患身口之後其功德之及人又若此也而民之所不能忘也郡東雲呼此天之所以報我　王祖獨厚而民之所岡陵迴合佳氣鬱葱洵足昭嵐之麓爲　王祖形神歸息之所默味鮮鱗齒齒裔孫　鑨　鈴　兄弟俱登仕版歸自廣陵　今于祊慨然興追遠報本之念乙亥季春浚徹本石鳩工龐功陶甓領築垣墉恢弘新制大爲舊觀是誠足以綏我烈祖而永其孝思於無口口　周是口忝爲口王後肆業雲間曾不能躬操畚插以佐爲山一簣而載筆紀事則又何敢讓焉仲冬厥功告成宗人咸集肆用牲于廟而麗牲之石具口遂不揣固陋撰以勒之并作詩章以自附於奚斯之頌其辭曰　迺我受姓肇自潁川有文在手天實命焉天之所厚可大可久至於我公六州奄有時值紛爭如沸如羹維此六州獨安其生是保是恤實蒂實密籍我戶口歸于唐室帝降休命崇德報功分土惟越列爵惟公既明且哲恪守巨節乘箕歸天爰諡忠烈功德及民沒爲明神赫赫厥聲濯濯厥靈人爲守冢家爲立廟光列祀典累膺　封號巍巍茲山神所棲息堂

廡既久風雨侵蝕曾孫來止爰究爰度方鬬有虔規模式廓廟貌聿新明德馨香福我孫子以及兆民後之口口口口前美琢詞碑石不承無已　王侯八十五世稠聖支下裔孫鏞字畏信銓字簡臣

捐貲重建　八十六世稠聖支下裔孫景星字虔升督工告成

八十三世稠聖支下裔孫伯學字于廣督工修建　八十三世酒川稠聖支下裔孫周量允琛成溫倡仙氏再拜　番首　稽手　敬撰書

大清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臘月穀旦立

右拓本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二寸

重建香佛岳記

吾里有香佛岳傳爲宋時鼎建至明萬歷重而新之更於岳前闢址棟列五楹殿閣高插雲漢瞻仰者罔不頌其規模之宏大也中奉　大悲觀世音菩薩蓋以旃檀作相此香佛之所由名竺水居人咸蒙其庇歷今百十餘載去夏五月洪水泛濫閭邑天災吾里中雖伏蛟孽出而戶口安寧神之默佑可知也第亭臺殿閣日月多而幾幾乎棟朽榱崩之是懼其不卽于傾圮者又詎非鑒慈之蔭庇歟水災後予急吉蠲以酬聖德重而復之掃除舊庇得石刻焉乃先年尝樓公之紀略因謂諸弟姪詎曰先人之創建詎不可墜也脩葺之香火不可湮也卽丙子之秋鳩工興理由殿閣堂階以及垣墻重復肇新丁丑二月告成諸神安妥亦人之咸口之耳是爲記　康熙丁丑年春二月

里人鮑懋寀沐手謹識

右拓本高一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七寸

道原堂記

吾郡城南有紫陽山上建朱韋齋先生祠下建紫陽書院爲六邑學者會講之堂中有懋虛閣所以遊目覽勝舒幽懷而寄清曠也然其名近於二氏非儒者之義未有思易之者康熙辛巳春諸縉紳先生以祠院棟宇將壞遂合力而更新之易塑像爲木主並撤懋虛閣改建道原堂蓋誠齋施子邁園汪子與二三同志經營之而家東巖繼厥父司成公之志以董其成歲暮宅既成突乃屬余記以詮後人余不敏學未有得豈敢輕讓道原物無巨細莫非其充周昭著之所其爲用也至費其爲分也萬殊苟非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何以協於克一而無紛擾舛雜之害哉故欲明道者貴遡其原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命之性帝降之衷是也天惟一至誠無妄之理造化流行賦與於物在人爲五常百行所以酬酢萬事者無不備焉自堯舜以來言道者曰執中曰安止曰慬敬仁誠曰緝熙愼德曰敬義中和之屬雖若不同而其實理實心無異致也吾夫子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自言吾道一以貫之此與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者以異乎故夫天地聖人之道同出於一原者誠而已矣天地

至誠無息故化育萬物而不窮聖人至誠無息故從心所欲不踰矩今學者不務究其原而徒曰道在是者安知其不背於本體而遠失之於末流也哉彼異端以窈冥昏默爲道之精致虛守靜必極且篤是既昧於本原矣故其道非吾之所謂道也若濂溪周子作太極圖說雖曰主靜然實以無欲爲主卽動亦靜無欲則誠也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天地之實理聖人之實心卽太極也豈窈冥虛靜之謂乎是以爲道者不可不造其原然又不可躐等而進以生其好高欲速之弊必也下學而上達切問而近思於周程張朱四書五經之指心會而身體之庶於道有實得則與古之聖人渾然無間而天地至誠無息之道亦不外是矣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固如此也學者誠能實踐於日用事物之間而漸造其原庶無負於上天之所賦先聖之傳而不惑於異端之邪說乎今作斯堂而正名之非徒欲新瞻視於一時實所以維持道脈於百世願名思義其爲益豈不大哉余淺陋不文勉記此以就正有道者焉吳曰愼撰

竺溪寺新建準提佛閣碑記

吾里竺溪古刹爲歙西十三鄉香火圮自宋以後募衆姓而佑之新之者前則有佛棟後則有定如慈輝三上人爲最者十一年寺東新起準提大佛閣則往僧慈輝之法孫名無可字約若者所獨力而募成之者也猶記康熙十年寺經復修子守董其事宿干之年無可耳年方少卽能竭力盡事於其間更向先君子發願曰僧將募建準提大佛閣于寺東隅屬余曰此僧此願異日必成果年雖少未可忽視也余或不及見而當力爲加護也閱今三十餘年無可少而任募册乞予爲之言一如擊應聲傑閣凌雲旌檀紗簾予不敢忘先君子之屬而虛無可之願力無現在踴躍歡喜而爲此記勒諸貞碑以示後之繼起當與寺之香火同垂不朽云

康熙四十一年臘月朔日募僧（無可）立

里人鮑知哉撰記

重修徽州府儒學碑記

右拓本高五尺四寸廣一尺七寸三分

余以康熙甲午歲承乏新安至則告虔　於先師見夫明倫堂之傾圮瓦礫荆榛幾同丘墟唐肆啓望晦庵兩祠悉皆頹敗漫漶而不足以蔽風雨慨然有憂之以謂堂則聚六邑之生徒爲講道論德之地祠則歲時禮祀所以妥脩先賢之靈於是乎在誠　國家之鉅典而守茲土者之所宜殫力振興者也顧如此其傾頹朽壞可乎維時外翰黃君師瓊以名進士秉鐸於斯暨司訓姚君嘉年咸夙夢向余言前守羅公尤惓惓繫念因商所以修葺之者而爲費不貲非好義而兼有力焉不能慨然仔肩而弗辭於是鳩書儒居邑上之紳士大夫適憲副項公　諱綱當次銓擢侍養於家仰承封公之命任爲己責又欲善與人同

遂協其姻戚而捐輸構造焉慨自釋氏之教盛而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創學士縉紳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與否則懼罪倖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勸成風俗不可禁止其於建學明倫堂者當因是以求古昔盛時設教之義可耳是役也經始於乙未季冬迄辛丑仲春而工竣緊惟董事者相與同心戮力鳩工庀材伐石於山不憚勞瘁不避怨嫌乃克襄厥事以底於成今觀其堂則崇高數仞輪囷修拱危垣文陛丹雘之絢麗木石之堅好煥然巍然而堂塾門廡亦軒敞壯固一屬鼎建夏新堂下兩廊有屋舍以居肄史悉階以墻較舊制更加嚴廣啓聖祠庵兩廡敬一亭大成門聖殿兩廡石欄櫺星門泮池櫺門石坊墻垣木坊一皆修整完好計費錢萬緡洊歷寒暑經六載而向之傾圮頹敗者爲輪奐苞之美厥功豈不偉哉夫佐　朝廷興道育賢於以厲人紀而厚風俗則天都之文獻不墜厥緒而余之守茲土亦可藉是以告無罪矣爰誌其創修顛末而勒諸貞珉以奕禩云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十一月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江南府事加三級紀錄三次前吏部文選司郎中鄒南郭晉熙立

右拓本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五寸

欽縣金石志卷七終

欽縣金石志卷八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石文

清

朱子始遷祖師古公墓碑記

徽國文公著緒新安自師古公始唐廣明之亂出蘇之洗馬橋遷於欽居篁墩再傳而古寮公以刺史陶雅命領兵戍婺源遂家於婺八傳而韋齋公爲尉于建之政和世亂不能歸葬因家於建蓋自文公而上溯師古公已十世矣其在婺在建者族姓聚處世守祠墓自古寮公而下圖域班班可考惟師古公始居篁墩再世即遷其子孫之在欽者又散居他所故碑志有缺明萬歷中欽太學生趙君滂往篁墩詢之故老得文公祖墓三穴然世次不詳僅題志曰朱夫子祖墓而已事載程朱闕里志百餘年來又復湮廢康熙戊子欽諸生吳子廷彥於荒墟中偶得斷碑辨其文知爲師古公之子亭英侯余陳二夫人之墓時邑令邵君立石表之雍正乙巳余來新安欲求闕里志觀之訪於吳子居月餘得其書則知篁墩尚有文公祖墓一穴然已爲盜掘冊隱佔亟言於邑令蔣君清其稅而歸之紫陽書院然後三穴復完然尚未知其爲師古公墓也適吳子於郡城中得朱氏古本族譜載師古公葬長沙里故篁墩里名也以今地考之良是

師古公既居篁墩葬不出鄉又與亭英夫人兆域相望此理之可推者于是定爲師古公墓無疑今督學孫公郡守當公題志于石而邑令將公爲文以記之矣余惟文公生平惓惓不忘新安師古公又其始遷祖篁墩之墓宜百世守之然歷年既多荒忽難考猶幸而有志可稽有譜可證僅乃得之夫事有晦於昔而顯於今然嘗患於修復之難而湮廢之易繼自今朱氏之子孫與居是土者溯厥本源以時展省過墟加敬樵牧勿使侵焉乎可以永保矣又邑西舊有程朱闕里祠亦久蕪廢今建於篁墩故里則名與實稱苟遂成之祠墓相依承

無缺其於事尤便且易是在好義景行者勉之而已備位子邑洪

敕建邑城節孝祠碑記

古歙爲程朱發蹟之區禮讓襄先人文蔚起其間思孝義烈誌不勝也即閨媛閫範中操潔冰霜賢媲陶孟者城市隩所在多有茲逢　聖天子砥礪風化表率人倫大小臣工採訪旌揚不遺幽隱頒發帑庫金錢建樹碑坊標題姓氏營造祠宇享祀春秋洵千載曠舉也余承乏斯土仰體　朝廷德意圖度方殷而諸節孝後裔爭欲宏構拓基以昭巍煥爰而請曰某等沐　皇仁之浩蕩褒及先人復幸遇廉史留心彰善贊茲鉅典曷下敢辭執功之勞弋於是洞躍動行營高廠地豎其部署廊其規

模石取其堅材庀其良工拔其尤經始於丙午冬初落成於戊申春仲層巒聳翠仰若雲霄鳥革翬飛美哉輪奐以弘萬年之德澤以永百世之丞嘗所係匪淺鮮矣今視因其盛故樂而記其事維時董斯舉者邑庠廩膳生薦舉賢良許子起昆協斯任者邑庠歲貢生徐子禋增廣生許子其璨也繼起而厥成者靡次州貳王子廷桂也

大清雍正六年歲在戊申孟夏月中浣之望日

敕授文林郎知江南徽州府歙縣事加三級會稽汪文坦敬撰

右拓本高八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

臨河山超然亭記

程氏在徽族最盛同原異派析之四十有八故臨河自爲一支文昌山其水口也作閣鎮之中奉梓童神規制殊溢隘庚熙中有符瑞翁者負才倜儻揮金錢若糞土然既肇建大宗祠復出其餘力恢拓文昌殿而大之與山色水光相掩映其下橋梁亭道位置有方來遊者多徘徊不忍去云族兄名玉翁貧士也工既訖功亟郵書其子一齋翁曰凡符第所爲皆吾所欲爲吾淡焉忘之而吾能爲力吾嫗焉異日者賦吾未竟之志其俟諸孝子慈孫矣一齋翁謹志之弗敢忘翁俗揚有年黽勉治生顧僅足自給此外多有所未暇則又亟命其子養泉君曰吾父嫗符叔之能有爲也吾滋媿吾父之詔以所欲爲而力苦弗逮也將免我乎是在爾養泉君復謹之勿敢忘養泉諾惟洌一字晴川

與余爲賓主遊從無聞者歷數十年其爲人恢廓饒大略見義必爲雍正甲寅文昌殿圮族人來告君立寄貲鼎新捐至千百緡不少靳亭亦圮幷新之先是亭墓址不得地向背少偏至是相方正位甃以石磴架以石梁石柱工費有加焉亭成而山之勝益顯南望巖鎭葱葱鬱鬱烟火萬家北眺黃山若隱若現渺然天外山下急東注有一瀉千里之勢顏其亭曰超然蓋高明游息之道於是焉其閱三十餘年遭蟄龍之災拔不發屋殿與橋相繼圮晴川乎名徽棨字受初者吾徒也篤念祖德復立捐貲繕完悉還其舊前所爲亭本鞏固亦再加潤飾兼預儲歲修費俾永遠無虞其計慮深長若此余既嘉汪君名濤字亦山歙西溪人其

無忝前人而尤嘉名玉翁以貧士厚自期許乃克償夙願於一再傳之餘爲可喜也故爲記之儲掌文撰

重建徽州府試院記

歙故有巡方治所在郡治東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易爲督學使者公署軺軒既臨合六邑之士校藝其中歷稔淪紀浸以圮垝扉樞朽落棘猥懸危外觀弗耀子衿永慨有司方謀維新事未有會時則郡人汪君激昂高義唱然而興不貸衆貲奐然啓字繚以周垣蔽以崇閎中爲廳事後爲燕居之堂堂後有樓庵湢廊舍左右咸秩經始於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訖工於乾隆元年六月是春予奉　命衡文江甸月陽在庚移節新都念是郡爲產朱子流聲所暨代載英哲方今濯沐　聖化戴繼垂襲之士並以抽揚蕤華含味道素而試院虧廢體制不稱非所以育才賢昭法式也乃茲汪君役已赴公殫力締構巍然翼然攸宜藝芋詎以佻竊虛名者蓋與物同泰者仁人之行功在身外者誼士之軌君夙秉茂器跨邁恆俗故能意周利物流衍州鄉敦翼名教克終斯美惟余以寡昧提衡文府昏夜欽欽懼有墜失固將稟道毓德碧琢瑤華使異序同風益興於學非但相勗以青冥之期而已自今多士憬集瞻仰堂構援亳授簡藻高炳發顧思繕築之勞其可或忘歟余既嘉汪君之義尤冀來者崇修無壞爰爲書其顛末而鐫諸石汪君名濤字亦山歙西溪人其

重修府堂記

徽州故漢丹陽郡也晉改名新安隋唐來稱爲歙州宋宣和三年始易今名而建治於郡之西北隅即今處也明初衛國公鄧令改爲行樞密院洪武三年復爲府治正統八年郡守孫公遇重加修葺至崇禎十五年郡守唐公良口修葺後迄今越九十五年歙朽日益每視事輒聞蠹蝕聲潰蟲蟲者也予謂斯堂爲一郡政教號令之所出不葺且泰頹去秋八月風雨連綿偏左火烈堂柱口然脫落正中一梁及後梁柱俱壞煙將脫用木支撐不獲已申請　各憲而　撫憲報可予卜日鳩工程物宜覆

因卓購材料瓦石監督口之經歷汰浮淫也稽閱總之莊已口
婾妖口拳石塊礫寸薪尺材咸有主者防漁盜也磨礪鍛磚墐
甃膠采公市平估慮侵擾也縮溢伸之辨材程能樽勞節力奬
勤振新正匠執事各辨其物經始於乙卯十一月二十二日越
明年六月十二日落成費凡一千二百兩有奇徽郡故食浙鹽
業雘者歲入八百金爲守土者規禮今盡口口藩庫充公項力
請得取而用之有不足捐俸以益之不敢煩民一力損民一財
口既竣上下宜之予追念口始之艱有遠口慕口口適其任者
有視爲遽廬汲汲若不朝夕者予以茹蘗之餘竭蹶提事經紀
八閱月而始克奏厥功是用告於後之人其尚念茲樂也時凜

所缺略向者期屆　慶賀守臣輸率僚屬紳士詣城北天寧寺
行禮寺故西向體統未順而迫溢庫隘亦不足以展敬徹
泄任以來目擊神悚日夕圖維欲行創建地既未協力亦不支
會歙邑有雍正十三年捐建授子山寺銀兩口貯縣庫計一千
有七十金旋奉停解因請之　撫軍用以充建　萬壽亭費曰
善遂度地於郡城東北隅有缺久奉裁徽寧道署舊址負陰面
陽形勢高廠據下城之勝邑人適有以楠木廳事求售者既以
銀四百贖之度費且不貲　雲服乃首倡捐俸率僚屬繼之紳士
又繼之共得若干金諏日鳩工用作殿堂恭奉　萬歲寶位丹
堊而道南廡朔房堺寅門觀次第興建表以坊石衛以表牆周
以垣墻規模既其體制以嚴功既成計費共二千二十兩有奇

郡之縉紳士庶扶老挈稚羣來贈仰歡呼踴躍稱舉焉欽奉我
聖聖相承久安長治　皇上德尚昊軒功高姒姬百工維理庶
績咸熙光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遠格遐安尊親口戴是以簡
愼遐陳越裳殊俗翹企　大聖人受命之祥亦皆梯山航海底
貢口物以覲　天子之光烱徽郡之文武臣工縉紳士庶荷曾
口業詩書俯仰寬然從容作息詣被　昇平之澤至百年之久
者哉自今以往視禮制口尊崇稟　天威於咫尺几茲僚屬尚
其飭廉隅勤職守省刑罰而廣教育俾六邑之紳士益知砥礪
材行建樹勳名父老訓其子弟百姓安其職業孝友可風禮讓
爲俗日月以幾以馴至乎風動時雍之化庶仰答我　國家高

厚之恩於萬一也　崇服不才承乏茲土亦得藉手以告無罪於
聖明之世也已爰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夏五月　日知江南徽州府事楊雲服撰
并書　同知任宗游　通判何器　欽縣知縣趙本何大章
休寧縣知縣高廷獻　婺源縣知縣郭錞　祁門縣知縣毛豸
績熊鄂昌　黟縣知縣楊承綜　績溪縣知縣王錫蓉同立石
督工經口口俞廷佐　候選州同王逢源

右拓本連篆額高六尺廣二尺八寸

富八郎墓記

富八郎不知何時人相傳姓李氏唐諸王孫授潘世居歙以貲

著人甚其富遂冠於行以稱之其故居即今之歙署也二堂之
陰墓在焉官歙者每朔望參香展叩歲十一月八日爲誕辰則
告祭乾隆己巳歲同年溧陽王君鳴宰是明年余以養疾來遊
爲考郡邑志乘皆略而不載夫祀之不可漏也昔之先王制爲
典禮自天地社稷山川岳瀆之神以至士穀報蜡之文上自天
子下至庶人以遵經制以溥利賴非是類也不敢以祭今縣令
天子宰民之官教化所伊始爲塚墓則宜於墓厲厲之爲與常
則宜於邑乘載之流所不經而略其所可祀毋乃不可哉同年
太史徐光文兵部江權欽產也余樂問之乃知公之祀不祀之
於宰民之官祀之於歙之民歙之民祀其祖宗民之官亦祀

民之祀夫是以世世面勿替也公生時不屑以求屈人家之人
不能舉圖戶鬯之墓封冬青一樹濃雲翠羃歷霜雪不萎侵片
葉立病邑人請禱必應伏臘歲時皆奉之且夫余生數百年之
後距千餘里之外不及見公之行事史乘莫可稽考又不獲與
歙之諸父老游僕得之一二同輩之口又其事非人情不可信
既恨其略而無徵突然憶其耿介拔俗不與世通守死不疑其
子推尾生之流亞歟生則著其稱死則顯其鬼歆祀商民有以
也夫有以也夫然則揭爲乎志閭之曰閭疑傳信書之法也閭
涖政之庭志以墓則不吉向之官是土者無亦略郭公夏五之
義抑亦忌其名之不美而陽奉之陰杜之徒使後之人循其文

而莫究其故嗚呼其亦昧於先王吉禮事神之說久矣余故爲之記以俟博雅君子採擇而纂輯焉趙孫英撰

改建朱文公祠碑記

今天下自君公至於士庶生三代絕遠之後得明於人倫日用之道以無失仁義禮智信之天常者以有孔子之書也今天下尊孔子之書自國學至於鄉校師儒無少長智愚皆從簡編遵言如親聖人之警欬聞焉冬得其心者以有朱子之書也夫豈人之教豈不若日月在天飲食之於人哉然孔子歿未百年而楊墨交亂孟子有洪水猛獸之憂況愈遠而愈失乎中庸列名酷烈一世漢雜黃老流爲魏晉清談五代陷唐之間益浸淫於

浮屠老莊寂滅之說士大夫入室操戈焚書糅與攻乎其波而助之瀾而自漢以來所號爲儒術者又相率爲記誦詞章之學淫華無用而聖人垂訓之旨人倫中庸之道陰罹措毒千餘年來固未嘗一日得與於人心也斯文未喪聖道之重光新安星源之間挺生　文公朱子集周程張邵四子之大成以上接孔孟聞知之說取五經四書而傳注之紹述心源折疑破謬大義微言天開日揭而後四海之內百世之下凡誦法孔孟之書者皆得有所依據體會不至迷離瞀亂貿貿焉莫知所之韓昌黎謂平與民功不在禹下　文公豈不然哉我　國家重道崇儒襲崇先哲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書學達性天賜額

家廟五十一年　特進　文公配位大成殿今　皇上御極之三年親書百世經師並懸家廟九年又賜道脈薪傳頒懸紫陽書院猗歟休哉異數宏典雲漢光昭曠古以來所未有也余自束髮受書常慕望新安紫陽有如魯洙泗闕里乾隆己巳冬奉　旨來守私心竊自幸以爲生平所向往而不能至者今乃一快所願也既至謁祠瞻拜後低徊堂階乃逼在城隅廟貌不稱心甚缺焉旋以地方災歉未敢舉行迨甲戌歲大稔乃相基於學宮之巽方得舊射圃地爽塏端正首捐俸營建六邑紳士聞之欣然同心踴躍輸助庀材鳩工於乙亥仲春迄次年秋初工竣有圖有說奕奕孔偲煥乎與數例宮墻聯屬煥然矣夫　文

公天下所祖豆也新安紫陽又所發祥地虹見之鄉也　國家之龍章祀典與天下萬世高山仰止之思胥在是顧廟貌不閎祀事不肅東南鄒魯之謂何其何以稱興禮而況尊崇依慕其鄉先哲人者固新安士大夫之心也余也樂觀其成因爲之記

董其事者歙之候選經歷汪迢祖江國思二公也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翰林院庶吉士知江南徽州府加三級紀錄四次何達善篆額書

同知劉栻　通判陳有愷　歙縣知事薩彬阿　縣丞盧士琦同立石

右拓本高市尺五尺一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

按何達善字子貴別字澹庵河南濟源人乾隆十四年以翰

林來守是郡

惠濟堂記

列郡有普濟堂所以養鰥寡孤獨無告之民然徽郡獨以惠濟名者因以惠濟倉之餘息建堂故仍其名也徽處萬山中土田磽确力耕所入不足給半歲之需故仰給於外邦爲多而一線溪河逆流險澀輒運維艱乾隆十六年辛未夏旱商販不通米穀騰貴前郡守濟源何公既勸諭紳士出穀平糶以紓一時之困又馳書淮揚各紳商謀所以爲積儲經久之計由是紳士程

梭宗等相率樂輸銀六萬兩上之千府何公以三萬兩發典生息以三萬兩買穀建倉貯之視穀之貴賤而以時出入爲詳請前撫憲衛奏　聞淮行所謂惠濟倉也歷十餘年倉儲既裕生息銀兩亦陪于前前守諸城李公據商人方承緒等議將餘息銀照江蘇之例建男女善濟二堂以收恤煢獨稟督憲　撫憲馮批飭查議議未上而是役也勳議者爲欽縣知縣張佩芳經營督率身任其勞者爲縣丞祖恪鉉巡檢韓復愈紳士江國思黃世爵等而溯惠濟之所由來則有好行其德之諸紳士在若謂勤恤民隱而以建可久之議前守已先獲予心予固不敢獨

尸也于事乎書襄知誠撰

重修儒學公署碑記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公署以奠厥居詳之志乘垂之口經制綦

專矣治歷任相沿往者過來者續視如傳舍去任者我躬不閱匪我思任者日不暇給大都粉飾目前若門若廡若堂若內署聊蔽風雨已耳誰則爲堅久之圖者即間有修復類皆委命吏胥工匠又草事損壞曾不踰時余遨遊京省逆官公署在在皆然口學署云乎哉　今上龍飛之八年余自薊洋改補新寧既抵任仰視梁棟口蠹堪虞墻壁傾欹特甚署樓之板久矣爲薪口口駐足處唯署樓左方有照口三楹稍完整因葺堂側之小屋兩間爲棲息之所口容口于斯堂也迨十稔矣余以寒生作冷官性又不名一錢力不能修廢舉口東撐西柱口耳何鼎新

之口望乎欽西路口口口徐君口口口口口側聞其爲人倜儻負奇氣見義必爲于敦倫贍族郡邑之口口周至而照碧一區則其修學時所建也僑寓維口未及口而今年夏歸里余作札商凡以門廡大堂爲請欣然攜三瓦金口口口口徐子仲蒼汪子玉衡悉心擘畫撤舊而更新之計屋十楹盡三賈金而用正在庀材飭工諏吉監造而余以年力就衰口休口蹠壁徐君則虛此盛舉欲留待之君子又恐不克爲口口口口口口此口而折造鼎新之七月起工盡九月而工畢若門若廡若口賢東西客位倣舊制而軒敞有加焉署樓後之朽材口口口口之腐蝕更之唯樓板之許者與樓後之周垣口復故觀身訢賈

不是口六十金而事集以爾君口口每年之口蓋補直者不口
口因以餘貲建亭署左立石其中耳口口口口口口口之需矣
札致矜口口口見之當啞然失笑以爲前典簿令兄來口口口
口口出口口千金而不克告竣令姪司焉君繼志始觀厥成張
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約不克盡舉而歸口公也不益見
任事者之口其人也哉徐君則誠勇于義矣後之君子口義宜
何如也是爲記　大清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秋九月

恩科五經舉人揀選明通前順天府薊州儒學學正改授江南
徽州府歙縣儒學教諭加一級毘陵張樵譔

右拓本高五尺一寸廣二尺一寸

重建斗山文昌閣碑記

新安爲大好山水之區而近在郡治者南有紫陽東來問政橫
亘雙城之中隆起而作鎮者烏聊山也烏聊迤北有七星聯拳
狀若星列別名曰斗山蓋象斗樞文星之義前太守濟陽崔公
精形家言建魁杓亭於其上亭口重樓高翔藻耀以時文昌而
應列宿用意之遠備載前記焉予以暇日嘗登眺其上遠延天
都雲門之奇近覽問政紫陽諸峯之秀川原綺麗萬井煙雲縈
永自北來回環帶統盈盈清淑之氣宛在襟抱間因念前太守
曾公重修亭記有回環嶂萬重遠峙天碧又九日句既上崇山
復上臺萬峯青向此間來誠哉是言夫以萬山之鐘靈擅秀如
此而魁杓亭又係一郡口口前太守崔公曹公先後屬意如此
則此一亭也地靈人傑扶翼與也係屬者重豈如故鶴亭超然

臺倡適幽人之趣也哉惟是茲亭自口陽曹公重建後閱今又八十餘年矣風雨剝蝕木朽石泐若復因循以往將至傾圮難復而遂廢前賢之功也乎夫從二郡後來守此邦即不能有所增美敢使二公後先相繼之盛軌壞而不舉哉爰其紳士謀新之捐俸以倡而二三僚佐以及地方紳士耆民莫不踴躍輸助共勤其事而經理得人選科精良結構密緻制度無改其相而圖所以經久者無不至焉九月開工於臘月落成凡費白金千兩用不移而成功速是可嘉也因爲之記至於捐輸姓氏則已勒石府學文公祠茲不叙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翰林院庶吉士知江南徽州府事加三級紀錄四次何達善撰

同知劉栻　通判陳有懷　欽縣知事薩彬阿　縣丞盧士珩立石

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孟秋月穀旦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五寸

桂溪項氏均安祠記

今之祠堂古之家廟也古有廟祀之制自天子直逮于官師秦廢古禮臣民無有立廟漢世貴臣變廟爲祠多建于墓所自是以降廟制亦或時復厝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終王代蕩析後其制遂絕則耳目久不際矣祠堂之制今巨族世家

多有之惟新安爲盛殆亦昉漢之遺意由墓而通于家于族歟桂溪項氏新安著姓余母族也名德相望詩禮簪纓號多人傑曰天瑞者余母之族孫也古貌奕奕儀冠甚偉孝弟之心仁愛之事油然積中而達外麥舟焚券修墓輯譜施輒掩骼一切敬宗尊祖之務皆次第具舉歲癸酉築室既成奉其門祖牧公祀于庭榜曰均安祠蓋所以隆報本之思而篤追遠之義也溯項之先古睦州人有隱君者却吳越聘避入歙之桂溪世衍懋德聿繁其族分門十三而牧公則均安門之祖是爲九世與紫陽夫子同時講學論道登宋淳熙甲辰進士官至郴州軍事管建堂橫于顏額曰均安後人因之尊公爲門祖就堂以奉春秋之享薦明萬歷間堂燬于火百數十年不得復卽故址亦不可踪跡天瑞有憂之捐金卜地建立一新在祠堂之左夫自秦廢廟制而祭義遂微孝子慈孫聿念爾祖不得盡其誠于是作爲祠堂以妥其先人歲時合子姓以申其享獻雖無廟制宗法之嚴明所謂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仁率義率不敢忘其所自出亦猶行古之道耳桂溪項族有祠以祀始祖而十三門亦多各建支祠以祀其門祖亦間有未盡建者非孝敬之心有盡有不盡或亦緣于資之無自出倡之未有人也天瑞歲入不過千金家給外盡以行其所欲爲而鰓鰓以建本支祠宇爲急夫亦知所先務矣且夫裕不朽之德者宜有不祧之俎豆具非常之概者乃

有不朽之事功推官公道德文章契先哲之傳開來學之緒凡仰其風被其光者皆當尸祝馨香矧爲後之人乎顧以百數十年未能興復之事一手一足不能興復之功而天瑞前無所倚後無所待慨然以一人仔肩而建樹堂階戶牖整整葺葺前列重門後饒餘址左有治庖之室右有齋宿之寢豆籩器物供具悉備規模既已完美且名其堂曰儁見則入室出戶儁然嵐然如聞其聲如見其位而孝敬之心報本追遠之非替卽其名堂之意而自見由是玉樹芳蘭金蟬紫誥輝煌組豆間奕世下潮掀造之由宜與推官之廟食並綿遠而不衰久而彌光矢豈尋常儔匹之功哉余嘉天瑞之志更喜我母族之大有人也發軔不言恐終無所取正是以寧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則其

筆而記之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春三月中浣愚表錢塘殷綺

重建徽國朱文公祠碑記

粵自泰後經書散佚聖道衰微漢之羣儒掇拾補綴於灰燼之餘訓詁傳說專門自立各守師承其於傳也尊孔氏明道原不爲無功其於敝也執擇異趣甚或傳會綽識膠固支離有如導人驅車於榛莽閒者矣唐之昌黎力古文辭雖亦嘗致詳於性命道德仁義之說而所見不眞未可直云探本窮原且又未能返之躬而實踐所謂起羲拯溺者亦如療饑一丸中流一壺焉爾若乃　徽國文公以挺特之質殫日進時敏之功起而集濂洛諸儒之成闡明論定使千數百年已晦之微言轉爲復旦其

正大光明爲何如哉跡其生平學術論立心則以主敬窮理爲先要操持則以克己復禮爲精密體量則以忠恕一貫爲渾全論大學則推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而以修身正心誠意爲本格物致知爲務志必堅要乎聖域之入而學以曲致乎天德王道之純內而朝廷則隨事納忠敷陳竭啓沃之篤忱外而州郡則隨方行政調劑流憊悌之實濟惜宋之數主俱未嘗傾心於至治知人任賢而以盡展徽國之所得爲也乃至講學之勤終身不輟辨理之嚴百折不回由切近而達精微利艱貞而極宏毅觀夫與陵稜山九韶無極太極乘及往時論易而謂若遂不言恐終無所取正是以寧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則其衛翼前聖佑啓後學之苦心遠而灑百世之師聞風興起矣況聖朝升祀之隆又復敘刻全書奉爲家弦戶習之常還僻皆知鄧仰矣有待於余之靦縷乎哉徽故有祠偪距城隅歲甲戌余巡勘黟學至徽展謁周覽庭宇乃謂茲固徽國發祥之鄉也今而祠其必以先賢貿式憑焉而頹陋若此卽桑梓諰何宜速建以肅觀瞻比返旆知紳士率相聞踴躍有成議輸助於是舉工始於乙亥二月既於丙子八月擇地於學宮之巽方舊射圃地環爽平直南北長二十四丈東西闊五丈爲正殿五間儀門五間門頭門三間中墳前道整肅堂皇約費白金四千有奇乃落成太守何君榮余文序原委并少述徽國道承洙泗之大略良以

此邦人士其既好禮而擇善矣將於企望景行後先則儆務根抵之茂殖規履造之正程懼醇用邃以繼新安理學之傳不重有光也乎若乎選篆立石洎凡例得書名以並誌其成是蹟之美者則太守事也余何言乾隆二十一年歲在丙子九月安徽觀察使關中後學王新盥譔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六寸

汪氏十六族靈山統宗祠碑記

欽西北有靈山素著靈蹟故名靈山院建自唐天祐間由汪公旭立始祖越國公祠因於祠之左並造寺院以供香火祠蓋其權輿也北宋時裔孫制置使淮公乃置祀田並以十六族支祖

祔享故靈山院祠專屬十六族越國在隋唐間保障欽睦等六州唐混一區宇遂籍土歸朝干戈擾攘際民不知兵其有功德於鄉里其鉅直乎歿爲明神有司典祀春秋幷編氓家祭戶祝至于今不廢子孫散處夥欽殆百十族魏祠峻廟不可勝數而此十六族者去靈山爲近又建祠於其間且幷建梵宮爲民祈福其所以報本反始者尤重當晚唐時免徵其租勝國間汪公通保復豪右所侵而歸其舊　國朝康熙中比部郎中汪公天與請於　朝奉部檄禁侵佔著於令靈山祠院固將世世長久垂之無窮顧年深久風雨剝落不脩且壞族衆憂之汪君豐

汪君允信相顧言曰斯祠也自唐至今吾後嗣子孫賴之不等惟是吾州之人安居而梓食風雨以時疫癘不作誰之功也宜甚治何辭焉比子司馬君淳脩更進而言曰斯祠也吾先大夫力爲保護靈爽實式憑之某敢坐視隕壞以貽前人羞十六族支衆羣應曰諾遂共輸白金八千緡推汪君起棟董其事擇吉鳩工撤其舊而重之始自癸酉越四載丙子落成規模宏壯視前有加焉祠前護以石欄並築亭曰嘉蔭爲憩息所而佛院之第一門五楹樓鐵佛堂以及大雄殿俱整治魏煥以復舊觀按祖廟在僧寺中於禮無考而新安多有昔白居易舍居室爲佛寺蘇軾以玉帶鎮山門皆自來矣況祠子孫追慕其先祖而欲邀福于菩提且爲一方民祈福仁孝之思於義無悖可知矣又

籍僧以守祠廟供洒掃事尤便此靈山院祠建造之所由歟是役也祠新而院並治是不可以無書余因司馬君之請爲誌于碑並系以銘其輸貲名氏別列于石銘曰　功列于民汪越國雕甍峻宇靈山側自唐迄今永無極十六族丁千萬億年深日遠久剝蝕口斯作廟更翼翼一倡百諾成不日並葺琳宮煥顏色魏巍煌煌功與德來格有祖靈有佛追憶當年奉朝勅纘祖賜復禁侵賊達人繼述不遺力詒厥子孫有典則人本乎祖知所亟靈山峨峨邑西公

賜進士出身翰林編脩前提督福建學政翰林院庶吉士吳華孫撰文

皇清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仲秋中浣立

右拓本高四尺廣二尺

重建竹山書院碑記

乾隆廿有四年春欽之雄谿曹氏於其里建竹山書院告成曹君暎詩以其子孝廉文地僑寓吳門問字於余因寄其族姪震亭所撰清曠賦郵書以請曰是舉也先子之志也不佞與兄幹屏經營者五年矣茲幸得藏事先生其爲我志之蓋曹氏爲新安望族世有達人尊甫鉅飴先生耆年碩德爲鄉里所矜式思有以合其族之人俾習於講誦詩書之業而漸漬於禮義親遜之風建立文社暮春面處之庶善者有所勸而不善者有所

殆仿古者學舍之意禎虛有日夫獲鳩工易簀之夕猶諄諄申命工口焉幹屏昆季繼入之志罷勉襄事書院之左其巍然而傑峙者爲文昌閣閣之周環爲屋若干區又以其餘貲購田若干畝爲經久規嗚呼各承先訓同氣協心可謂孝弟兼盡者矣余昔年曾遊黃山歷新安見其山川奇秀林壑清幽以故賢豪長者多產於其間而先生尤克口名節崇信義不言而躬行里中有不平者口質諸先生先生出片言剖其曲直皆帖然口服殆古之陳仲弓王彥方其人歟雄谿在歙之口南臨練谿面竹山手植萬松緣谿之曲築平隄藝嘉樹蒼翠無際隱隱如畫圖余片帆往復舟子遙指其勝且具先生之善行惜乎信宿匆匆不及通情愫而申歎洽也昔歐陽公記海陵許氏南園推本其孝弟著於三世而嘉其力行而不怠以上且詳及其竹樹亭榭草木禽魚而思宗族少長之愉愉而樂於此者非爲娛目故情之計今曹氏之家世孝友余既飫聞而親見之而幹屏昆季克承先志者誠不怠以止爲許氏本歙人後先固堪輝暎顧許氏之園止以私於其家而曹氏合其族人無分界域俾之相率於爲善而不私爲己有則其度越於昔人遠矣震亭余戊辰科所得士也讀其賦文采絢爛與余昔所歷相符余既雅慕先生之流風餘韻而又念幹屏昆季之孝思不遠千里以請也爰口

筆而爲之記 乾隆廿有四年歲在己卯秋初 賜進士出身予告禮部尚書在籍食俸長洲沈德潛撰

右拓本高二尺二寸廣五尺

重建師山書院碑記

吾歙處萬山中風氣醇古人聚族而居居必有祠以祀其先人而先人之有德行文學者必又立專祠以爲後裔矜式祠之旁每歲書院聚子弟肄業其中俾弦歌之餘仰瞻堂構面時有所感發蓋不忘其先雖有以啓其後也予兒時即知雙橋鄭氏有師山書院記文貞先生學之醇行之高節之堅書于之史二十之人皆知之然非書院之久而不厭其子若孫亦安所觀感興

起而不能墜厥家聲乎今鄭氏爲吾欽望族世存在人其書院之建也創始于先生之門人而洪武十三年移定于令君嗣之旁者則先生之曾孫靖六年重建于貞白里之東者又先生之裔孫星也恐其歲遠年經漸就積圮經始于乾隆二十二年落成于二十五年而堂廡一新者又先生之裔孫宏績爲董事也風俗澆漓之地子孫不思紹先故之遺故緒且有問其祖若父以上之爲何人而茫然無以對者所在多有良由其先無以創之創矣而或無以繼之淩夷衰薄故致于此若鄭氏之克承先澤歷數百年而享祀常新弦誦弗輟則文貞先生之家法至今猶也書鄭康成講學聚徒至數千人孔文舉深嘆之謂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今雙槁鄭氏較之有過而無不及者即視貞白里爲通德門何昌讓焉當書院再建時屬白雲先生爲之記其之建也郢東廊先生亦記之以予謝陋無文何足記于二公之後然而不敢辭者蓋深幸吾鄉之風氣醇古而得鄭之望族大衆以成之則風聞以起者皆將繼繼繩繩而弗敢稍有廢墜也已

賜進士出身　南書房供奉　誥授資政大夫日講起居注官　詹事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右春坊右中允翰林院編修丙戌科教習庶吉士乙未武殿試讀卷官辛卯科廣東正考官提督江西江蘇學政方各館三

通鑒修官加三級紀錄七次曹文埴譔　後學閔道隆書

右拓本高三尺六寸廣一尺六寸

桂林橋碑記

績溪大彰山水派於欽西注遝牌頭桂林二郵郵東西距四十丈有奇水急舟不得渡惟口斯口哉桂林軫洪氏族爲大村面牌頭則入郡城之衝達鄉民去來趾相踵今以尺寸之木緣接兩崖以遝利於口矣顧易敝才足以垂久欽縣七都有龍渡橋七都屬桂林地所謂龍渡爲木爲石已口口不可攷口口洪者柳塘者奉宸卿徵治六世祖架木爲是橋以利行人明季遘今年遠木腐敗橋遂圮折人行有蹶且溺者多以爲病乾隆二十

有三年奉宸自揚州歸里門見而憂之聚族人於宗祠倡建石橋議吹噓伐鼓陳其豆登課將旅酬少長咸集畢獻徵饌乃言於衆人曰利者如工鉅何爰咨爰度會計惟當必萬緡乃克成奉宸曰予任僉曰願協任而洪氏族凡溫飽者悉輸金多寡從其力議既定工乃興厥材惟石則取諸山厥役惟壯則募諸鄰頒白晷率子弟奔走毋欲速毋怠事農隙而作春以繼冬始於二十四年八月成於二十九年三月質名之曰桂林橋村獨洪氏居橋實村人建功有攸歸也於是行旅經歷者康莊焉宕漾殺擊勿怖勿戒是可以久遠而不壞爲利簿矣徽郡多大名籍徑數尋長數十丈者所在有之蓋環郡皆山別山爲溪溪容舟

流匯入新安江灘三百有六十其支流口湍口迅雖有筏但能上下行至於橫口非橋不可而桂林白龍崖跡毀三四百年以來莫能興厥大利口奉宸世始克恢柳塘君之諸而夷險休勞以惠萬姓功口與侔口余嘗撫江南且與洪氏爲通家是而鼎彰何以勸善用爲記遺之口勒諸石以憑於後口口口口口

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夏四月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臨桂陳張謀撰　崑山徐桂昂書　桂林洪氏通族立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廣二尺一寸

歙縣金石志卷八終

歙縣金石志卷九

石文

清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重建先農壇記

自古帝王以愛民爲心而良民以力農爲務故天子以上辛祈穀於上帝更擇元辰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籍以供祭祀之粢盛而因以裕囷囤之粒食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壯祭土而佐享以勾龍稷祭穀而佐享以棄猶以爲未也及大蜡之日既祭先嗇司嗇而又有饗農之祭凡以報本返始內盡其

仁外崇其義者也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體堯湯之至憂勤務倉廩之充實渙大號以詔天下乃令四方守土之官率率厥僚屬耆民於仲春之月恭祭先農之神遵行九推之禮占旧四畝九分以備粢盛之用蓋　天子躬行於上百官承式於下永言孝思儀型萬國典至隆也知歙縣臣汪文胆杜瑛先後捐置田畝建壇石牌山之陽率行祀事歷有年所臣佩芳蒞任之三年祀事既舉巡視其地最爲卑下每遇春雨漲溢則壇宇崩壞歷修歷記非所以安神祇垂永久也適有東郊敬惕之勞爲壇崇二尺廣三尋修五丈壇前隙地可供推擬壇之北爲室皆三其前門及壇左右俱各建三室以避風雨乾隆三十四年九

月卽工十一月工成謹記前令之名氏幷捐田塘稅畝之數刻之碑石以告後來者張佩芳譔

按張佩芳字蓀圃山西平定州人乾隆三十二年以進士來守是郡三十三年重修歙縣志

初山精舍碑

歙之東南有石耳山巍然特拔於羣山之中山脈下駐之初其地號爲初山有書室曰初山精舍宋進士曹宏齋先生講學之舍也先生名涇字清甫研窮經學精詣朱子之書宋咸淳戊辰進士授迪功郎入元不復仕至元中江東按察使請充紫陽書院山長生徒沓至又自立精舍於石耳山此其地也其里人

方承郁曾爲碑記而記不存流傳失據於是以精舍而易名書院書院而易爲僧室詢之土人弟知有僧寺或稱書院閒所謂初山精舍則不知也余偶以事至石耳山緣山麓而上盤迴斗折約四五里見有老屋數閒內供佛像無寺名亦無書院扁額尋覓碑石蕭然無有第見壁間書有田地若干畝永供曹夫子祭祀之語佛像之前猶立曹夫子神位四顧山麓別無他室乃知此卽先生之精舍也夫先生講學於至元之時歷今已數百年而瓦屋數椽獨時於顚崖斷岫之間風摧雨剝而其垣猶未頹其塹猶未毀是先生之精魄靈　不可泯滅故留芳躅以深後人之景仰也精舍之前宏閎而砥平後接層巒前臨無際綠

竹叢茂清流旋繞登其地者曠如奧如可以慨然想見先生之爲人適先生之裔孫庶常晒請余爲記遂書以貽之俾鑱諸石

張佩芳譔

蜀源修路記

周禮鄉遂之制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以通水也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通人之行也井田廢而古訓之存於今者蓋寡然陂隄渠堨兼資並理雖非古制而猶行古之道也歙西北之材曰蜀源爲入靈金通往嶺之要路其地逆大毋堨之水而委折環之始於蜀口竟於白沙凡二千餘丈踏壑則堤固堤固則流暢畝洫暢町畦滋殖年來堨旁路漸傾圮砂礫圄淤壅遏堨流於是蜀源鮑君治南慨然太息以爲路渫壞流愈久則愈以殘壞商旅之行過余里者其能免顛躓乎且何公舉廢以利農今因路圮而堨隳是旣使行旅之多艱而又病農人也乃代石於山修之數月而功成其費三千緡長塗坦坦清流瀲瀲農夫行者交慶焉今年秋余以事少憩堨上見其亭障參差綠楊陰蔭詢之知鮑君於修路之暇餘力而爲之也嗚呼是可謂好行其德者矣昔秦就鄭國渠歲收千鍾西門豹引漳水灌鄴河內以富繼自今食大毋

之利者其亦無忘蜀源石路之堅好也哉爲書而鑑之於石後之由是路者可以聞鮑君之風而興起矣張佩芳譔

重脩徽州府學碑記

徽郡之有學自唐始其後再遷而一廢廢而復建也則始嘗於元增拓於明洎我　朝康熙之乙未又撤而新之於是廟之殿廡所門櫺橋池學之堂舍齋閣廁廨射圃咸備無闕已而歲久不治隤剝突漏口楹折饒春秋上丁釋菜猝遘風雨則流離震撼惴惴罔寧顧歷覆是懼蒼皇糧籍儀式乖舛無以妥靈陰

庶司示尊尚太守由東李公高朝下車觀然曰虞民數聞先哲斯急不即不圖其在予乃告邦人邦人協謀輸財贊勞一力弊事乖因襲面孚公去繼莅以今太守演南徐公碩士又一年工告訖功邦人咸顧紀其成勞以章兩使君德而乞余文之時余來主紫陽書院講席者二歲矣樂其地之山水清佳諸生又能安余之拙面服習其訓悠然有終焉之志顧衰老昏眊遺忘謬譌日益增廓慚欲辭去會適有是請縮顧假此與院中二三子言別託於仁者之賜且因以告吾同志曰士生口明之世其所宜自守以期處不負已出不負國者有兩言焉曰義曰利登利之爲物奥義相倚伏非有冰炭水火相滅甚遠之形雖古今聖凡貴賤以及非種異類之屬咸無能棄去而人禽幾希之介而後辨也徽之先賢朱子而外若二程子世鮮指爲徽產者然之人猶原其所自合稱景紀之名其地曰程朱闕里以重休乎

肯天下之才將欲陶冶而成就之以儲心腹耳目臂指之用而又患上之無以致其下下之無以進於上於是不得已而有科第之設其貢之鄉貢之禮部貢之廷猶是司馬三升論辨而官之爵之祿之之制也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古今通義而人顧視爲榮身肥家之具以一切僥倖苟且之心應之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之者庶人之事也士將爲卿大夫而有庶人之心國家亦安所賴哉夫伊尹聖也而孟子稱之不過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非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若無甚奇節偉行足以震耀天下耳目而遂以獨有千古者何也蓋人必忘世而後世可得而記必重其身而後身可得而致故學而遇不敢負所學遇而竟其用不敢苟所用遇而不竟其用不敢苟所遇然後大可爲名臣小可爲良吏斷斷已心上格於君蒸蒸之化下被其俗以一身利天下不以天下利一身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者也故人當患科第之難稱不當患科第之難取當使科第以吾重不當使吾以科第重如南宋之末文信國陳宜中留夢炎三人迂唱皆第一千百世下其是非褒辱不待知者而後辨也徽之先賢朱子而外若二程子世鮮指爲徽產者鄉之人猶原其所自合稱景紀之名其地曰程朱闕里以重休乎

無窮而自宋迄今之以科第顯者鮮克崗之且欲舉其姓氏而已渺不可得然則科第之不足以爲利也備矣雖然科第非利有科第之心者義亦爲利無科第之心者利亦爲義科第非利出乎義則入乎利其間不能以髮故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卽可爲不違仁之君子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卽爲無所不至之鄙夫其端甚微其痛甚深而其溺人尤甚易誠能以程朱之學爲學以伊顏之心爲心以貢舉爲必不可倖以學校爲必不可辱以身心國家爲必不可負窮不戚戚達不泄泄生不碌碌死不泯泯則無論其在天下卽於其鄉安知不二紫陽之席而圖圖里之座乎則義固未嘗不利而人奈之何弗思也徽郡僻在萬山

中非舟車所衝罕遊販之迹其俗醇一而易名治民皆勤生畜養敦本好義士尤重經術矜名節持清議雍雍乎所謂東南鄒魯者信矣余旅人無以爲助聊本余素最於二三子者推廣其詞以宏賢使君興學飭教敷宣口之至意書之俾刻於石

奉直大夫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前左春坊左贊善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翰林院編脩庶吉士武英殿行走敎習庶吉士充會典方略續文獻通考國史四館纂脩官充乾隆庚午壬申癸酉三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甲戌丁丑兩科會試同考官丙子河南鄉試正考官提督湖南廣東兩省學政紀錄四次

秀水鄭虎文撰

大清乾隆三十四年秋八月穀旦　欽縣廩生程瑤田書丹欽縣副貢生汪肇龍篆額

右拓本高六尺廣二尺八寸

崇賢祠記

嘗考周禮有縣正之官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然縣有大小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及戰國時則郡大而縣小故甘茂謂宜陽雖名爲縣其實郡也自秦廢封建而郡守縣令之名以起漢興更郡守爲太守而宣帝尤重其任常曰太守吏民之本與我共治班固謂王成黃霸諸人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桓帝毀諸祠以奉黃老惟詔洛陽與

密縣留卓茂王渙二令祠由是觀之守令之祠於民蓋已久矣余來令欽於今五年每春秋釋奠思與人士講學於其間於是崇新孔廟已又於路南東數十步爲講堂之院曰問政工久訖功矣而先賢守令廟祀之在邑中者或頹圮黯或亟失其地不可循求使不爲萃聚以殷祀典非所以示於民而成吾政也國語曰祀國之大節節政之所成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然則茲祀其焉能已耶今年春欲相土以祀前守令之賢者而太守陳公彥回祠余既復新之遂於其前隙地構樓三楹門亦如之東西各爲一廊樓祀前明太守高公推官魯公凡十一人明太守高公時鄔公元會周公

士昌陸公錫明唐公良懿　國朝何公建善唐司馬昌公澐閔
同知李公茂榮推官虞公廷陛容公元龍溫公璜縣令張齊
十四人明縣令張公齊史公桂芳鄭公舜臣姚公學閔李公琯
彭公好古李公右諫張公濤劉公仰蘐公東明倪公元珙葉公
高標傳公嚴　國朝孫公繼佳皆舊有祠今廢毀者乃仿前賢
祠意顏之曰崇賢蓋郡東門外故有十太守祠昔太守程公元
譚梁任公助明陳公彥回孫公遇張公楨彭公澤何公歆張公
芹留公志淑王公繼禮明歙令張濤增入梁太守一人徐公掄
名曰尚賢後又入明太守三人陶公承學陳公所學洪公有助
爲十四人茲祠春秋俎豆不廢故今列祀亦不復及十四賢者

余嘗讀明史及郡邑誌既壯太守陳公以身殉國甘死如飴又
念唐太守集儒講學二張今建立非常救荒有策史桂芳則能
以儒生而禦倭寇倪元珙斬然不見逆當祠彼其樹立皆璽乎
有不可及者豈必以祀爲輕重亦豈冀後人之祀之而乃爲之
乎然賢而不祀則何以儆於民且何以爲後之人勸興也故述
崇祀之意而誌之是役也作於夏四月不數旬而工成嗚呼可
以觀士民趨嚮之志矣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知江南徽州府歙縣事加三級紀錄三
次張佩芳撰　仝建街口司巡檢候選縣丞韓復愈　董事候
選經歷江國口貢生黃世爵程光國　督工邑庠生黃　塏監
生許宗渭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秋八月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廣二尺五寸

重修歙縣學宮碑記

歙大尹張侯蓀圖以名進士踐任下車行釋奠禮詣學學之不
葺舊矣君循覽辯隱度曰是不可緩緩且圮亦不可迫迫且擾
余尸茲土責其奚辭顧初涖又會重建郡學事不得連舉越三
年則出廉俸以倡而徐聽邑之人自爲占輸無徵要呼督期約
一切經營迹而因故爲新事以辦治始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二
月訖三十六年辛卯六月成成之歲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
萬壽恩科邑之第進士者五人咸被用士皆驚喜傳說歸勤於
侯侯曰　國家學校之說豈區區之科第足以完厚責塞衆望
哉雖無天下之賢才率聚於學校學校之賢才率貢　朝廷其
聚而貢之也舍科第無他途則科第之盛衰與賢才盛衰相表
裏是誠宜爲茲土與尹茲土者幸然遂欲侈其效以爲余功且
謂學校興育巨典僅如是止則非余之所敢聞也我　朝文化
覃洽浸淫汎灑雖荒徼幽翳伏匿之上靡不含和吐音振景拔
迹有聞於時況歙古名州賢哲項輩相望是不一世譽諸佳硯
良墨甘筍苦荈皆茲土所自饒貪天功爲己力余則何敢且修
廢舉墜成民事神守土者責也非以邀福譽而是說則尤近堪

輿家言儒者所勿道欽人坐此惑者衆余方愧薄劣無以革陋習而顧敢承之以益痼疾乎余自念涖此五年矣爲諸生構書院於問政之麓月率一課親定甲乙其耆宿之有德望者暇輒賓禮之以文行相切劘余所期於士者甚遠且大而顧曰科第云乎哉夫人而果賢且才者歟科第可也不科第亦可也非賢且才者歟不可也科第愈不可也其已得科第者非已賢之才之而試以天下國家之任者乎其未得科第者不亦賢之才之而儲夫天子國家之用者乎名重者實不得輕施厚者報不得薄及之而知履之而艱故事不豫者後必悔余今者冰淵臨履日益滋懼深悔早歲倖成速化素蓄無水而惜乎其晚矣然則士亦思所以無悔於異日者愼無徒艷心科第之盛而以苟且之學應此則余所未逮而竊有望於邑之賢者爾侯之言如此有述以告文者歟爲知言已而侯屬筆於文表憶襄者作郡學碑記意與侯言略同因即次其言而爲之記云鄭虎文譔

重修汪王廟碑記

廟祠久經千歲而神惠之保民者一如其生使民瞻仰如雲日而感戴之靡泄也非甚盛德其孰能如此乎羅鄂州曰當隋亡時遙起之將不可勝數以其姓名見於新唐書本紀之首者四十有八人王之名在十數人之中此非小弱也功濟六州之民

以生而王之所以死而爲靈者又固然何作怪王以唐武德四年封越國公至宋政和間册封王爵終宋之世凡十一封諸誥勑舊藏於廟明正統間尚存唐宋四誥及唐二圭於是郡守孫公遇鐫其存者於廟左餘者據紀實之文鐫於廟右二碑今亦不存獨存明祖頒示之榜而紀實之文民間尚有其書及廟諸碑之存者王神應之著歷考之非誣廟自唐貞觀二十三年州以父老之請建於廳事之西厥後百二十七年爲大歷十年奉勑遷於烏聊山之東峯元和三年又遷於山之南阜即今廟自元和至今亦且千年矣有司與民以時修葺宋賜額曰忠顯後避嫌名改曰忠烈元因原廟自明以來復稱忠烈乾隆歲辛卯

佩芳令茲已丑年以祀典之責而廟之漸就傾欹也於是冬十月之壬辰率民易而新之爲礎而築以詩曰

徽州於山天險百重築城烏聊越國之功惟我越國唐室之忠赤面修將丹心貫虹當隋之末喬越卿兵聞者謂應歸我義聲奄有六州不以其富籍以歸唐脫若屣履視彼闔民仁暴何互視彼覆餗愚智何悟彼暴覆宗此仁流祚彼愚泯滅此智永譽州姓之汪十九於王條衍四國冠蓋相望代有賢達惟王之光天之於仁其報豈爽烏聊之山廟貌峨峨新宮孔煥祀事不頗神兮萬壽與天地久無古無今福民單厚

重修徽州府堂碑記

郡守膺民社之寄自守令丞討及諸司之以執事至咸報政於堂歲時賓興試士鄉飲讀法民於是口觀禮府史胥徒之以朔望朝及民之不得直於上而辨訟者守於是南面聽而治焉典禮政刑治之具也郡之於堂不綦重哉徽郡城環山濱溪署復倚城之址地氣蒸發穴漏黯口才易窓而口易泐故自丙辰歲修葺之後距今垂十年而丹漆霏剝梁柱朽蝕雖多方枝而履其口者常惴惴焉前守縣戴公毅然有爲慨任修舉循例詳借養廉於藩庫已荷允准公調任皖城口口守茲土因喟然曰是守出治之堂非若燕遊休息之所可因陋就簡也爰請分借三年之養廉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委街口司巡檢韓復愈監其

工復延歙士之精於口口口如江生國忠黃生世爵者董其事鳩工庀材籌酌去取撤去仍窓刊落腐浸自堂而儀門而大門而口和門以及兩廊勇道牌樓櫺檻軒不口舊制閱四月而煥然一新因諗其邦之士大夫曰諸君知堂之所由成乎梓匠之巧也埏埴之良也丹青黝堊之精好也簷于棟桷容一敗材則摧折傾壓之是虞堂於何有今守不才承乏茲土凡四境之內生殖厚矣容有惰窳敗羣者乎名節勵容有倫紀不修者乎富者有奢蕩而踰禮秀者有山學以阿世者乎夫旌別淑慝守之任也整躬率物化口鄉民亦鄉大夫之責也本之不固而崇師虛文是築室而毀其基其與存者幾何詩曰　聿求厥寧聿觀厥成炳且與諸君歌詠　休明沐浴　皇化固不僅區區贅一堂之成也是爲記時

乾隆三十八年歲在昭陽大荒落夏五月穀旦知江南徽州府事加三級紀錄三次廣寧張廷炳譔

右拓本高四尺八寸廣一尺九寸

重修歙縣城隍廟碑記

余歙邑城附府東廓而有專城環繞皆山四門洞闢均於兩山之峽間政門在縣治北踞山椒右挾鐘樓峯左門以內緯飛如翼翮岳谷幽窈　城隍神廟在焉山氣盤鬱每當長夏司令乘雷雨駭作蛟發其中廟宇輒故傾壞而居民安堵靡維　神靈

以有鎮之云乎　本朝修葺近事則雍正壬子前令杜公倡修
未成實以是年閏五月十又三日發故乾隆甲子前署令盧公
亦爲倡修至今廟貌無恙豈諸非　神佑之力歟惟乾隆二十
年前令陞任王公勸修碑文未有敍載蛟患而因山氣未正直
之德禮重禦災捍患之祀振古如斯邑之　城隍尊神司專保
障尤龍有功於民民俗庋事理所宜然余於乾隆三十九年四
月抄莅斯土五月拜謁　城隍神廟見殿墻垣樑傾爍願而憂
之於是緣墓爨措諸紳士樂輸捐助鳩工庀材越數月而功竣
神像棟宇門楷赦自內至外煥然一新余願而樂之始於甲午
之九月迄乙未夏落成所費浩繁而諸紳士急公好善俾後之

人知　神以功德呵護永鎮山靈實使蛟龍遁藏所謂　神
道護也是爲之記

特授文林郎知江南徽州府欽縣事加五級紀錄四次記大功
一次楊祈迪譔

大清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冬月　吉旦立

詩慈壩記

貫溪祠在里居北首然山帶水自卜居以來甲第聯聯不絕誠
地靈之所鍾也議者謂左邊少微單寒宜築堤又溪流一線水
力亦弱宜作壩其堤則前人已有之壩則至今尚有待且里中

苦南方火星往往數被回祿堪輿家謂壩址在坎位蓄水可以
制火則壩之築視堤爲更重前太史裔孫煜倡其事鄉之薦紳
先生及父老子弟咸聞而善之蓋數十年于此而覓不果已亥
年先伯兄環中公宋太恭人壽臻古稀諸郎君慶太恭人之享
年思盛謀所以上壽者太恭人曰予性素茹淡徒費無益無庸
也吾聞祠中向有築壩之議顧築室道旁三年不成吾久有是
願而未言汝輩誠能繼予志勝于頌祝多矣諸郎君乃百拜稽
首曰謹如命于是乃鳩工庀材審地度勢若者匠石之能可任
若者他山之石可求洩者窒而高之不期年間
而壩以成由是壩以護堤堤以護祠而祠之缺者始完且固祿
之患亦自此息焉工既成鄉之薦紳先生及父老子弟聚而觀
之咸相與歎曰是役也讓之數十年而今成于一旦費雖百有
餘金而貽之爲萬世利太恭人之功抑何遠乎行見河水洋洋
鱣鮪發發後人之遊斯地者莫不指而稱之曰斯壩太恭人之
之所築也咸嘖嘖稱太恭人之功不哀然則太恭人之福不將
與澤而深太恭人之壽不將與壩而俱永哉吾因之有所感焉
今之居溫席厚者不乏也然不過秉堅策肥用以誇耀閭里而
于先人及鄉黨間正務曾不一致意焉則所賴于子孫之昌熾
者將何在也聞太恭人之風亦可以感而興矣焉因名之曰壽
慈壩且記之以爲後之好義者勸項蓬明撰

重修慈孝孝子兩坊碑記

子孫而不能表揚其祖宗不可謂孝祖宗之德前人已表揚之矣越數十百世子孫又從而湮沒之則其罪有甚焉者比瑗先君子登志以沒所謂諱諱命瑗者猶謹識弗敢忘而今乃得竭蹶以趨事也瑗少時從先君子學若公行經祖嗣嘗俯仰嗟嘘徘徊不忍去指左右兩坊教瑗曰女亦知坊之所自昉乎余家自始祖榮公遷居棠樾以孝義世其家爲欽名族當宋元鼎革之際盜逼里中攖其鋒者露刃相向方是時父兄各棄其子弟子弟咸背其父兄而我族祖子壽公遇賊山中獨能身以死代父父亦願留其子卒能化凶殘全宗祀孝行昭垂久而不泯至

明永樂朝乃蒙搜採輸軒追表所居里曰慈孝後百餘年又有孝子坊之建則爲我十四世祖時明公立也公生宣德六年性至孝母余氏年七十餘足患瘍腐穢不可近溷於危公露立涜禱旦夕跪吮其疽疾豁然愈當世士大夫爭爲詩歌紀其事有司欲以上聞有從而勞揖者尼不得行歷子若孫始克奏請於朝邀旌典以前若彼以後若此皆所謂潛德幽光久而後發者也今兩坊屹然不非特壞余老矣志焉未逮其女曹之責歟白瑗受命迄今又幾歷年所矣顧以力綿弗克遽先人之志明發有懷不遑寧處崗危髮禿忽忽老之將至每經過里巷追緬襄言時往來於懷不能釋歲丙申長兒志道經營維揚將歸築菟裘爲瑗娛老計瑗知之竊且喜以謂昔之有志未逮者今可以竟其事矣瑗舊有敝廬足以蔽風雨今兩坊一旦傾圮是使先君子抑鬱未伸之緒終抱恨於九京也口昔之人瀝血陳情即閶額請之孝思復淪胥於後世也是弁使我兩祖爭難忘軀舐癰愈疾至誠慘怛之至意無以徵文獻而遠錫類口爲人子孫不能彰其祖宗之德而轉令祖德之彰若此者及吾身而止縱吾身安矣吾心安乎用是促長兒修整兩坊卜口鳩工庀材命從姪嶽炯集事嚴其事經始於乾隆丙申九秋二日至次年丁酉仲冬竣事輪奐六百餘緡規仍其舊而祖德煥然一新矣謹口口之事蹟述爲口以月異而歲不同瑗烏能保此坊長若之而不壞而區區之心則庶幾有踵而行之者不及其壞而預爲之籌則綽楔光昭而蒙其庥者不致數典而忘其本此則瑗之志也夫此則先君子之志也夫乃援筆而述其顛末以俟後之與瑗同志者　裔孫宜瑗謹識

右拓本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一寸

興建行雨龍王廟碑記

新安介居山谷厥土高亢下流奔急勢不能蓄水以溉田歲凡兩熟得雨之力多焉易曰雲行雨施又曰雲從龍是御龍之神有大功德於民宜祀典久矣予以乾隆戊戌歲膺命移守是郡既下車知厤土粒食之艱門山農力作之苦心甚

憫之明年夏炎暑方熾大雨未行率僚屬躬親祈禱設口神壇於城隍廟殿不匝旬雨降歲且報稔予迺告於衆曰前此五日不雨民有憂心十日不雨民皆有憂色矣今民志熙熙口于市忭於野有大有之樂非雨之力乎　神之惠乎而向日未有專廟附設虛位何足以昭誠敬盍捐資建宇以答　神休僉曰此公之志也民之望也予分俸二百爲之創闔郡官士吏民駱驛爭輸得千餘金遂諏日治材聚土定建於城西隙地廣三丈袤十丈面山臨水度地當位中爲正殿塑　龍王神像侍鬼判二傍列風雲雷雨四師其前爲門觀爲歌臺後有閱屋以住道人繚以高垣鎖以文窓勦堊丹漆舉以法越二年辛丑冬工乃竣東之顏曰水月西蔭外此更無殘碑斷碣可以考據故堂之創

於何代建於何人脩儿幾次脩於某年踵而修之者某某皆不得而稽也憑修邑乘者亦以無碑記可採遂略之頃聞法故老所傳謂前明送金佛於黃山曾駐此地遺沉香大悲金佛一尊使供奉之故其殿曰香佛而名其堂曰觀音然無碑碣可徵亦未敢傅會也邑乘所載則有觀音橋云橋跨塌田街明萬歷間勅賜慈光寺金佛過此始甃以石橋在堂後其名亦同則倍之所傳諒非無故更以許江二公口口口堂口建當在萬歷時也歷年既多修葺亦棲迟於今梁棟朽敗漸就傾頹乾隆乙巳秋汪君廷瞻有志倡率非得素著誠信之人勿堪斯任口口黃君正銘出爲董勸莫不踴躍樂輸於是旭工庀材甫期月而竣

貢生黃世爵　督工生員黃鎧篆額　生員俞煒　監生許宗渭　典吏方浚　六邑紳士等仝立石　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仲冬月上浣穀旦　基竭字三百七十五號地稅五分一釐四毫汪世袞支口口助

右拓本高五尺四寸廣二尺六寸

重脩觀音堂碑

場田觀音堂者後枕呂場前襟練江左右市井周匝繞堂適當其中衝棟宇壯麗去相莊嚴青磬踈鐘冷冷遠度亦一大梵宇也稽之邑乘闕而不載堂有許文穆公國顏曰慈雲福地江公東之顏曰水月西蔭外此更無殘碑故堂之創

得而稽也憑修邑乘者亦以無碑記可採遂略之頃聞法故老所傳謂前明送金佛於黃山曾駐此地遺沉香大悲金佛一尊使供奉之故其殿曰香佛而名其堂曰觀音然無碑碣可徵亦未敢傅會也邑乘所載則有觀音橋云橋跨塌田街明萬歷間勅賜慈光寺金佛過此始甃以石橋在堂後其名亦同則倍之所傳諒非無故更以許江二公口口口堂口建當在萬歷時也歷年既多修葺亦棲迟於今梁棟朽敗漸就傾頹乾隆乙巳秋汪君廷瞻有志倡率非得素著誠信之人勿堪斯任口口黃君正銘出爲董勸莫不踴躍樂輸於是旭工庀材甫期月而竣

事規模由舊而丹雘什宇恐櫂煜煌肅然改觀矣堂成口之諸君子乞余爲記余自慙謭陋亦不足採登邑口顧念前此之創建脩口樂善者代不乏人惟無碑碣可稽以致不俾於後口口無以記之口口口口久將使汪君之倡肇黃君之經營以及諸君襄事之美口又同歸湮沒乎遂不敢以不文辭爲之紀其歲月而樂聆姓氏備列於左庶幾後之視今不致如今之視昔而樂善者覽之亦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夫　薛市程杏芳彝堂氏拜撰

乾隆五十二年歲在丁未季冬月穀旦立

右拓本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九寸

學校王政之本也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於是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凡以明人倫而登躋風俗於雍熙也洪惟我朝　聖聖相承四海永清以還治定功成盡美盡善而建學以化成天下尤爲夙夜罣心今　天子崇禮　先師益誠益敬臨雍釋奠上接淵源由是　詩考作人王多謙吉有馮翼孝德如圭如璋之彥以歌咏哉毅單厚令德壽愷之休抑何盛也癸卯之春上命詳稽古制於太學彝倫堂前壁建辟雍甲辰工竣乙巳上丁大昕鼓徵　駕臨講學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屆從圜橋觀聽者不可數計蓋京師國子監建自世祖迄今五百餘年而辟雍之制乃備　崇備重道三代以後未足比隆天下之

人聞之當何如鼓舞而奮興耶吾歙立學昉自宋淳祐間郡侯謝公之所建也洎元至正而邑侯張公移置今地右挹玉屏之清淑前望紫陽之薪傳卜吉永藏人文蔚起是以門楣坊表踵事而增者有人垣墉丹艧世濟其美者有人上下數百年來旋圮旋新大成奠定其有賴於縉紳之代興者不渺也乃自東關胡進士璋修舉而後距今又百有餘年日見傾頹綢繆孔急薦紳先生都人士方竊竊然謂是役之艱於經始也而邑南小溪布政司經歷項君士瀛昆季乃述若考故監生　勅封儒林郎琥之詒謀願以鼎新獨任鳩工創造始於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之春落成於明年戊申嘉平之月美奐美輪壯偉閎麗凡崇聖嗣明倫堂門階戶序橋道坊表之屬無不煥然改觀豈惟後繼先人急公勇義之素心抑實善體　聖朝崇禮　先師之至意也猗歟休哉夫築室道謀用不潰於成其大較也項君以善承先志不待噬日之淹不惜巨萬之費而且姦蒸以起其嘉賴爲何如前者郡學乖圮項君族人曾新之今接踵而興後先輝映何項氏之多賢歟丁未春予奉　皇上推以孝治天下之意　予告養親方擬歸以辟雍規制式古訓今爲吾鄉具書之俾知　天子神聖惟以重視明倫爲首務乃至家而適見項君之義舉心竊韙之故於其成也爲論撰其善揚先人之美而質有當於　聖心之旨務勒諸石以永垂不

朽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南書房供奉加三級曹文植譔并書

大清乾隆五十又三年歲次戊申季冬月　日

按曹文植字近薇號澤原欽縣雄村人乾隆庚辰傳臚證文

敏右揭本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二尺一寸三分

欽縣金石志卷九終

欽縣金石志卷十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石文

清

重建欽縣學宮碑記

欽學規制創始及興廢從拓修建本末碑記所可考者具載邑誌而書院附焉修嘗讀之業竊謂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文王世子紀視學警衆之節月令著釋菜合樂之典學記詳考校成就之規王制嚴選造簡不帥教之令至于養老受成馘不於學焉倫之雖其後因革損益隨時制宜法不必盡泥於古要其所爲德行道藝孝弟睦婣任恤之教端習以倡率民風其揆則一況欽爲程朱所自出之地程朱推原格致之力權衡尊道之功紹　夫子心法之傳於千有餘歲之後此邦人士嘗馥所漸兢兢然奉遺書以循習於其間不感於異端俗學世有名儒碩彥彬彬輩出以爲斯民情亦夙稱向義者紫陽在望而篁墩闕里上幾鄒魯家塾之設族閭里黨所在多有蓋　其所循習者有素也方今　聖天子臨雍講學崇術立教詩書禮樂之澤流浹簿海內外比于隆古欽之登仕版者小大臣工罔不祇承顧欽之學宮費整整焉而因陋就簡僅僅補葺偏一時耳目其何以仰答　聖天子崇尚　至聖先師繼往開來之學

與夫論秀書升化民成俗之至意爰集議重建山圖久遠而所
資不下二萬緡期時修適未擢邑冢事有候選州司馬項君名
士瀛者偕其羣季奉先人遺命毅然以獨任呈請庀材鳩工規
制悉如舊趾一一撤而新之凡夫春秋二仲丁祭禮器亦莫不
具備猗歟盛哉夫善歸先志則仁孝議諸諸弟則友恭推而至
乎睦婣任恤道德同宗而本末兼備今不異於古所云者此物
此志也而是邦之士習民風具可覩已修雖未獲久蒞茲土非
觀厥成然於經始亦與有榮因紀其事以嘉項氏且以告此邦
人士所以日新其德若程朱道脈宜何如引之勿替抑不獨輝
流芹藻已也

特調江南太平府蕪湖縣知縣署歙縣知縣事陳聖脩謹識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邑人程步矩書丹邑庠膳生
巴樹穀篆額

大清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孟秋月穀旦立石

右拓本高四尺五寸五分廣二尺零八分

重建學宮碑記

蓋聞之記曰古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
成俗其必由學乎此虞夏商周之盛黨庠州序未嘗一日無學
而後之王者追崇　至聖先師之道莅學宮於郡縣春秋百官
率多士修禋典以敎天下垂以於萬世禮至隆事至重所從來

舊也我　國家以文敎治天下　烈聖相承咸以　夫子之道
淑其身父兄之所傳師友之所講求非四子六經之書不以敎
敎必以先童而皆之皓首不敢廢雖比戶編氓與知蒙養人文
蔚起鴻儒輩興炳炳麟麟超越前世邁魏乎與虞夏商周爭烈
則學官之置不基重哉歙徽郡附郭縣也攷自宋淳祐十年郡
守謝公堂創建有學自元及明兵燹幾經迭更興廢迨我　朝
康熙十有二年癸丑郡守曹公鼎望倡率紳士耆而完之乾隆
三十六年辛卯邑令張君佩芳復加修治未二十年輒復傾圮
于是鄉先生遵政吳公履謀金公倡議捐修以期久遠工大費
繁方且難之縣南項氏邑之世家也有曰士瀛者以其先人有

志爲此謹諸昆季慨然以修建爲己任以自守令於是撙士之
自好者董其事鳩工庀材負石擔瓦一更新焉自丁未冬從事
奄捐至己酉春落成凡兩年有奇捐貲不下二萬緡堂皇輪奐
兩廡庠豁踵事增華規模宏麗其諸仰體夫　國家樂育英才
之意而能爲人之所難爲者與抑亦善成先人之志而以聖其
家者與余於丁未十月來守茲郡厥工已興迄今瞻仰墻見棟
序西階之牖丹楹刻桷之美蓋不獲與國厥始而猶得樂觀厥
成也爰詳其顛末而爲此邦之士勸是爲記

徽州府知府峻　亮謹撰　邑貢生汪藻書丹并篆額

大清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八月朔日立石

右揭本高四尺四寸八分廣二尺四寸七分

重修歙縣學碑記

朝議大夫山東萊州府知府前署江南徽州府知府直隸和州知府宋思仁譔　縣布衣張倫發書幷篆額

歙徽屬首邑也學在縣廨之東　先師廟又在學之東自南宋淳祐中肇造代廢代興凡再徙而得今址洎我　仁廟癸丑甲寅之交海氣寧晏盥序鼎新蓋百有十餘年以迄於今其徇歲月補苴罅而勿壞於立歙之鄉大夫吳通政綬詔金殿譔榜與其都人士公顧守宰倡議指修歲內午余適來自和州承之郡篆以爲學校者治化之本爲政者所當務矣先於此矣其歲九

月二十一日遂用期集於明倫堂且捐廉二百兩爲人士先人士皆欣焉聽命四出勸輸諏日鳩工傳播鄉里而余隨奉簡書以考績入覲　聖天子不以其政拙擺守泰安湖南阻修載離寒暑未及視茲役之竣也今年春余所舉監修歙紳候選主事曹君文埴程君光國等以書來告曰廟成矣是治南項國子琥之子布政司經歷士瀛等承其父之遺命而獨任之幸不煩公費耳余曰於乎哉夫歙故富州著稱在昔顯憲余前撫郡時凡所踐涉市宅民廛皆視他境爲整理於中祠堂社壇橋梁道路之屬亦修飾可觀況於廟學今國子父子所爲如是固其川原風俗之美使然亦以見　國家百數十年以來文教覃敷綸渙肌髓而文富聖天子崇建辟雍之後所以風動而鼓后之者加隆以故其俗敦義行其人知大體有以助流　德化於避僻如

國子父子者匪直其天性之嫻爲之也域樸之侍曰周五壽考遐不作人其是謂矣夫其是謂矣夫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十二月　穀旦謹立

右拓本高三尺九寸七分廣二尺二寸八分

重修歙縣學宮碑記

朝議大夫江南徽州府知府覺羅麟喜譔　績溪縣學生周宋杭書

今天子御極五十有一年余奉　恩旨來守徽州適歙有　文

廟之役經始未幾而候選布政司經歷項君士瀛弟昆意承厥考請以獨力捐修余嘉其慷慨好義而善繼人之志也從之內憂北遠未逮成事歙之人士乞留一言以勒諸石夫表揚義行守土之職也余其敢以不文辭案歙志廟學自宋元以來代有建置至有明而規制肇備迨我　朝定鼎之初興崇學校而歙以首縣附郭爲諸邑裘領號稱東南鄒魯越康熙十二三年間城東胡進士璋與某子行人廷鳳乃率先疇人慨然以修舉爲義後先濟美用克紹此本基時則有若郡守曹公鼎望觀察王公緒祖記載其事今百餘年所矣士瀛弟昆藉先人之業資富克家亦云無忝乃復能推廣　聖朝崇禮　先師之至意繼承

乃父扶翼道化之詒謀聿傾重裘獨任鉅工如胡氏父子當年
若是其義也嘗竊嘆名家巨閥世載高明非盡無積財餘力也
然往往聽熒於福田利益之說以之莊嚴佛寺崇飾道觀則優
爲之至於彝倫風化之地則漠然弗加之意於其間若乃怙侈
厚亡每下愈況又不足道也今士瀛之父清識遠覽不以多財
愚其子孫而臨沒告言最之以義則其生平可知矣士瀛弟昆
能識先後審重輕視邑之公事莫大學校遂用其父之治命力
成義舉則其志行又可知矣是役也上距康熙甲寅凡百十有
五歲昔之成於胡氏父子者今復於項氏父子間得之彼此相
承如出一轍歙人固世有象賢哉余雖文不逮曹王二公而樂

稱人之義以爲是邦風厲也於是乎書

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春三月　穀旦立石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二分廣四尺三寸六分

重脩歙縣學碑記

學宮之設所以尊崇聖道建立表儀世運民風賴以綱維所關
匪淺鮮也其間興舉廢墜固長民者之責而各邦賢士大夫能
身任其事以佐司牧所不逮則樂與事觀厥成而稱揚其美余
出領新安下車釋奠見郡學傾圮惻然念之即思一爲修葺顧
值凋敝之餘物力維艱山寇充斥未遑也比年百度粗定始得
鳩工庀材次第舉行於是郡之學宮暨紫陽天都兩書院斗山

文會所皆能復其舊制輪奐有加與父老子弟講學恢於斯課
藝恆於斯彬彬郁郁士風不變余所撰郡學諸記中誌之詳矣
新安六邑歙爲大山川靈秀人材炳蔚實江左文獻之邦也縣
治負郡郭而城勢如聯璧其學宮北枕問政南望紫陽羅列五
峯襟帶六水形勝擅一方之最以故名公鉅卿眞儒宿學後先
輩出粵稽邑乘宋初以附郭不置學淳祐間郡守謝堂始建於
縣之東元初毀於戍兵至大間邑令宋節葺之明初邑令張齊
因故址重建正統間漸圮守孫遇令高年修復未竟張令從善
繼之正始竣成化間守周正以舊殿改爲紫陽書院別闢地以
建殿嘉靖間又圮謝令廷傑重戢　國朝以來官司亦常議修

然不過補其滲漏塗其丹堊而已故日以積壞而不可支今
天子御極之十有二年武進士胡君璋謀於邑令孫君繼佳厲
文吉君天助及合邑之紳衿子衿捐資重建胡君任其重且大
者經管有法管攝得人凡竹頭木屑俱積儲以備用不中飽於
胥役之手遂能不數月而告成余公暇往視見隆棟千甍重垣
如翼鐘鏞俎豆罔不蠲虔於以作士子之誠敬發師古之情懷
其有裨於世運民風功不在謝宋諸公下也余忝膺司牧不能
力爲創建顧因胡君以成事滋媿矣然素性亢直見人爲善輒
鼓舞踴躍之不遑苟有功於聖道力亦何必證已出哉是役也
敬俾余德之即邦之紳袍子衿當亦共所心折矣因援筆而爲

之記　中憲大夫江南徽州府知府前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翰林院庶吉士曹鼎望撰　康熙十三年歲次甲寅春月之吉立石　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夏四月下浣重勒

右隸書拓本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四寸

元史忠義記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

勅修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大經尤還

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舉者相與即其地師山書院以處焉文章不事雕刻煆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加稱賞至正德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至酹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日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私與人臣不得辭也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也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材不敢受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周易纂註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守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疰者耶因被拘囚欠之親戚朋友搶餉之則從容如之盡歡且告以必死求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語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死

乾隆庚辰仲秋上澣于蕃敬錄

右拓本高一尺五寸廣四尺二寸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予撫皖明年九月按視城工於祁門過歙晤　宮保大司農曹公齊原先生公以重建古紫陽書院於歙學之後屬予爲記按紫陽書院之名賜於宋理宗洲守韓補請而建之表城門外其後屢徙元明之交明祖暨得婺改寧越府開郡學庚子僉院黃廷桂移書院於東關正統九年甲子巡按徐郁移學右之射圃正德七年壬申知府熊桂改學後之定光寺爲祠像祀文公堂廡講舍咸備一修於嘉靖丙寅再修於天啓壬戌　國朝康熙

五十一年洪瑾稍葺飾之所謂縣學後之書院也古紫陽本以山名有老子祠曰子陽觀韋齋先生游於是其後居閩署其廳事曰賜書堂以誌不忘朱子歸歙止此正德十四年知府張芹作書院記於阿山此山之有書院在城之南巖然至今存者也而城內之書院屢修屢圮歙之紳士商人乃輸資三千七百二十金請復學後之舊址乾隆庚戌工既成中爲祠爲堂凡三層左右棲士之舍幾及百間於是城外之山阿與城中之學後並峙而肄業講學之地益廓乎其有容矣山阿之書院經理於紳商以縣教諭司其以府教授司其出納城中之書院經理於紳商以縣教諭司其申報此其規撫之大略也夫書院盛於宋而教之興也以人不

以地文公之學徽與岡爭稱之而四海百世比烈於鄒魯者其實果安在哉學者家有其書幼讀其著錄而夸博聚者究鄭許超心解者崇陸王顧道豈有二哉予少竊疑文公之補格致傳矣及長而仕宦中外今將老矣乃知身世之故萬有不齊不致其知而誤於趨者不少也是非理義之辨不明則所學皆僞處而無益於其行出而有害於斯民所爲存心致知者非俛焉孳孳以終其身其畔倫物而去幾希也何有矣方今　聖主緝熙典學刻石經於壁雍通五經以試士綜萃羣言一折中於朱子歙士登紫陽之堂繹文公之教求其爲己之學無徒以糟魄相耀則庶乎善學者也是爲記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大凡有所樹立者無不期有益于人而其始審事未精立法未善則不過博益之虛名而人岡彼其實澤雖所舉之事已燦著于一時勢必日改月遷寖侵寖削而一旦以替唯善有爲者欲圖厥終先愼厥終先愼厥始兢兢焉不敢徇一己之情亦不敢避衆人之議立綱陳紀務期實有濟于人而使千百載後得守此制以行之而永遠咸享其澤嗚呼是亦難矣新安爲朱子闕里至今號人文淵藪者也紫陽書院之名賜於宋理宗自宋至明屢易其地正德七年建于歙治之後十四年又遷于紫陽之山而歙治後之屢圮屢修識諸志秉班班可攷迨明之季始鞠爲茂草紫陽山之書院素無棲士號舍　本朝乾隆九年有徐士修者捐貲增置並籌膏火之費歸於有司董之而茲院就涅未遑振復　宮保大司農曹公告養林居適徽之業蘧于揚若以書走請謂鳩工之費衆所弗惜惟公經營而盡其崖略焉公忻然籌度之踰年工竣堂廡講舍庖湢廩廐靡不畢具建坊于從入之路而曰古紫陽書院誌所始也其出入貲究籌之事澤一二能者任之而揆其綱者則其鄉之諸縉紳與建諸紫陽山而歸守士者有問諸縉紳于角藝之期咸集院中而巡察焉于是嘆立法之精實大有造乎人才且垂久遠而可無敝也蓋縉紳者卽士子之所謂鄉先生者也肄業院中旣奉一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爲師而又時從鄉先生後省有以作其嚴憚之心廣集其師資之益且聲氣矣以通凡院中燥濕寒暑之不時簾廩之膳與不給鄉先生得時時撫問之不忘乎澤不下究諸生情有所苦亦不至有所壅而不得上通豈若歸諸司牧者官私閎絕卽有以飲食教誨爲心而改治殷繁不暇勞心于此哉後世書院仿古書庠而興古者小學之制教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其師則其鄉之歸老大夫爲之茲古紫陽之制猶準是而行之歟吾敢自今以往新安之鄉先達同心協力以體今日嘉惠

後學之心以廣　聖天子尊考作人之雅也而來牧斯土者勿
撓其權勿擾其制口俊秀亦共仰鄉先達培植之盛心敦倫書院
絕種學績文以不忝爲文公桑梓之士將見千百載後倫書院
者以白鹿爲宗次卽及新安之所謂古紫陽者暎其法制盡善
所以陶冶人才者有實心而非苟爲一朝一夕許也作者送貝
科名接踵又無論已是爲記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糧餉操江統轄南河事務書麟譔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正月穀旦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九寸一分

古紫陽書院記

丁未予告養歸新安謁朱子於紫陽山之書院見師道之修明
人文之蔚起凡蒞斯土者靡不以飲食教誨爲心忻忻然以爲
鄉邦幸越五年辛亥鄉之業鹺淮南者郵書於予謂書院之人
才日盛思欲拓其學舍以增其人厚其廩給以勵其志嚮由鹺
務中經營其度支之費至若定經制善始終則惟我是賴子雖
不敏然以諸君子惓惓桑梓之盛心籲願有以覩厥成也考新
安書院之創歷於宋淳祐之六年太守鄂公講建書院於城內
理宗可其奏書紫陽書院額以賜而院以興自宋迄明迭興迭
廢遷徙靡常正德七年太守熊公建諸欽學之後院創基敞光

軼前代拔所棫士樸其中而勒穆陵賜額於旦召諸碑誌咸徵
立焉厥後張公謂以紫陽名院不於其山義弗稱別建於山自
是至今修紫陽山之書院者八九人凡肄業者悉造山中而學
後之書院鞠爲茂草云予慨夫古制之就湮而又重諸君子之
請也乘邑之縉紳而謀之僉曰紫陽山書院本爲老子宮其勢
枕山阿弗可拓欲增學舍未由也其廩給自徐君輸金後几守
土者籌畫之亦無匱乏學宮後之書院雖久頹廢基址未湮且
熊公所摹之御書具在謀之以還舊觀可也予於是寓書淮揚
諸君子而與諸縉紳至其地相其陰陽卜吉經營期月告竣名
曰古紫陽書院志始也古昔盛時司徒掌邦教育鄉師以稽其
器有鄉大夫以書賢能下至州長黨正閭胥此長各建其職豈
聖人之得良哉凡以司徒雖掌教而一人之不足以安擾萬民
也且其掌土地之圖籍民人之數事繁任鉅欲專乎教而勢亦
不能紫陽山之書院其勞守土者之經畫自昔然矣今者所建
而復累之則奉　天子命以守斯土方以疆索之廣生齒之繁
載星出入以共職而更欲於兩書院以嚴考課以篤出納其勤
勞寧有極也夫一人之不能兼攝者衆任之易爲功邑之退休
林下者類皆有耆德負碩望書院聘名師主講席而諸縉紳相
與董其事以總其綱則司牧者得以稍紓其勢而分任之者亦
易以爲力而且今之退休林下者向皆往來於紫陽山之院中

凡堂廡之奚宜供給之贍否與夫匄有鍛月有鍥之利弊廓不
犂然具晰於胸中則不欲勞諸司牧者其與古昔不求備司徒
而分責閭黨之意庶有合也予持此議而僉以爲然於是古紫
陽書院之制與建諸紫陽山者特異予承乏地官歷有年矣愧
不能宣　上德意嘉惠士林今蒙　恩予告養母山中有淮揚
諸君子矢志栽培又有諸縉紳以匡予所不逮不特鄉邦之士
盡可舊興而數百年書院之舊址一朝盡復其初而規畫周詳
更大有以善其後慰何如也辛亥冬大雪熊公所摹之石爲凍

所泐不泐於前而示人以可據則古制之復也其亦有數焉存
乎其間耶吾嘗於角藝之期過院中則見奎峯拱其前長河如
帶徽城之烟火萬家悉列其下我朱子之靈廡幾以安以侑於
此乎使肄業者寒暑弗輟與在紫陽山者無間則科名鵲起匪
特爾多士之榮抑亦桑梓之光也匪特予與淮揚諸君子及諸
縉紳之所期抑亦守斯土者之大願也前明吾鄉唐公讀書此
地廷對第一今六邑之士復棲於此安見古今人之不相若哉
吾於斯院之英才蓋拭目俟之矣爰濡筆爲記而次輸金及董
事者於碑陰俾後世得所觀覽耶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
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南書房供奉曹文植撰并書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十月立

右拓本高五尺六寸廣八尺八寸八分

古紫陽書院續記

予於古紫陽書院之建也記之詳矣而是役也有羣力以善其
始有獨力以善其終自淮揚離務諸君倡行是舉裒白金八千
郵寄以營宮廡鳩工庀材是歷九閱月功未竟而度支
皆乏蓋幾幾乎不有終矣有鮑君者固領袖同人以嘉惠士子
者也至是恐弗集舊而起曰旦暮工竣庶一賈弗繼且輟予議
曷可諉慨然出已貲三千俾得蔵事觀厥成焉落成予稔於衆
曰鮑君之爲是舉也臭乎不可及已向謀於衆金謂無以易
己者不若是多今獨肫重榮務期所事以底大成其美利豈猶

人哉方經始時固藉諸君力徵鮑君將弗善終也弗善終將諸
君亦不得爲善始也吾乃嘆鮑君富而仁强而不息有大事其
可任也多士勉乎哉學如是是亦足矣凡人才之不古若者其
用志不專其致力不果多至中道畏難苟安而有基以壞若勤
垣墉而堅茨不事也若勤樸斲而丹艧不塗也如是望室家之
成梓材之爲良器也烏可得哉業有成就倪焉盡力競競乎未
路之難一間未達猶自憾不敢即安莊莊道岸幾何其不能至
也今鮑君是舉不欲功敗於垂成匪特紫陽之功臣亦廡事
爾多士之儀表也多士勉乎哉予既昌言於衆迟而筆之以爲
古紫陽書院續記鮑君名志道字誠一歙西之棠樾人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南書房供奉曹文埴譔并書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十月穀旦

右拓本高五尺四寸二分廣二尺九寸九分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徽之有紫陽書院自宋始其地遷徙不常在歙學後者明正德間郡首熊侯所建宋穆陵御書紫陽書院碑碣在焉設立學舍聚多士子肄業其中一時彬彬稱盛厥後雖於紫陽山覓立書院而斯地論弦不輟一修於嘉靖丙寅再修於天啓壬戌當是時徽之兩紫陽書院屹然相望於郡城內外者蓋閱百有餘年

之久矣今紫陽山書院巍然獨存而在學後久廢求其堂廡庭序之舊略無有能言其事者然則廢興之故豈不以人哉乾隆庚戌郡人思欲興復於是紳士之寓於揚者請於所司於監例之應行動支者歲輸白金三千七百餘兩充庸修宮火之費維時宮保大司農曹公予告侍養在藉實董其成而予奉　命視學江左來至斯土遂邀郡之尤異者若干人俾肄業焉自是徽之兩書院復還舊觀在山間者董之於官在學後者董之於紳士立法雖殊其陶冶以成其才則一而已矣抑予聞之古者大夫士之處於州里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而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口介說者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九寸一分

謂鄉先生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就而謀焉徽國文公父母之國數百年流風未沫通人碩彥往往接踵於其間茲以郡之薦紳先生膺誘掖後進之責吾知設其條教者必重以固立其規模者至深且遠而都人士之游其地也能者既得以自盡其才而不能者亦將黽勉從事焉以企及其所未逮於以造士興賢起而備公卿大夫之選又難矣夫作人興學使者之職也予故樂得而道之

欽命提督安徽全省學政國子監司業加五級梁溪秦潮譔

萬壽盛典纂修官史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加三級程振甲書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

係先賢朱子道脈淵源之地建自宋季歷今數百載我　朝康熙三十二年欽奉　祖仁皇帝御賜學達性天扁額乾隆九年我　皇上親灑宸翰　賜道脈薪傳　御扁　聖道光昌人文蔚起嗣經本籍紳士徐士修獨力捐銀生息以資生徒讀書膏火祇以閱時既久肄業漸多一切膏火歲修等項經費不敷常年擊肘恭逢　聖天子崇文重道各憲雅意作人之會自應及時籲請捐給以冀振興文教伏思揚儀江廣各書院以及南省蘇州丹徒山陽江寧普育各堂經費皆出自商等輸將剏茲徽郡紫陽書院爲先賢父母之邦講學之地道脈淵源與白鹿並

紫城槃氏家塾刊

垂千古擬合仰懇憲恩准照揚郡安定書院之例歲籌經費二千八百二十兩爲增給膏之用倘邀鑒允即請於淮南雜項內酌帶無定活支欵下撥給一體著爲定例至於一切經費事宜商等遠居揚地照察難周容俟另爲委議彼地殷實仕紳協同該府學教授實力辦理每於歲底將支用之數開造清册且報憲臺衙門查考以期項不虛糜功歸實用從此六邑生徒共沐栽培之化益興棫樸之思被以風聲謳思無已爲此錄呈建造源流記文伏乞憲臺鑒准轉詳深爲恩便上稟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看得徽郡紫陽書院建自宋季歷今數百載爲先賢朱子講學之地實與尋常不同今據該商等以肄業衆多生童膏火歲修經費不敷請援揚郡安定書院之例歲籌經費二千八百二十兩爲增給膏火之用事屬敦培桑梓造就人材起見合據情轉詳伏候憲臺鑒核如蒙批允請於淮南雜項內酌帶無定活支欵下撥給該商等按季請領仍飭將經辦仕紳名趾章程詳細稟覆本司察核轉呈憲鑒示遵爲此備由具呈伏乞照詳施行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欽命兩淮鹽漕察院仝　批各商敦培桑梓造就人材公請歲籌經費以爲徽郡紫陽書院生童膏火事屬義舉應如詳行惟淮南雜項活支一欵動用亦多未便撥給致細公支仰即飭令該商等於管運項下按季請領年終造册詳銷餘恵悉繳摺存等因到司當經飭諭該商等遵照在案今於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四日復

紫城槃氏家塾刊

據該商等以書院經費不敷公懇增給膏火之用倘邀允即請於淮南雜項內州府紫陽書院經費不敷於去冬公請仿照揚郡安定書院之例歲籌經費二千八百二十兩爲增給膏火之用稟蒙詳奉院憲准予營運項下支給在案旋經商等公託在籍各仕紳恭請光昌人文蔚起肄業生童書院逐一細加檢點緣際今　聖道倍多於前且需歲修院宇商等復擇節稽核除前請二千八百二十兩仍需添銀九百兩方可以資應用是以本年尚未得稟行商等念切人材合無仰懇慈仁俯鑒轉詳於營運項下再請歲增銀九百兩每年共撥庫平銀三千七百二十兩以濟添給膏火歲修之用咸沐高深益無既極商等更有請者書院內供

奉章齋先生子朱子前後兩祠宇以及道源堂東西號舍門外
崇正仰高兩坊進山石路周圍墻垣均因年久失修朽壞欽斜
肄業者難以棲止又需增置號舍添備家火器具爲肄業居住
並經公託仕紳登山估計力爲節省約需費銀三千七八百兩
商兩等公同籌酌即以庚戌本綱應領經費銀兩環籲恩鑒批
示給領以便寄應修舉從此一勞永逸人文振起咸感憲恩造
就矣商等仍查照前稟於歲底工竣時催令另開實用清册具
報核銷合幷稟請伏乞電准轉詳施行等情本司當查增給紫
陽書院官火幷將本年應給銀兩給爲修理之費原爲選舊興
材起見事屬可行惟此項經費奉批在於營運項下支給本年
公帑營運業已透支無項墊給批令另行籌議去後復據該商
等稟稱商等遵即公同籌議幷查前稟係請於無定活支款下
籌撥原因該款係乙巳綱籌定歷綱俱用有餘剩此後逐綱俱
有項可撥事有指實祇以未將活支項內撥出作爲呆支明白
申請是以詳奉院憲批於營運項下按季請領伏思營運一欵
歲籌銀數不一恐難永遠著爲定欵現在揚郡安定書院幷續
設梅花書院官火皆後先詳定於淮南雜項內定爲呆欵支撥
今紫陽書院另在營運欵內撥支未免事同迹異難昭畫一理
合仰懇慈仁於詳內聲明請照揚郡各書院之例一體在於淮
南雜項內之無定活支欵下撥出銀數作爲呆欵著爲定例俾
得永遠遵行庶先賢之道脈得垂久遠而後進之髦士長有奮
興皆出鴻恩曲成矣爲此公同稟覆伏乞電鑒轉詳深爲恩便
等情據此本司查徽郡紫陽書院前據該商等稟請歲籌經費
二千八百二十兩詳奉憲臺批允於營運項下支給今據該商
等公託在籍紳士逐細檢點幷酌籌歲脩前項尚不敷用請再
給銀九百兩幷以營運歲無定額難垂久遠請照安定梅花兩
書院之例於活支項下照數撥出作爲定欵前來本司覆查徽
郡爲衆商父母之邦紫陽書院爲先賢講學之地本與他處書
院不同既據各該商公託在籍紳士逐細籌議自無虛糜情事
似應俯如所請准其添給每歲共支銀三千七百二十兩以遂
其敦本崇學之誠至支銷欵項既奉批示自應遵照惟是該商
等以安梅兩書院係於活支項下撥出今若於營運項下支給
不獨同一經費支欵各異而歲帶營運多寡不一難作定欵亦
立法期於永久之意查活支一欵自乙巳起至己酉止除撥用
外尚餘銀二萬數千兩是歷綱均有餘存即撥出經費銀三千
七百二十兩作爲定欵於公似亦不致缺口理合據情轉詳伏
候憲臺鑒核批示如蒙允准即於庚戌綱照數撥出支給仍令
於歲底造册請銷爲此備由具呈伏乞照詳施行本年十月十
七日奉　鹽漕察院全　批徽郡紫陽書院道脈薪傳本與他
處學社有別該商等誼篤維桑栽培肆業以　先賢講學之名

區副　聖朝作人之雅化復因歲歉經費不敷公請增給在於活支項下撥支爲永久造就人林膏火殊堪嘉尙如詳定欵照數給領以遂其敦本崇學之誠餘並悉緻等因到司奉此除抄詳行知徽州府轉飭該學教授遵照按季出具印領請給轉給該董理仕紳協同支銷外合行抄看諭知爲此諭仰淮南總商洪箴遠等知悉諭到卽便遵照將庚戌本綱應領銀兩公同出具押領呈送以憑給發脩理該書院等用俟工竣時造具實用清册同議定章程幷董事姓名稟呈察核其嗣後每綱應領銀兩由核學教授按季請領轉給董理仕紳協同支銷於年終造册稟送核銷轉報所有司事人等須愼託在籍端謹之士辦理十月二十二日諭又五十六年二月　運憲鹿　爲書院經費改就舊基懇請轉詳永成盛舉事據淮南總商洪箴遠張廣德鄭旅吉羅榮泰鮑有恆吳是聚汪日初王履泰尉躋美江正大汪肇泰余晟瑞吳開大巴恆大黃恆茂黃灤泰稟稱切商等前以徽州紫陽書院爲　先賢父母之邦講學淵源之地恭逢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會人材蔚起經費不敷濫懇仿照安定書院之例請於淮南雜項欵下每年撥給銀三千七百二十兩作爲定欵以資膏火歲脩之費當蒙憲臺俯予申請轉奉院憲批准在案惟是商等離鄉日久未能深悉機宜今據本籍鄉先達暨闔郡紳士公議以現在紫陽書院前經紳士徐姓獨力捐資生息業將捐數達部每歲報銷奉行已久未便以新增之項附入致有混淆且紫陽書院現在城外山上乃係前明正德十四年所建其地限於基址不能增置號舍因查宋元以來紫陽書院建置不常其初皆在歙城之內卽正德七年所建書院舊基一區係在歙邑儒學之後爽塏猶存極爲閎敞邑乘碑誌歷歷具存茲紳士籌議前來請將舊領未用之項卽於城內舊院重脩既可立章程又得新增號舍城內城外彼此兩分如揚郡既有安定書院於前又置梅花書院於後並行不悖益令六邑多士奮興至城內書院之地與歙邑儒學相隔不遠所有府學教授現司城外山閒書院事宜則揚城每歲領項報銷各事應歸歙縣教諭蓋用文印庶免兩岐貽悞商等博采鄉論求出萬全以期遵行永遠故敢據實再行陳叩伏乞俯鑒輿情轉賜申詳賞准立案以成盡善盡美之舉則造就之功遠近衿感等情據此本司查得前據該總商等以徽郡紫陽書院經費不敷稟請於淮南雜項活欵下每年撥給銀三千七百二十兩以資膏火歲脩之費業經詳奉憲臺批准飭遵在案茲據該商具稟前情本司覆查該商等稟請撥項原爲多士奮興經費不敷起見自應功歸實濟以期永遠遵行既據該籍紳士籌議現在紫陽書院坐落城外山上其地限於基址不能增置號舍且前經紳

士徐姓捐資達部每歲報銷更未便以新增之項附入混淆應請准其於欽邑儒學之後書院舊基重爲脩整增置號舍各立章程俾城內城外彼此兩分而肄業生童亦可各從其便至每歲領項報銷各事現在城外書院既係府學教授經管則此城內新脩書院歸於欽縣教諭按季出具印領請領轉給該董理仕紳協同支銷年終彙報以專責成均屬辦妥協理合據情轉詳伏乞候憲臺鑒核批示飭遵爲此備由具呈伏乞照詳施行本月二十六日奉　鹽漕察院全　批據詳徽郡紫陽書院請於欽邑儒學之後書院舊基重爲脩整增置號舍各立章程事爲功歸實用起見既經該司覆查辦妥協所有每歲領項

報銷之事如詳即飭欽縣教諭按季請領轉給董理紳士協同辦理每屆年終彙行報銷以垂永久並即轉飭遵照繳

乾隆壬子程瑤田書

右拓本高二尺零四分廣一丈零六寸八分

紫陽書院增建學舍嘗火記

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有宋四大書院經明行修之士多出其中所以長育之使成材者至詳且備越數百年弗替　聖天子興賢育士立書院於都會之地擇有學行者爲之師厚其廩餼而督課之而府州縣義學迭興家詩書而戶絃誦何其盛也然廢興因革亦所時有必得有力而好義者爲之倡然後有所

憑藉以觀厥成徽州紫陽書院爲韋齋先生讀書地子朱子來徽省墓有舊時山月題額念前人之風烈溯先景之常新也書院創於宋修於明春秋勝日六邑人士袖米來會講者以百數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風猶古與我　聖祖仁皇帝頒學達性天扁額輝煌　宸翰雲漢昭回　今上御極之九年復頒以道脈薪傳四字一時之仰奎光而溯聖涯者莫不爭自濯磨踴躍思奮而又惜其湫隘之不足以容生徒傾圮之無以藉觀瞻也郡太守方思拓其制而邑紳徐君士修以乃父風抱此志慨然引爲已任其同族明經禋爲之悉心圖度首建石坊次造頭門修

石道更於舊之講堂兩旁創建書舍六十楹可以容肄業者八十人始於十四年三月告成於十有一月厨湢之所器用之物先後畢具又捐銀萬二千兩爲富火資嗚呼所謂有力而好義者非與不然何所憑藉而觀厥成也余奉　命視學上江兩至徽州知其俗敦本業重廉恥士子皆彬彬儒雅東南鄒魯之遺風猶有存者紫陽書院成而以時講習於其間景彼芳躅以揚清芬將追鵝湖鹿洞之盛儲國家有用之材以襄棫樸作人之化徽雖一郡亦有裨焉爰識其重修之顛末嘉賢守令之爲治有本士大夫之慕義無窮而幸後學之得所長育以成其材也是不可以不記壟慶譔

新修箬嶺石路記

鎮界宣欽間爲欽休寧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徑二十里許遞倍之大約道險澁南北合百里行其間者荼莽塞天地藤蔓蒙日月澗水礫石之礙路者隨地皆是且不特此陰翳晦莽則毒虺之狼虎窟之盜賊奸宄竊發者亦必於此焉統計一歲中顛而踣以迄遭援噬攫網利刃白梃殞斃者常接踵兩岸皆靦爲畏途然舍此則無別道程君光國自爲諸生時由欽縣赴會城鄉試道常出此君貧甚一襲一縗恆自負戴蓋自上嶺以至平地凡數百休乃得至焉目見行道者之難心竊憫之自諸生時已立志修嶺上下道然力不及也後五稟不售遂慍而棄貢生計稍裕即決意爲之雇荼鑿石劑峯填壑危者夷之狹者圖之幾幾能承先志者洪亮吉書

一嶺也抗挺兄弟以兩路持節使臣集十數州之力發官帑遣民夫然尚數歲始成人猶詫爲盛舉今程君以一諸生不假人力數百年來兩府人所欲爲而不敢不克爲者竟以二手成之其智勇又豈抗挺兄弟所可同日語哉語曰活千人者當封率計一歲中行是嶺者不下十數萬人嶺道之成其堅久可垂四五百年則程君之所活者人數又不可以億兆計矣君儒者固不祈報然天之所以報君者必有在也君卒後四年余始自旌德以事赴欽道出於此感君德在人而又恨不及識君也爰爲記修築歲月以貽來者云君之子文選郎振甲在京邸時與余善亦能隨時修整此道不使圮壞庶幾能承先志者洪亮吉書

西溪汪氏宗祠記

宗祠創建以來越數百載凡在支裔無不肅觀瞻焉勠墍修除代有美舉至雍正年間續行修葺公議以地基卑下寢堂淺隘欲行退後升高奈二程浩大捐派維艱斯時亦山公樂輸之外襄助無復有人此行致屬不果是以仍循舊章整理厥後亦山公欲成此志而梁木興悲曾遺命諸嗣君踵行以仲報本之願乾隆庚午歲衡先姪昆仲旋里體志興修鳩工庀材業將寢室退後三丈升高八尺原期歲事詎料榮枯頓異遂至因循雖神主暫棲楠木廳實非久長之計乙未歲公舉斗煇公綜理以祠

產變棄並開捐貲進主之例得將寢堂轉蓬架全兩廊接豎墻沿封齊石埧包固欄干安全亦賴前首物料備存加以大廳西邊更換樑柱計已用貲千餘金而猶力不繼未能完工又至因循曠日遲次已四十年今右千幹圖兩姪年耄耋矣以祠工不完刻以爲念故決棄產以竣其工以成厥志今修造內而寢堂神龕中而大廳東首並兩廊易換樑柱外而重整獅亭傍而修整龜屋大門外重磴滿堂石坦暨添補內外甬道堦沿並及通堂地墁一切油漆粉飾通計前後亦山公家共約用貲四千餘金右千姪昆季竹林仍踵成先志可謂無忝前人矣今祠宇修整已竣輪奐如舊敬集同支公同直書勒石俾修祠宇者名垂不朽

亦冀以勸來者云耳　大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正月吉旦

右拓本高一尺一寸五分廣二尺八寸五分

金紫祠記

汪氏爲新安望族而金紫之汪尤著稽金紫之名蓋昉於有宋自升敖公得賜金紫光祿大夫迄今六百餘年而金紫之名尤不沒者凡以先人肇建祠宇後之人仍其舊而葺之或徙而改作世世勿替也夫系以金紫著祠即以金紫彰諡凌氏信行而祠記可以識祠之興未突國初時金紫大夫枳若宣記之後外翰曉窗公念歲久漸就荒圮獨捐襲中金煥然一新之先是祠戶四向外翰更之向南前門則宏開甬道視昔基址倍加廣拓後之人幾雖爲繼矣今汪君必相宇東衡金紫大夫伸祖司諫之裔孫也與弟必顯字令聞必誠字立修葺居湖北越三世矣復念祠經數葺皆不克如前人制外翰之六孫應爵暨諸侯衆雖曾力强扶持亦惟是暫蔽風雨耳因馳書共捐七仟金與應爵昆季倚其徽申襄茲盛舉工造其良材取其堅制務其宏且麗於是應爵昆季踴躍後事兼出已囊中金徵力左右越非月而金紫之祠復煥然一新廣更有加深則踰三丈且買田以攜其地而戶前甬道之向廢者仍復舊觀亦可謂善厥成矣又念棟宇高大慮後起者難乎治葺後復嘗田若干頃爲

不吝其財也且夫世之爲子孫者處父母之邦目睹初宇不忍其頹廢若託業他鄉川途修阻問其故土世系且有不能具悉者而遑其他乎秉衡移家於漢楚而追溯本源捐金不吝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否則世遠年湮行將荒圮徑令過其地憑吊金紫之遺徽而咨嗟不已也由此觀之應爵其足與外翰後先輝暎宜哉余因撮其略而記之且系之以詩曰

於戲盛哉曰信行汪氏聚族秩之彝倫敦古風俗偉彼載新其初應爵秉衡互相贊之梁棟崇規模宏敞陟降式憑是歆是專仁人孝子奉厥祖先自今以往代興偉賢於戲盛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事　內廷供奉加三級曹文埴譔幷書

皇清乾隆五十八年歲次癸丑孟冬月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五寸

欽縣金石志卷十一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石文

清

建造慈孝坊碑

慶鄰祖祉暨　三四太子尊神肇自唐宋以來迄今千餘載間例輪流供奉歲在住室以致　神人共處不無有褻　神威而且人心怠惰恭敬之念頓忘只知有　太子尊神而不知有祖社矣但社乃一坊之福庇境客住其處鬼是以我等司事人出爲口首歡捐　慶鄰祖祉　太子尊神俾可永頼　神庥庶祀生方衆擎易舉司事一片婆心幸我後人勿視泛泛今復重興鄉社春秋祭　神麻以昭誠敬自在號內同人各宜愼始愼終毋忽口口口口口

大清嘉慶二年歲次丁巳季春月

右拓本高三尺五寸廣一尺七寸

鮑氏義田記

余再撫皖之明年欽人鮑啓運克成其父宜瑗遺志積資置田以贍族中之繰寡孤獨者族人合詞呈請立案既嘉其義而許之仍飭立石以垂永久因思禮曰宗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是以族屬繁衍因乏相賙急難相救至於繰寡孤獨之無告者

則尤當矜恤之使有以爲生顧行之有難與易也苟擁厚資博樂善好施之名推其有餘以周不足較之有其力而不行者固曰賢已然而易也若家不必素封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儉其口體之奉分以均惠族之煢獨咸利其利於無窮則難能而可貴者矣啓運之父非有餘財而惟日孳孳終身不倦啓運復格承厥志敦本尚義圖究其事前後凡十年共置田五百四十畝名其田曰體源戶蓋不忘其父之志云爾夫啓運之志如此其堅又如此其久而後成非特今時之所歎耶昔之范徐兩公又何以加焉後之子孫其更體啓運之志何也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有守土之責者欲化涼薄之風成長厚之俗非啓運

其誰與歸耶　嘉慶二年秋七月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署安徽巡撫大興朱珪撰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內廷供奉戶部雲南司主事加一級當塗黃鉞書

右拓本高九寸廣二尺七寸

鮑氏義田記

嘉慶二年大興朱南厓相國珪譔記當塗黃左田鉞書文同不錄照

甓齋於七年八月又請諸城劉石庵相國墉再書一石官銜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經歷講官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國子監諸城劉墉書

余爲鮑甓齋書義田記甓齋刻石揚寄余自視筆意不減古人甓齋之義氣何讓古人哉詰質南厓相國以爲何如東武劉墉

右拓本高九寸廣三尺九寸五分

義倉碑記

乾隆五十二年春欽人士議修夫子廟桂溪友璜項先生之後毅然起而獨任之落成予從鄉先生釋菜廟中已心儀項氏之有家法也嘉慶五年春來遊桂溪項之族居于此者蓋八百稔矣其族人適輩木石于溪干建書院以祀朱子予念古者州有

序黨有庠先王教之之方率行于養之之後今項氏土木迭興以期人文之蔚起意者其睦卹之道已講之有素歟訪其宗譜則果有義倉在越日贍原州佐以義倉屬予記州佐友璜先生之四子也予叩其顛末州佐曰先大父岐與公幼遭荒亂視族黨之孤苦者蔫癃者無以資生心竊憫之晚歲謂先君子曰吾願儲穀數百斛俾族之無告者歲得以養年不順成則出其贏餘以糴諸族吾窘乏不能爲也爾其勉之先君子識之者有年厥後購田于隣村余岸以力不充積廿年租增益之于是得田三百畝歲入之穀得八百餘斛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即喪死亦無憾歲度支外充溢數十石逐積于倉以備平糴先君子嘗訓于庭曰昔范氏義莊其宗人歲有衣日有粟即窘仕者咸與焉今惟惸獨者是卹而饑歲之告糴者復不能不準原價以

責其値此卽仰昔賢而自歉也予曰於乎盛哉此舉范公義田朱子社倉之制合而行焉者也范公生平賚此志者二十載及領西帥參大政始得以祿賜之入以寫其願范之族于蘇者九十人而歲入之稻得八百斛今先生無祿賜之入貼已橐而爲之而項之蕃衍十倍于范欲人人而給之力固不能亦勢不可也昔朱子建社倉初以常平米夏貸于民冬則加息以償歷十有四年得息米三千斛然後不復取息今糶諸族人而責以原價寧于先賢之意而尙有悖歟失年之豐成則擇無依者卹之使無啼饑之慘歲凶則凡貧窶者皆有以濟之使無流離遷徙之患凡此者皆義也而又何歉焉特置倉以便民糴田以活族

古之人大率以義居非詭也亦謂如是則義不如是則不義庶幾後之人皆凜然于義之所在而思所以維持之張大之然則如西山蹱朱子法而行之長沙吾不能不望于他族也如范忠宣修規矩以上于朝以綿先澤于勿替吾不能不望于州佐諸君也抑予更有說焉今孤露之子幼有所長矣而范氏義莊于族中遴有士行者二人以充教授是養且兼教也倘仿而行之則單寒之中秀髦輩出非撫之者之大願歉際平糶之歲貧者不至供市儈之利幸矣而不名一錢者勢仍升龕不能措也今學宮書院次第告竣其他欲鳩工以治者諒未有艾倘饑歲而經營之則貧者得傭力以自給又印范公撫杭以工代賑之旨

也審如是也族之不能自養者業得所養矣凡貧乏者復多方存活之而幼有所長者更有所成是桂溪之不得于天者畧熙焉以暢其生以忘年之豐歉將見衣食足而義興風俗之醇人才之盛胥是舉也先生之風其興范公朱子并遠哉州佐曰敢不勉夙夜願體先人志但社學之興工賑之役衆則易功願仰助于族之諸君子也予曰然遂泚筆以記之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夏五月邑人曹若金拜譔

重建鮑氏萬四公支祠記

吾宗萬四公支祠建自明嘉靖間其門屢葺而爲室門三楹堂與室皆五楹維時思菴公致仕家居會宗人拓西疇書院遷址爲之於今二百四十餘年矣歲時享祀褰族屬旅揖合食於斯獨志道以久客揚州不獲與父兄子弟偕來盥薦嘉慶二年丁巳命長子漱芳省邱墓漱芳歸而得疾於是志道馳還頃之漱芳病已擡之拜祠下周覽墻屋晦昧摧剝有慨於世德之舊而興修之不可緩也漱芳請出私財從事志道因論古之義人子無私財夫所謂無私財者非無財也謂有之而不以自私云爾今漱芳織裔居積而欲挾區區以自勉於徽宗收族其亦庶幾是哉漱芳經始未竟明年復屬從弟琮鳩工庀材以己未三月肇役培其基增高廓祠後餘地袤數尋僅東西仍其廣門堂室多如舊制惟法益易

朽阼奧略新祠左又增復西畴書院俾族子弟講學其中洎今
歲辛酉十二月告蔵是役也從弟琮襄事三年其勞足誌因並
紀其歲月刊之祠辟爰採志道謹記
大清嘉慶六年歲次辛酉十二月　立

是記父撰於辛酉八月其時棟宇甫新尚未塗堅父儗於歲
莫竣工故書十二月詎料十月十七日棄養今茲勒石已不
及見焉烏虖漱芳襲以病累父奔馳是役之興實請命於父
乃父病而不克救俾是知以始之年而不知落成之日也漱
芳之罪不亦大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口云爾
漱芳之哀蓋不可勝言已男漱芳敬跋

右拓本高七尺五寸廣三尺一寸

世孝祠碑記

吾鮑氏自宋以來世以孝子稱不獨宗嚴公與子壽孫公遇賊
龍山爭死獲免也元元鳳公嘗棄妻子負母入山避亂亂定歸
妻子俱無恙明先尚書之祖燦公吮母疽獲愈叙廉公父病三
封股療之後父歿其櫬左墻苗三異葩入我　朝逢昌公又以
孝行受　旌夫孝者百行之原也禮經謂國人稱願蠲百世下
聞風興起猶且式廬拜墓以誌欽崇乃爲之子孫者轉漠然視
之豈情理哉志道材質謝陋少閱艱難幸賴祖宗之澤祖宗家
室而雞豚之養已有不逮迄今讀書至牽車服賈洗腆蓋考未

嘗不盡然自傷因是敬述先德用昭後人於宗祠外別建世孝
祠合累世孝子之主祀焉以每歲季春季冬月朔舉行祭禮逋
族咸至俾瞻拜堂階有所觀感更嚴立規條自今有孝行彰著
者上之於　朝次之孚衆望者咸得以時續祔之子姓及八歲
以上卽命與祭俾自幼知父慈子孝之道不必待冠而後祭也
其有子弗祗服厥父者公斥出祠甚或盜賣墳樹稅業幷其闔
亦永出之所願共體世孝之遺與父兄子弟互相敦勉以緜其
澤於將來此則志道區區之心而已祠成既置田百畝以供歲
事凡分胙或不能周議以穀代人各二石未冠半而欽處萬山
中產穀之地不多得更議以置田之貲改賡鹽引根窩志道主
之歲取息以給志道不獲辭因請於宗長曰祭而分胙以廣祖
惠或穀或銀均之代也志道捐貲掬始又旅於揚其事誠有專
責第念年將六十後世子孫雖未必不有志繼承而或消長不
齊至於無可如何緜然中止奈何宗長皆曰此誠不可預料雖
然舍此固無可從事且子孫之賢必不至是卽或至是亦惟胙
之是除而祠田尚存祀典依然不廢況胙出捐貲在受者原非
取自祖遺寧忍以德爲怨反唇相稽哉志道於是乃從其言退
而書建祠之由及分胙之議以告來者

嘉慶六年歲次辛酉季秋月裔孫志道撰

蘇明允作族譜稱觀是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自末

而溯其本則百世之祖宗皆此身之所自出知爲此身所自出
則至遠者亦至親不期孝而自孝矣自本而究其末則九族之
子孫皆一人之所漸分則至疎者亦至親不
期弟而自弟矣然明其理不如實見其事爲易於觀感觀感於
天下之人不如近得於先人之家法尤信而有徵鮑君肯園嘗
續修族譜經緯分明源委通貫較蘇氏譜爲詳密余嘗爲序之
今復裒集歷代以來先世之以孝行傳者別建專祠使族姓知
所效法無忝所生因而譯譜經實設立規條以贍貧乏敦雍睦
是不特有蘇氏族譜之義併兼有范氏義田之法矣讀所自記
殆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歟余初未識公然與公之子相

歙縣金石志　卷十一　石文　二百二十八　二紫城葉氏家塾刊

堂友稔聞公慷慨尚義善行不可枚舉初謂公天性豪邁散財
濟物落落有大丈夫氣耳今觀公是舉乃知敬父母所敬無不
敬愛父母所愛無不愛有子務本之言具驗於是公之識量遠
矣公之學問亦深矣豈徒揮金結客與俠士爭後先哉因書公
自記之後俾論者有考焉

嘉慶壬戌二月望日河間紀昀撰時年七十有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榮祿大夫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
海防兼理糧餉世襲恩騎尉東鄂錫保書

嘉慶七年歲次壬戌孟夏月

右拓本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一寸

鮑氏義田記

周禮大司徒教民以六行而任恤居其二又於州黨之中示以
相賙相救之法凡以矜貧之通有無也我口朝口聖聖相承勤
求疾若令有司朔望宣　講聖諭廣訓諄諄啓牖誠欲使各親
其親家給人足而後民生以厚風俗以淳方今海內涵濡口教
澤從風慕義之士指不勝屈乃或家本清寒而能篤睦婣之舉
孜孜不倦者尤爲難得余忝任兩江歲乙丑有歙人鮑啓運增
設平糴義田五百畝族人公請立案余詳視之益啓運幼承其
父宜瑗之訓以卹族敦宗爲務長而篤志弗喻積儉十年先置
體源戶義田五百四十畝贍給族之鰥寡孤獨者時朱南厓相

族之饗飧弗繼也又置田五百畝以賙濟之名其戶曰敦本仿
常平倉法以歲收租息若干視體源敦本兩戶應完　課數作
爲價值逢春糶濟族人每穀一升取錢四五文以輸口賦而歲
之所入族之貧乏者可以食賤半年通計所捐義田一千二百
餘畝稅分兩戶條理井然蓋體源所以賙惸獨而敦本則凡族
之貧乏者得有以周急而普洎之於是而鮑氏可以無餒人矣
余考義田之設始於范文正公至啓運此舉誠絕無而僅有擬
之古人殆又過之夫以其父隱居食貧而能舉此爲訓似知其

子必將可行也而啓運次第勉成其志於孝於義復何媿歟余
奉命入都行有日矣不及爲請於　朝下其法爲四方勸嘉其
睦親敦本之道義合古人爰爲文以記其事且使世之人知所
以淑人心厚風俗者必自鄉里始也　嘉慶十年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兩江總督　新授兵部尚書會稽陳大文撰

賜進士出身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錢塘梁同書書

鮑子甓齋前置義田五百餘畝余曾爲作記今讀此文更增
至千二百畝設爲春糶取法常平事不煩而一族之貧乏無
告者可以各無凍餒鮑君樹德善述善心矣是

舉也得斯文斯書以表彰傳世千百載後使見者油然向善
而則傚之其有俾於　聖朝政教者豈淺鮮哉

嘉慶十年乙丑孟冬月大興朱珪跋

我　祖尚書公傳我八世世守清貧篤於爲善兩姪慥　先
人夙志如建世孝廼重興書院脩橋平路築水竭置族田設
義塚均次第爲之大姪志道歿後咸荷　君恩崇祀鄉賢次
姪啓運得朱相國陳尚書作記褒奬又得劉相國梁侍講名
書傳世誠余家幸事豈毫毛之年親見之更爲愾快朱相國跋
云苦心勞意余亦嘉其不有私田半畝而勇於爲義爲義之
嘉慶丙寅年夏六月季父宜瑗書時年八十有九

右拓本高九寸廣七尺六寸

若干頃辯記

乾隆五十七年宣鼎字應爵弟宣禮字蓉塢宣福字履之與北
宅必相昆季捐資建祠成爵仍挾其眷望復勸相竝田若干相
諾爲而事未竟行未幾相率因其書於弟必顯爲之勸捐嘉慶
於十三年顯捐白金五百僅制資產以奉禴祀而終未能圖及
於頃也此可以證矣爰招族人告之曰祠之重建也　曹文埴
公記之詳矣自應爵蓉塢同北宅輝宇德符簡臣賢清上宅國
昌德亮鑑臣中門公理責其事極竭力經營總計庋支費白金
八千三百兩有奇所捐七千之數以之給祠用尚不足況能
乎且所捐之資其短少者皆爵兄弟集腋以成同董事者輝宇

等目所共覩又安有羨餘乎此之無頃數明矣說者謂當祠未
交建時上無若干畝之道以藉明禮可恃者斂錢設饌年而介
書其頃字於石云無田耶何以信後云有田耶又何以爲子孫
計雖然所慮貽累子孫者固頃之一字所有白爵兄弟之不肥
已者亦頃之一字蓋曰果及一頃則特書一頃可也何用虛擬
之曰若干畝祠已重建事隔十餘年顯因爵力勸始捐白金五
百以五百金之資豈能置數之田則田之無頃數更明矣所慮
貽子孫之累可以釋矣爵之心亦大可白於後人矣夫人於不
可必之事而特太所奢望者謂之癡矧又作宰籠計以衷於石.
豈不歎之太癡乎令爵兄弟故知已癡是以分頃字之辯後人

眞是爲辯

大清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仲冬月　穀旦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五寸

重建廬墓鑒堂記

廬墓所之有鑒堂也詳於康熙五十年宮允夢麟之記蓋爲以

祚作也至乾隆戊子己丑間相去五十餘年棟宇全傾又得脩

吉獨任重建緣堂後向北每苦風侵蟻傷吉子昭朗曾體先

人之志而繼書焉乾隆末年嘗公脩一次及嘉慶之初而楹枏

又有朽蠹者時起漢容楚園命其子鼎新工竟飭令內子

僅十稔耳復不勝棟橈之慶當歲飢民傷而求不遑其事難

矣哉今次脩積從事原不足書第因小跪口支爲已更遷南陽

者八世矣上春歸里謁公墓慨然以十金倡修里中諸人乃醵

資襄事楹桷爲主爵之人睹夫徂兔之形爰爲列名於石

以見貧薄之時尚不可忘懷厥我祖而況夫蓆豐履厚者可置

本源於度外乎自茲以後庶以培長松檄水綿俎豆爲汲汲則

孝孝相承屬望於有心者與有力者相與以有成爾又三十五

世之德詣將當業輸　祠種樹爲障北之計意亦可嘉應牽連

而得書矣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冬日　三十二世大槐百拜

敬書

右拓本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二寸

集愚會記

集愚會者輸助生息以備橋渡之用爲久長計也吾鄉古名西

沙溪始祖球公卜居於此代有聞人宋元之交三賢繼美族大

丁蕃以姓名村南瀕大河西南通衢要道形家謂天門來水不

能造石梁設渡以待行人由來舊矣明紀創建木橋春水無時

橋傾而旋斷旋修旋修旋斷因駕以渡秋橋春渡歲歲相盈于

今又三百餘年郡邑志所載鄭村橋者是也　國朝嘉慶甲子

歲大水南岸大索紐斷泛失其半　族尊集華公選舉族之能

事者重理尤宰趙有志之士踴躍輸將匝月告成兼置圍屋鐵

環大綠以固繫纜耳週來工料各貿奚啻倍蓰庭邀諸同志

來共襄斯舉日引月長庶斯橋之不朽也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春三月上澣雙橋貞白里人德榮記幷書

右拓本高三尺二寸廣一尺四寸

重修欽縣學宮碑記

古者鄉遂都鄙莫不有學洲長黨正鄉師鄉大夫之屬擇民之

秀者與之欽射讀法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掌其政教禁令之

州縣古之鄉遂都鄙也欽爲郡郭邑地據江浙上游其俗好

儒雅重道義比於鄒魯宋淳祐間始建學歷元明至今屢經修

葺自乾隆戊申項紳重修後又將就地邑紳候選員外郎鮑君

均奉其先人遺命鳩工庀材以新之自殿廡堂階橋道坊表櫺星戟門以及　崇聖祠明倫堂東西兩齋之屬煥然改觀其鑒石爲棟宇之承者以百計聳長材於山爲楹桷榱桶之用者以千計其他甎甓瓦以杭丹油鐵之類以斤者以萬計梓匠徒役計口授食者統計之亦不啻數萬欽之學宮於是規模嚴壯乾隆之舊更有加焉是役也經始於乙亥六月落成於戊寅五月閱春秋者四都人士咸樂觀其成而余亦屬告竣僚屬行釋奠禮循觀顧視歎其成之匪易也先是鮑君之祖封侍御公以教行樂善施惠桑梓崇祀鄉賢里人榮之共尊人都轉公復推廣其意以爲助流政教事之大者於是念書院之祁濟增膏火

以滋培次第舉行士氣以振顧猶以郡邑兩學宮爲念未興工而捐館今鮑君獨力重修郡學爲費不貲茲復不惜鉅萬鼎新縣學人之皆俾鮑氏以好義急公世其家顧吾於茲獨深有感焉天下之民風士習爲之也天下之士習學校爲之也而起化之源則在上而不在下我　國家崇儒重道官人育材海澨山陬風同道一士子束髮受書涵泳　聖涯沫菁莪棫樸之化而奏鍾鼓管絃之聲也垂二百年於茲矣今者時和歲稔海宇晏安吾儕躬逢其盛願非幸歟鮑君既克承先志以成茲事所以仰副聖天子化民成俗之意者厥功鉅矣居是邦與官斯土者能安然已乎迺召諸生而謂之曰士所以貴於民者非徒以博

科第爲利祿而已必文行交修然後有以卓然自立於凡民之上尚其講習以明經克治以飭躬思所以勵其學乎又相率家而進之曰學而後入政者令長丞尉也尚其平獄訟簡徭賦慈墨吏化青衿思所以衛此學乎教與學者司鐸也尚其嚴科條勤訓課謹化導嘵嘵隅隅思所以振此學乎　邦人不敏自通籍以來從事於學久矣今幸爲守土臣適際學之石成編願與諸君子奉揚盛美其政以任面慶學乎哉新安文獻之邦甲於天下使歙之出其所學舉於鄉而登於　朝雖遠之天下可也何一邑之足云因書以爲之記

賜進士出身　朝議大夫知江南徽州府事青浦吳邦基撰文

並書

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仲秋月穀旦

右揚本高五尺七寸二分廣二尺七寸七分

復恆產記

宋御書樓之重葺也前人既誌諸石嘉慶庚午孟冬先大夫耕圃公復葺而新之越十有一載歲在庚辰春三月　溥偕弟　訓　洪　準等更拓樓前道度廣五尺工石之費自有餘金安詰歲月以垂後之繼志者　俞望仙譔

右拓本高一尺三寸廣一尺八寸

重修徽州府堂記

徽州爲古歙州宋宣和三年始以徽州名沿舊治於城之西北隅今郡署卽宣和時州衙也紹熙以後因燬而作新元仍爲路治至正間元帥沙不丁重建舊規無改焉有明之初總兵官鄧愈以爲行樞密院洪武三年復爲府治正統間同知徐亨以歲久摧壞有志修葺旋以上計他遷會太守孫遇到官遂得而竟其事因自爲記以紀之迄今三百餘年屢有損壞卽屢有修復道光甲申之歲余奉　命來守此郡適值其歷年既久堂屋傾壞僅存基址先是郡守程公懷璟辟公慶謀欲興修事未竟而俱得遷調遂不果余與程退齋封翁謀封翁慨然曰是不可緩也於是告之六邑紳士耆庶各率私錢助之而次第經畫皆封翁之力居多自乙酉八月起工至丙戌七月畢工由正廳及前路門廡階砌余竊觀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日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然則古人之用民力不得已也可已而不可已必至累民不可已而不已然後民忘其勞是堂也古人所謂公堂所謂政事堂徽郡轄六邑公務多而政事繁有公務有政事而無堂可乎是殆不可已也自今已往履斯堂而租賦之征獄訟之辨思必有以得其寬且平者庶幾吏治之純民俗之厚益蒸蒸其日上而不虛此役之興是誠余之志也遂文其事於石以爲記云封翁名道銳退齋其號也

歙人督工職員胡紱字緗士亦歙人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編修　國史館纂修功臣館提調　奏辦院事戊寅　恩科山東鄉試正考官掌貴州道監察御史　欽命巡視西城抽查七省漕糧知徽州府事加一級隨職加二級紀錄五次會稽馬步蟾撰

大清道光六年歲次丙戌仲秋吉旦

右拓本高五尺八寸廣二尺八寸

重修忠烈昭忠崇賢三祠碑記

明忠烈徽州太守陳公　彦回　値靖難兵起糾合義旅抗節金陵擐甲胄之厄徽之人奉其遺蛻歷二百餘年而後葬之建祠於郡中城隍廟之東其前楹曰昭忠祠以紀嘉慶間平教匪之以死勤事者其上曰崇賢祠以紀新安守令之有功德於民者凡三祠皆贋數十年來修封翁程退齋先生有志焉會次第經營兩城工作猶未之逮而未嘗須臾忘此事也客夏歙司諭江寧侯君　雲松　以監糶坐忠烈公庭廡怵然於祀務塵封矢願捐俸一新神像復謀及僚幕料量奈枘而休寧隆阜戴部郎　昌第　係昭忠祠思州太守嫡裔聞是役輦八百金以來亟請襄事封翁已往履斯堂而租賦之征獄訟之辨思必有以得其寬且平者相與周覽籌度諏日鳩工謹其出納而躬自督之且曰司祠而異室同祀而異位同位而缺祀皆非所以崇明禋也乃並列三祠於一堂忠烈太守同殉難者有河南左參政歙人鄭公　桓　遜府長史績溪程公　通　舊祀崇賢祠特遷主與忠烈公同食又增

祔徽州賢太守南昌魏公化麟之主於崇賢祠而三祠之義例於是乎備工既竣封翁暨戴君招郡縣僚屬瞻拜告虔封翁倡言於衆曰忠烈祠之重修侯君之功也因昭忠祠而三祠並緒口君口功也僉曰微封翁之力曷由彰部郎之盛舉而恢司諭之初衷哉亨起於此益竊有冀也夫一方興作往往懸揣以爲甚難及其成之又若且晚可以誠事亦顧其願力何如耳今以一人一念之動而各竭其心與力者旋日起而大有功至誠感神昭昭然矣繼自今惠遨三祠之靈時和年豐家給人足都人士修廢舉墜詢謀僉同不煩各募而足於貲不淹歲時而集其事以茲祠之成爲矜式可乎是役省嗇奇零仍餘六十金以歸戴君戴君復量貲置田籍備三祠歲修且給城隍廟道士香火俾供洒掃司啓閉焉郡縣兩城官幕所已捐者即增貲三祠之旁楹仍奉　劉猛將軍以重蜡祀誠道士不得私賃遂勒石紀之並列在事捐貲諸君姓名及所置田畝於後　計捐　署歙縣事陳熙健洋釧叁拾圓　經歷邱萬邦肆圓　教諭侯雲松拾圓　幕賓章鎏陸圓　王襄貳圓　吳輝祖　錢邦彥　朱佩蓉　計田稅資字一百八十八號壹畝二分土名劉塘下即後巷　養字三百八十九號捌分玖厘土名珠塘山舍

賜進士出身知徽州府事大興劉亨起撰　督工　庠貢生唐世勳　監生黃勳恩　職員程道生　胡崇祥

大清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仲春月吉旦

右拓本高五尺四寸廣二尺四寸

重修許氏宗祠碑記

文云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然則有仁人孝子之心其必有宗廟焉昉矣吾宗祠堂建自宋越元明以迄於今屢經修拓而上兩旁風旋複傾壞世宗時吾族故衙永桷桂觀察公登瀛請急歸來與修歲事旁皇省視慨然而興哀懼之思不惜輸清俸貳萬餘緡增修廟堂楹庭門廡式廊其舊並置祀田立義學修族譜費復不貲乃　王程敦迫綱舉而目未張悉以其事付之族長而族子之承其後者未能深觀察所以敬祖宗而嚴宗廟之心廢公私已未幾蕩然於是族孫故集畢命於杭其子今詹事府典簿正源扶服歸櫬將展祔事爰閭族而謀曰此先人之志也吾小子其敢有弗承皆曰諾是用序昭穆廣祠宇增祀產製祭器又仿舊時旌義樓遺意更建世恩之祠以祀先世之有列於朝者脩廢舉墜豪未不遺蓋皆乃考所欲後觀察爲之而未及施爲者而正源能於斬然衰經之中繼成其事嗚呼其無愧懼意爾也夫是役也經始於往歲乙未之冬落成於丁酉之春計費曰金若干而凡所增置祀田若干畝祭盛籩立尊罍不係而備藏事而祭族之中余爲長敢具

書于碑從自今吾宗人之董祠事者其尚皆以正源父子之心爲心敬宗收族如自已出無俾若觀察之故廢而不修焉斯我祖宗嘉賴於後嗣也夫許介臣撰

大清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四月穀旦

右拓本高一丈一尺二寸廣四尺

歙縣學疏濬泮池重修石欄小記

歙學內外皆有泮池歲久淤墊上年已疏濬內池而外池之淤更甚池石欄亦圮損太平攸志康熙九年前任吉君天助復居民侵地據以垣乾隆十六年張君掖重修書賢選題具在是不可不加緒昔爰謀於訓導孫君克佐捐銀以倡餘集衆力成之

經始於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辛未朔閱五日告畢并墻垣牖楯之屬俱加增治書此以詮來者踵成不廢亦興教化壯觀瞻之一助也是爲記

道光歲次己酉春王月下澣

教諭嘉定葛仁書

工竣餘錢四十二千文存書院換銀舖立摺按年一分起息爲公修之用至兩學衙署修理不得在內開銷當移縣立案并請

右拓本高八寸六分廣一尺七寸九分

歙縣金石志卷十一終

歙縣金石志卷十二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石文

清

河西橋祠記

徽郡河西橋廣八百尺橋頭建　關壯繆祠凡三楹有樓并祀唐李太白許宣平自前明萬歷迄今計三修咸豐十年庚申春品隆客徽郡瞻拜神祠是歲夏郡垣太守祠像均毀十一年夏克斯郡同治元年春品隆率所部五千湘勇駐郡垣湘鄉胡鄧齋鎮軍督前副右營分防西河傷祠宇之毀慨然新之爲余爲

記嗚呼士生於世惟高義推賢不辱其身三者足以挽回世運聲施無窮當炎劉之季雖武侯智略亦以和吳行其權獨壯繆一意尊劉忠義不二觀其嚴絕孫權懍然春秋大義與紫陽帝蜀異世同符李太白詩酒自豪似非有心者然詩郭汾陽於微時特疏薦之卒安唐室許宣平以道自愛避世終隱羯胡之亂能不辱身夫漢之末世唐之中葉人材衆矣問有如壯繆太白宣平者乎宜今磬香俎豆之也我　國家休兵養士二百餘年自粵逆犯須閱十二年東南蹂躪幾十里其間守義推賢與夫不辱其身者固難枚舉問有如壯繆太白宣平者乎河西橋爲全吳通衢當道諸君子車馬所經有拜壯繆瞻太白宣平者尚

友古人庶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余喜鄉齊斯舉有關乎名教因爲之記不禁嘅乎其言之，皇清同治元年壬戌歲仲夏之三日　湘鄉胡暉堂薛齋氏捐修　甯鄉朱品隆雲涯氏撰文
長沙易潤壇畇亥氏書丹　甯鄉梅錦源掬海氏題額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二寸　方乙照齊刻石

重建汪王廟記

汪王績溪人名華少以俠烈稱因隋末兵亂保據宣杭睦婺饒五州建號吳王唐武德間籍土地戶口納款于朝授歙刺史封越國公子姓繁衍郡城烏聊山曰有汪王廟咸豐丁未庚申粵賊兩陷郡城廟燬於兵火同治壬戌秋月　皖南鎮軍唐統領強中全軍湘勇駐守是郡彩勝奉令督中營左哨隊伍劄駐城中之山適當舊汪王廟地屋宇無存基址猶在歙人時撥瓦礫以奉香火湘勇病者或持盃筊卜于前甚著靈驗僉願集資爲汪王重建廟宇每擊賊凱唱回城禱祝益衆矢願益誠彩勝乃于癸亥之交鳩工庀材就故廟遺址爲堂三楹以棲汪王之神力亦以西北兩面皆平岡城內山頭得以覘破賊之虛實也各營分布於城垣義訓僦屋而居每思於山顛結營以便巡覽既而構平屋一重高樓一重危亭一座於落星石之頂繞以石壘率親兵駐其上逆氛未平操防喫緊義訓得憑高以廣巡望賊氛既平徽城元氣未復破瓦頹垣收拾不暇度無餘力驟及於烟之驚歲時潔樽酒操鷄豕以祈神之安侑而降福于斯民吾知神必欣焉其來饗民益歡然而奉粢盛亦建廟者所不廢云

快慰者也爰不揣淺陋而爲之記並記

同治二年癸亥十月二十四日彊中營左哨哨官花翎即補守備盡先補用參將湘潭伍彩勝謹記

右拓本高五尺廣二尺一寸

烏聊山壘碑記

粵賊竄皖南郡城一再不守庚申之陷蹂躪尤甚辛酉五月湘軍蒐剿竄黟各賊苦戰十餘日聲威震厲遂復徽城　督憲曾公以義訓奉署皖南鎮篆七月於休寧軍次屢任其衝大圖徽州老湘營固守力戰除夕前二日賊乘大雪退遁既而

老湘營移守衛國府城湘前營換防徽城既而湘前營老隊德縣城遂以義訓所部分守徽州休甯兩城徽城三面臨水一面依山山之名曰烏聊山四望可數十里癸亥二月賴文鴻吉隆賢糾合陳潘武胡鼎文譚星各股賊數十萬思由徽休之間橫竄江西休寧縣城被圍羣賊不敢逼近徽城雖連日出剿之力亦以西北兩面皆平岡城內山頭得以覘破賊之虛實也各營分布於城垣義訓僦屋而居每思於山顛結營以便巡覽既而構平屋一重高樓一重危亭一座於落星石之頂繞以石壘率親兵駐其上逆氛未平操防喫緊義訓得憑高以廣巡望賊氛既平徽城元氣未復破瓦頹垣收拾不暇度無餘力驟及於

山頭則可假義訓之所構爲遠眺之所雖無喬木深林而偶然憩自之餘或指檻而相語曰是某某守城時之所建也則幸甚矣爰因落成而漫書以記

署皖南鎮總兵官統領强中等營湘勇軍功加一級堅勇巴圖魯湘鄉唐義訓并書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日

右拓本高四尺三寸廣二尺一寸

重修河西關帝廟記

河西舊是向有廟記　關帝同治紀元業經胡鎮軍國瑤部湘勇率所部湘勇來守郡垣每修葺關朱軍門品隆移駐旌德義訓

入廟瞻拜見窗牖樓閣概未振新思欲再加修葺以頻年賊犯未果三年八月皖南肅清廟僧特疏乞募修理幕友長沙金士衍太平李錫麟黟縣金士鈖爲勸捐於營哨各官及幷勇等欣然集貲於四年四月鳩工庀材以五月上旬落成崇致祭祀嗚呼　帝之正氣充塞天地而滅邪盪寇於我　朝尤著靈顯新安爲江南大郡慘然浩刼蕩然菁華而自咸豐十一年克復後雖蠹次竄股匪伺迄今不獲再居以爲巢穴者未必非藉　帝之神靈保護而掃除之地方初平凡祀典所在尚未嘗及第修舉地方官每朔望及春秋致祭暫就河西橋廟宇以奉俎豆嘗香則是役之興誠不可緩而營啃幷勇之知慕忠義與諸幕友

之能激勸均未可歿也爰不揣粗陋而爲之記

同治四年五月吉旦皖南總鎮領統强中等營堅勇巴圖魯湘鄉唐義訓并書

右拓本高七尺一寸廣二尺八寸

東嶽廟義田碑記

烏聊山頂舊有　東嶽廟燬於賊氛同治二年本鎮捐廉建駐簡其間三年八月皖南肅清四年十月徽防奉檄盡撤卽將廟宇交付道士許百祥經理廟向無田道士無以供香火幷及時修理因再捐廉置買歙西二十三都二圖劉振扶所出泰當等宇稅田貳十畝零九分計價值平銀貳佰兩正卽將契據送縣納稅印契立案交付許百祥收執永爲廟產不許變賣數年未見歙俗每秋穀登場喜建道場勝會祈福保安地方既平收養生息當不難更再復覩從前庶富之盛郡城洞廟必有隨時興修煥然增新者區區田畝以爲初基可也

皖南總鎮統領强中等營前皖南鎮總兵堅勇巴圖魯湘鄉唐義訓手記并書

同治四年歲次乙丑十月

右拓本高三尺二寸廣一尺零五分

重修張文毅公祠記

徽郡之有張文毅公祠爲報功也謹按公諱浩字小浦陝西涇

陽張以進士及第入詞林歷中外文章功業炳炳一世當咸豐三年粵逆竄東南安慶金陵不守設行省於廬州未幾而廬郡亦陷於是南北阻絕徽州爲浙江門戶重賴扼守以杜窺伺五年公罷江西巡撫奉　命被六品服督師徽寧駐徽凡六年口屢來犯戰郤之洊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年八月解事去繼之者皖南觀察使李君元度也不十日師殲城隳經年不克州人士益念公捍衛功德沒世不忘既知公在籍殉匪之難天子軫悼予謚文毅陝西江西得建專祠同治四年徽之官京曹內閣典籍鮑康等若一人合辭請祀並以從戰陣亡前湖南提督周天受城陷殉難徽州府學訓導李應詔附於祠口士

制曰可徒以兵革屢丁歲數不登未口將事逮海宇廓清重議口築先是前守於郡垣設籌立局興造祠廟衙署十二年者始克立祠於新安衛廨右隙蓋公當年開幕所也童其事者歙紳王瑩王光組楊昌樾程柏生吳效英鮑肇元朱慶善等越六月而落成有司春秋祭享如口令距今廿有餘年矣上雨旁風日漸朽敗先事慮事有志脩葺而未舉會丹陽何司馬恩煌來徽歙篆故有經世才者試謀之慨然以爲已任即籌資諏日鳩工庀材徽其舊而新之期月工蔵乃潔俎豆以妥於神牖牖雍雍衣冠在列僉謂茲役也用泉幾四百緡而民不口徽賢令尹爲能若斯之速哉余樂觀厥成尤願後之有土者各以令尹之心

爲心歲月袖苴增脩非忘即畧香勿替有厚望焉因揭本末於石以詔後來知徽州府事長白春岫譔并書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己未仲夏月立石

右拓本高三尺五寸廣一尺九寸

重修雲嵐山王祖祠墓碑銘

光緒丙申秋雲嵐山祠墓重修工竣會族祭　祖董其事者先期彙出入款目以備稽覈因撮其大端並敘其緣起而勒之碑蓋祠墓修於同治初元近今三十餘載又爲蟻蝕年來用木支撐常虞傾圮癸巳夏歙南堨川族以仁觀察廷佐歸自京師拜墓祠下慨然以捐貲爲己任而任事尚需其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太學口口暨其弟口口登仕口口任焉且舉其族人口口太學口口督率匠氏遂於是年冬十一月興工閱三十幾月蔵事用石工木工磚工若干日石若干丈本若干株瓦若干片磚若干枚及諸用物咸備用共錢五千緡悉觀察所輸裨無闕太學昆弟挈其綱不遺瑣口曰口君者屏家務從事於山中三年可謂口爾忘私爲人之所難者矣是烏可不碑而銘之銘曰

人亦有言衆擊易舉謀夫孔多終難就緒偉哉觀察識貫陽陬情殷報本志尚輕財太學董治佐之登仕舉其族口如晉陟階獨承其重獨任其勞清盟白水明察秋毫朝斯夕斯日計月計度起宏規率由舊制聿新塋廟巨麗巍峨懿厥經營千禮不

視以告虔孔明祀事合族聯歡週遝畢至功推紀實言匪阿私

後有所考視此銘詞　大清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秋九月

穀旦　歙西西溪族裔孫口口百拜謹撰

重修萬年橋碑記

峨峨新安萬峯環攢其鐘秀而迤絡於羣治實惟飛布一山飛

布之山歙州之望飛布之水西流入布射東下匯揚之漩洄於

北郭邇接城闉有明中葉守令崔孔昕姚學閔經始建橋厥名

萬年治定　國朝邑人程之鴻重修用費二千緡維乾以遷闔

閭甍盈自徽達皖聯轂利行工百餘年矣口際兵燹謀修未集

光緒甲午春邑紳許琳童駿昌鮑鴻等以是請余深知物力之

彫敝而要工之未可綏也與前邑令單光祿給册集費繼之爲

署令何恩煌悉心助理在事則有許維祺巴樹諫許鉞鮑崇洛

程濤江承詰江坤順而巴樹諫典功作尤勤庀材度役督伐石

之工六七閱經營閱五年橋工告成凡用錢萬餘緡支橋格補

涌洞整舊換新修杜高揭墳平大道二百餘丈通途安穩會計

助費出四鄉者三之一分募於屯溪浙蘇紳商者三之二且有

獨力助橋圮者夫以地方之清吉如此解囊之維殷如彼襄志

恆稱歙州人好義行哉余久任斯羣幸士民之樂効指慣得與

邑令薛邦襄紀績觀成登覽愜志勒記以告方來其辭曰君子

平政首重橋梁揭涉不病利係陰陽衆溪流注咸會北湜暴漲

銜激嚙石堅則歲久修蕩我康莊工興五紀力殫一方民曰守

功守弗敢當願我徽人益修陂塘旱潦有備民物阜康後有高

年永固無忘　賞戴花翎即選道知徽州府事長白春岫撰

前任歙縣知縣單光祿　前署歙縣知縣何恩煌

歙縣知縣薛邦襄

大清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季秋月

北野汪家瑾書　督工巴樹諫　石工鮑妙元六妹金吉

金運利林年壽　府工房經承汪瑞林　乙照齋鐫石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一寸

新安工藝局記

余守徽之三年始有工藝局之設未落成余即移守青齊因恐

皇皇以謀者或視爲足重輕爰爲文以告於衆曰大凡商務之

發達由於工業之振興方今豔說歐風醉心商戰抑知商戰始

於勞工否乎泰西工廠林立每廠不下數百十人廠列於商工

皆先事於造商自富而民亦不貧中國制造不講所謂商者率

以天然之質易彼造作之品天生物以養人者幸而人因以爲

養者蓋百其制焉今我來其知口口口是人有工夫而我須不

及半爲則民安則不貧國安得不弱者又況游手既以風俗口

口風俗既敗天賦亦窮此實業學堂所以不容緩而工藝局尤

爲當務之急也吾徽山深谷邃草木蕃殖貨悪其棄於地倘掇備格以有取焉特見爲之者如何耳今局則知以內外及餘地口口風雨則分科習藝者均可游息其間都人士其有留心經世者乎庶幾因藝見口知口取材所謂治國平天下始於格物致知聖賢遺訓與泰西政治而有合焉則斯局之設豈僅收養游民而已哉　光緒乙巳仲冬郡守黃曾源撰書

右拓本高一尺一寸廣一尺六寸

紫陽師範學堂記

丙午春承堯盦督新安中學既一年私念教育基址在小學小學不得良教師因仍簡陋以相皮傅銀荄既乖材質斯萎非端以對遂詒官酷刑誣服拔往凌遲刈草者聞而奔救首已斷矣

本之善畫也謀於郡守王公振聲暨郡人士議以紫陽書院當款建本郡師範學堂時紫陽已改校士館粉飾作令徙更其裘而已王公亦甚非之乃如議通牘大府三月開校先設簡易科應急用歙人鮑振炳實贊其事本年正月始由郡試院遷今所校中才俊出而治小學者成績斐然以費絀所就簡爲憾承堯惟吾郡徽學風稱盛於宋　國朝諸老魁起景附熊熊東南然爲教育界宗宿嗟夫今較昔何似時艱世屯待才如亢旱十年之祝甘澍而肩蒙養之責者其致功敏密無倫其效效亟於冶鑄習俗孕育萬業亦閎遠無倫然則承堯學之士殆不可不自高貴以求達其所期而口比校之須擴張其尤不可一日遲

也已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新安中學堂監督歙縣師範學堂監督歙人許承堯撰歙人黃家駒書

右拓本高二尺廣三尺五寸

黃寇嫦墓三戒碑記

徽州府城西踰太平橋有塚塊然路側碣曰嗚呼幽寃婦黃氏之墓萬歷庚子清明前十日歙西竦塘父黃朝寶告相傳婦竦塘尾黃氏適梁下壻行商無定所一夕歸早起如廁忽憶來處有要務宜急往遘視原船方解纜見刈草者寄信告婦即登舟去刈草者忘之鄉右聞其夫夕歸而朝失所疑嫦殺夫詣之官以對遂送官酷刑誣服拔往凌遲刈草者聞而奔救首已斷矣

官怒笞之及嫦夫歸始信其寃時天大旱事聞官及鄉右坐罪有差守令至墓祭之而雨後每歲以縣丞致祭著爲令與東海孝婦事同祭之所以散其寃氣也予自幼聞而傷之令鐸斯郡見斯墓恐其淪沒而後之官斯土者莫之祭也爰與程君以仁汪君卬菩釀資勒石志之卽以爲重利忘家者戒幷爲寄信誤人者戒且爲酷刑寃殺人以釀災禍者戒詰授通奉大夫花翎道銜徽州府學正當始分六聲人周贊幷書

皇清光緒丁未中秋邑人　同知銜拔貢程立達附貢生汪卬楊輿　同立

右拓本高三尺七寸廣一尺七寸五分

歙縣金石志卷十一終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石文　塔記

宋

宋建大聖菩薩寶塔碑記

南贍部洲大宋國江南東道徽州歙

口口平遊鄉樂平里永平社居住奉

口口齋弟子口明口弟口朝熙上奉

母親程氏二娘妻室鮑氏二娘闔家眷

等同發心捨淨財命工建造新州

口口求乞後嗣接續祖宗早賜感應願

口口口口皆建炎三年歲次己酉九月

口口口口立謹記　勸緣人吳誠

口口務掃洒道者九法會匠人江周刊

右拓本高一尺三寸半廣一尺十

書泐十九字

按宣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改歙州爲徽州治於溪

北新城四年洪水爲患詔知州事盧宗原遷回舊城其地遂

爲桑野厥後居民漸集自成村落仍以新州名之明洪武初

改州爲府名曰興安旋稱徽州府以歙爲首邑民國鼎革廢

府留縣此州郡之沿革村名之因襲也吾　四世祖義公於

明永樂七年由郡城北門附郭遷居新州而闢地建置則自

五世祖蓁公通籍後經營之宅左立廟卽今之宗祠也祠

左尚存古塔刊有宋建炎三年建築記又有明嘉靖二十三

年　九世祖晴春公修葺記叙述源流明晰無遺攷關故鄉

文獻吾族歷史故予於今秋命門下士吳福生赴歙椎拓石

刻并攝塔影以備續修邑志家乘之采輯也　葉爲銘謹識

此塔在徽州郡城北門外三里歙縣新州村總管廟北葉氏

宗祠傍

長慶院塔刻字

在歙縣太平十寺長慶院前高七級舊有縷字云宣和三年訪

擊使畢永朗永充供養

重修大聖菩薩寶塔碑記

古塔庵創于宋建炎己酉迄今四百一十

六年自吾高祖綉衣永茂公遷居新州恐

人侵毀用價收庵基地稅以存古蹟後吾

祖節齋公繼承先志用土圈墻不時修理

今經歲久廟宇朽傷聖像剝落嘉靖戊戌

辛丑時用貲修理二次祈求子嗣告許有

子之日一堅重新今神感應果得子嗣敬
選吉辰綵裝聖像鼎新廟宇祈保男女圀
圓永承宗嗣其聖像腹內原有小册具載
起造裝修姓名年月于吾綉衣祖續記一
篇仍存其內册載原有惠岸禪師一尊目
乂侍者一尊失去數次時亦重裝以備舊
額茲書以告後人留心修理福有攸歸
大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正月三日直隸
徽州府歙縣德政鄉清平里靖與宗義社
信士葉晴謹記

紫城葉氏家乘刊

右拓本高一尺三寸半廣一尺五寸十六行行十六字字徑
七分正書

按徽郡北郭有綀溪環繞以作城壕跨溪石杠曰萬年橋過橋
北行三里平疇中一高阜卽新州村宋宣和間築新城遷州
治之遺址也故其地仍沿舊稱南門爲我葉氏聚居之處東
門亦有鄭氏望族在明代聲聞均著清季遭洪楊兵刼極目
蕭條予於民國丙寅甲戌兩度遄返故鄉同族固嗅澗零鄭
氏亦如鳳毛麟角矣　葉爲銘識

又按綉衣永茂公卽吾家五世祖　諱蓁　別字脩省齋歙縣庠生
永樂丁酉中應天鄉試春秋文魁宣德丁未登馬愈榜進士

詔俾榮歸庚戌應召覲政工部癸丑拜行司授行人以勤愼
稱遷浙江道監察御史持憲不阿正德癸亥奉命出按貴州
歲旱禱雨躬曝烈日雨降如注尋遷疾卒貴州公署扶櫬回
籍葬歙縣東門外吳山舖之原至今墓尙保存而墓前祀田
亦由新州宗祠管理也　節齋公卽七世祖　諱泰　曾與鄉飲
勒石旌善亭公爲吾直系九世祖字古泉譜名　諱晴　仲　先是
吾族無名命詩句旋以支庶繁而遷徙多恐難稽考遂以明
仁宗最我　五世祖永茂公之御製詩詩云　春鳳大從日
繼世以道德希爲良彥臣可祈增福積二十字以序昭穆於
九世祖起者行至今勿替

紫城葉氏家乘刊

勅賜　蓁字

開山普門和尙塔記　蓁字

天都護國慈光寺開山普門和尙塔銘
蓋照天照地者存乎大智入佛入魔者用其大機所以法門撿
荷事與理以交融宗緒恢弘行與慧而並到則我普師其人也
師名惟安號雲亭好經中普門二字廣大無碍自號普門俗姓
奚陝西鳳翔府郿縣人幼失恃怙不知生之年長歷酸辛不知
生之樂然志氣猛烈骨力挺堅便從萬死一生中悟無生法年
約十歲爲人牧羊黯然有省遄雷夜半發憤生疑將二十歲投
入空門矮髮受戒疑情愈急遍參方始從持念以配心繼聽

話頭而密拶有得卽捨不落歡喜魔中攙骨便奪欲跳金剛圈
外三十餘年遍叩宗師跋履險阻如少林五臺太行伏牛諸處
所云人煙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師饑不思食患不生怖晝夜精
勤鍛鍊微惑直至無可轉處必欲轉得正於轉處一毫不動是
爲轉處如是努力自豁自疑自豁南遊至普陀元旦挑柴
忽被風吹身心兩無前後際斷面對洛伽如空月映澄潭自有
偈曰坦坦蕩蕩時安然放意縱情不顧參視夫香嚴擊竹高峯
落枕豈有二哉以未經明眼不敢自是再上五臺禮空印和尙
呈偈請益卽蒙印可知龍躍淵如虎戴角銀山卒地遂開漆桶
一時打破初不識字而字從心出初不立言而言如涌泉洪鈔

待卽靡不響應矣又以無事屈裏最易誤人自了漢者終爲未
了誓發弘願普度羣迷杖履所過開設叢林凡若干處用棒喝
以鍛上上之器用鉗鎚以接中下之根其云究心必集德忌我
必爲衆無慧之福凝無德之慧狂卽楞嚴事究竟堅固菩賢高
行海之旨也所刻不像語究心旨具有臨濟鉗鎚柱杖從心機
鋒自我諸證悟履歷備載行跡中可謂苦行貫天地大慈包古
今者也萬歷二十一年師於立禪之夜似醒似睡黃山境象如
現目前三十二年行脚至新都因緣所集宰官居士縉紳信受
者幾數千人師乃破雪登奇捫蘿陟峭得黃山之勝恍與夢境
符道價翔溢　宮闈鑒照　叨賜像賜紫　勅賜護國慈光寺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日講官起居注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修國史副總裁山錫餘居士徐開禧拜書丹

天子都遂爲普門禪院矣復彷百丈遺風立清規願約獨嚴戒
律防盜閉邪如來權實之門其至矣哉行解旣圓老而靡懈譬
樹之廣植佛種趙州之心頭悄然天啓丙寅飛錫至夫椒山鼎
臣因得瞻禮慈容師道貌藹如儼然華嚴不思議境界矣未幾
師挈杖而北行至清源之乘願禪林是師十年前所建也少傅
蓼水朱公相留結夏師自知遷化期近卽止宿焉於六月十二
日跌坐說偈曰處處西方地我無西方心滿目皆蓮花惟不見
我身卽合掌而逝僧臘約五十餘香氣氤氳肉身不腐黃山弟
子請師骨起塔山中爰有行僧請余爲銘余筆非無盡豈能盡

出金剛眼睛哉然與師有一日之雅敢辭不文

銘曰

宗鏡天開　佛魔電裂　水非死水　法無定法　體煉純金
光澄白月　大香水海　超賴師舟楫　寸絲不掛　隻履示
滅　天都之峯　一華幾葉　巖嵓奇石　點頭增萃　卓矣
大師　人天首出

崇禎三年歲次庚午春王正月吉旦　仙源元秀甫李孟榮勒

石

賜進士出身吏部文選司郎陵無悶居士許鼎臣頓首拜撰
賜進士探花及第翰林院編修天石居士吳孔嘉頓首篆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修國史副總裁山錫餘居士徐開禧拜書丹

南嶽山普和　翠微寺海學　點石庵覺向　洋湖庵方順
建初寺智宏　監院來方
以上第一列
文殊院行敦　澹庵能弘　慶雲巖覺圓　頑人能學（仁謙）
普滿寺修然　擲鉢禪院成遠
以上第二列
西竺庵福厚　廣安寺（弘如　悟昌）澹齋弘建　建初寺慧邦
毘盧閣（海坤　海圻）祥符寺圓海
以上第三列
紫石山主弘眉　般若庵照閨　月光庵智義　白沙庵
以上第四列
閻山庵湛任　妙花林仁極　天台庵仁然　寄雲庵能圓
乘鳳寺仁明　準提庵寂慧
以上第五列
斌里庵能行　大聖庵（仁壽　仁智）白雲岩願弘　石雲庵願炳
白龍潭（行洪　行澄）行淳　行願德
以上第六列
五明寺能貫（仁普　願啓）仁王寺願伸（廣德　廣嚴）翠竹庵能慧（仁　願明）
長春庵仁敎（願　智）桂竹庵仁緣（願　眞）

以上第七列
大篛山（行益　行覺）願宗（廣善　廣懷　廣球　廣韻）化城庵（行協　行普）法興寺願
周　平頂山仁本
以上第八列
仁悅願頑願燈　化城庵行聯行端　天福庵（願成行緣　願德行深）
妙基山廣崇　懺堂庵（願林　廣修　願隆　廣臨）本淨明心仁慧仁透
以上第九列
圓通庵能雄　永興庵仁達　海會庵願修　龍興庵願道
松雪庵弘德
以上第十列
海聞　應以禪院仁定願修行實　興福庵願（素　助）行朗
以上第十一列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嘉平月吉旦諸山大德尊宿並本寺眷屬
全出資和南鼎立　修塔督工能容
右拓本連額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八寸塔銘二十五行題名
十一列均正書額勅賜二字豎立八字平列書篆在欽縣
界黃山慈光寺後
明陽案開山普門禪師安公全身塔
右拓本在欽縣界黃山慈光寺後石高二尺八寸廣六寸一
行字徑一寸五分正書

開山本師寓安寄和尙之塔

崇禎八年春月吉旦二代住持大宇守等建立

右拓本在歙縣界黃山丞相源凡二石每石高二尺七寸廣

六寸五分塔銘一行字徑二寸年月一行字徑一寸五分

均正書

按寓安禪師名廣寄衢州開化余氏子依雲棲蓮池大師受具戒開示念佛法門師服膺遂充維那萬曆庚戌入黃山之丞相源誅茅藏修精進自策一念不移若忘人世久之一方鑄白歸信者衆汪圖南爲結挪鉢庵以居之一坐十二年天啓元年二月示疾踴跃而逝明年三月弟子大守走匡山請惠

三峯下第二世槃庵正志禪師塔

山大師以銘其塔

右拓本在歙縣界黃山丞相源石高一尺七寸廣六寸八分

一行字徑約一寸許分書

按槃庵禪師名正志卽嘉魚熊開元號魚山明天啓乙丑進士

官至光祿以召對請退輔臣遣戍武林衛亂後剃染住潭州

神山匡山養鹿池七年丁卯參靈巖繼起儲和尙遂付法晚

歲開堂擲鉢禪院後應仰山請去吳下於華山示寂遺命葬

骨新安人士成公志迎歸入塔於丞相源著有槃庵別錄六

卷

宋

宋南源古寺後山朱子題字

按南源寺在長垓唐太和間建寺後有五峯前有三瀑布朱子

嘗書新安大好山水六字鐫石壁

宋虎頭巖三大字

虎

頭

巖

羅願名

右拓本在歙縣交界黃山湯嶺東高一尺一寸五分廣三尺

三寸三大字平列字徑七寸題名一行字徑三寸均正書

按虎頭巖三大字爲宋羅願題名願字端良以第呆任判贛州兼攝州事改知南劍州鄂州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朱子稱其文有經緯著有新安志爾雅翼鄂州小集論文者以爲南渡後第一人

宋黃台書問政山詩

千尋綠帛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天丹罷桷浸星宮沈水間寶鼎候香金鴨瑟絲憂餘銷玉連環靜張棋勢鋪還扛默巧仙經借共閒林酒葛莊雙兔伏窗橫槿几老龍跧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呼琴夜

紫城葉氏家刊

撼欖草暗碧潭思旬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淺甲毛猶綠鴛化幽劒頂更殷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挂白鷳容易煎茶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琴嘗尋靈穴通三島擬過流沙化百蠻新隱漸開侵月窟舊林猶恍枕沙灣手疏俗禮慵非傲肘護靈方臂不慳海上使頻書島點篋中藏久白嘘頑節杖健柱菖蒲節筍櫛高簪玳瑁斑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冷耳響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矩器難窺不死顏早晚重逢蕭陽客願從芝蓋出塵寰

按問政山在縣東五里山絕巖下刻有宋黃台詩爲七言二十韻

元鄭公鈞臺四大篆字

鄭

公

鈞

臺

圭峰余關

右拓本高一尺一寸廣四尺四寸鄭公鈞臺四字在欽縣字徑九寸余闕題名字徑二寸五分均篆書

按富登鈞臺在府治富登渡一石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元鄭玉嘗鈞於此平章余闕篆書鄭公鈞臺四字於石

紫城葉氏家刊

鄭玉題名記

邑人鄭玉子美舊嘗讀書山下寺中後遷紫陽南埠遂耕于師山之陰鈞子岑山之陽久而　天子知名出內府酒帛道使者持以南招玉爲翰林待制玉以涼德辭辟不獲乃從使者至海上以疾而還復游山中訪尋舊館時喪亂之餘半已煨燼獨川流山峙不改依舊乃浴湯泉題名石上而去時侍行者吳訣胡焱鮑禧鮑葆謝貞保吳陽鮑觀復有元至正十七年春二月辛未鄭玉題

右拓本在欽縣界黃山湯池後巖高一丈五寸廣四尺四寸八行行二十一字字徑四五寸不等分書

鄭佐等題名

嘉靖庚寅九月廿七日口

鄭佐口溪方禎口口汪通

保思口口川口口謝僖芳

山偕黃志口口口吾至此

右拓本在歙縣界黃山湯池左巖高八尺六寸廣三尺六寸

四行行十字字徑約八寸許正書

按鄭佐字時夫歙縣人由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改禮部奏立

新安朱文公祠博士疏議大禮又極陳後殿災變之由出

爲福建按察僉事尋備兵饒州前後誅閩饒宿寇將遷本

職養母歸朝士累疏之不就

汪鋐等題名

皇明嘉靖丙申五月朔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汪鋐同徽州府

知府馮世雍弟太僕卿汪玄錫鄉友

參政鄭佐參議方紀達主事黃訓來

游隨處賦詩发刻石以紀歲月云

三石馮世雍

右拓本在歙縣界黃山湯池後巖高九尺廣四尺六寸六行

行十四字字徑六寸許正書

按汪鋐字宣之號誠齋婺源人弘治壬戌進士著有新鄰風雅

馮世雍字三石江夏人明進士嘉靖十四年任徽州府知府

天下名泉四大字

皇明萬曆癸未春正月望

天下名泉

郡人　程師周戴國輔

戴驎紱戴國良

右拓本在歙縣界黃山湯池後巖高六尺一寸廣二尺九寸

六分四大字字徑一尺五寸年月題名三行字徑五寸均

正書

橫雲二大字

孫　晉行書

橫

雲

右拓本在歙縣界黃山三觀嶺南脰雲谷寺高二尺五寸廣

四尺一寸橫雲二字平列字徑一尺三寸正書

按孫晉字明卻號魯山嗣城人明天啓乙丑進士

歙縣金石志卷十三終

欽縣金石志卷十四

石文 補遺

武林　葉爲銘　葉舟甫輯

宋

重修靈山寺祠序

欽之西有靈山寺焉寶勅建於唐天祐之丙寅三年其源流遠矣是時棟宇雕梁屹然稱大煥然稱美如削髮披緇之徒林林總總不可枚數鈴鐸之聲聞於比里豈非所謂勝境哉迄五季以至宋元祐間幾二百載梵宇之地日以頹圮蕪穢不治我祖覽公謂棲神之所奈何以丁丑申歲偕兄震公弟霈公鳩

工再造捐已有之貲爲經營之費無吝心無難色塑像及建大雄寶殿置僧房厥本維喬以輪以奐不煩督責聿觀厥成則靈山寺之所以幾紀而復續垂弛而再振者固我祖之力哉嗚呼我祖之用心亦其盛矣或者湮滅而弗稱也我考叔敖公思顯而揚之迺立祠于寺之西奉我祖暨二公之靈于其上即無論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而我祖締造之弘功藉是以不泯矣雖然尤有說焉夫人之瓜瓞綿延其本於先乎譬則水焉水無源則支流易竭可以盈科而漸進譬則木焉水匪根則生理已息何以積小而高大故人含生于天地之中則報本急矣夫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是故合諸天道祀祠一立俾後之子孫追先人之

德興如在之誠所以對越者在斯所以駿奔者在斯所以觀其敬而時祭者亦在斯蓋霜露既降人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禴秋嘗庶其不替矣乎口露既濡人子履之必有怵易之心春禴秋嘗庶人故惟而行之則存乎人焉周公之制祀禮進乎大夫及士庶人故惟而行之則存乎人焉耳聞之記曰禮有五經莫重於今禮反其所目始也我考之立祠爲親也儻亦反始之微意與雖謂我考事死如事生可也亡如事存可也嗚呼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若而寺也祠也不將永終不墮並垂不朽乎是爲序

宋嘉定辛巳歲季春月　　穀旦承務郎汪若泉謹撰

右拓本高四尺一寸廣一尺九寸八九寸

新安建石梁記

紫陽之麓絕流爲梁潴而淵其來尚矣中羅蕩圮邦人士輒不利障以未輒利時不能陰陽家言嘗歷星源過祁山皆西流入番江餘諸邑東入浙問之三老名三百六十灘石林立勢斗下尤險絕者立檣以識蹤三十尺是新安地最高環城三面可揭涉勢然也辟之於人不爲淺澁爲澄涵氣象則自衍裕梁之利也固宜然立柵礙磧之上而聚石其中霖潦暴豪何能鍾固歲一葺或閒歲大葺科役民伍覃害不細況木之障水猶絺障風迸漏穿洩草章而已嘉定十七年秋著作都官袁公甫解郡符且東歸慨念利興而害不除非便必大錮石爲不朽計乃可於

是籍緡錢萬五千間於上紹定二年將指度經始克議茲役推官趙希恕董之得圜工甚精鑿山料材彙別三品直而方者曰眉石屑壘繩整嚴邊幅也峽而長首方而末倒若釘若斧者曰算石斜透中通互穿鎖也其磊與民益疎凡吏之所施設者皆非教民之其必待其封肝股致祥異幸而吏又以爲德然後得與於表閭賜帛之寵至於謹身強力率妻子治田桑以事其親聯其兄弟而睦其族黨若上之所望於下在此矣而有司以其無顯異不復言大率老死而無聞是所勸者不可常而可常者勸石所不及也夫亮豈小星之人所以見錄於二南萬世傳誦者特以其施之中林無人之中而不忘敬則以爲好德知賤以先師之號其亦瀆慢聖人而名之不當其實者矣夫學有時

之服役於貴而不敢肆則以爲知命如是而已爾豈若後世之云者哉然民生後世循性而動乃亦有自然過絕於人者雖不必合中道要其心主於爲義以此知士室之邑必有思信而人之性善可以爲堯舜信矣誠令世之長民者視人以三代之民而教之以三代之物察之以三代之法其不以吉之民自爲者則寡矣自黃嵩以孝書店史其後爲行之民固事備見者能改人類而錄之毋使其無傳焉錢時譔

問政書院記

古之君子蓋將使四海之廣兆民之衆無一人之不同風於善也於是立學以教之學也者所以循序優游使深入其中而不

可解於心士之好學而能文者舉而愛惜士子尤爲篤摯而不可盛禮以招之使來於斗山之亭日課月校已三年矣而多才濟濟愈益奮興舉於鄉者遂數人適岸貢程光國倡同邑業離於浙之鮑清等捐鍰廣廈十餘間於問政山麓以爲諸生肄業之

地而侯因以爲問政書院凡紫陽所不及收者咸得臨之問政歙故爲文人之藪而張侯教育之有加將見士之從事於斯者識日以開行日以勵性雖有沉浮强弱之異而一皆範之以乎中仁厚積於其躬而恭讓見於其面其於貧富貴賤之塗常有靡恥之防而不至貪汚以苟得而古今治亂之源因革損益之變無不知之明而措之正其達也則慈惠及於斯民其窮也則自束其躬而無慕於外其高者盡性以至命其下者猶將致身通顯以爲族戚之光然則歙之風俗淳龐而人才茂美皆將於是乎取之余觀張侯之心固將使歙人之同歸於善而非徒誚詰詞章以爲進取之階也故樂爲記之如此云劉大櫆譔

復篁墩記

唐之季侈用厚歙結怨於民一旦黃巢亂起曹濮閒率其徒橫行天下所過殘滅殆無遺類前此雖安史之亂涇淮之擾不至此極當其攻尉時相傳凡地以黃名者兵輒不犯蓋謂己姓也若新安之黃墩其可見者黃墩舊名篁墩避亂者以篁黃聲同改而從之竟免於禍考之史傳宗乾符六年巢陷鄂宣歙池四州歙新安也實巢所蹂躪地其事不誣於是黃墩習補於人凡七百年於此莫有復之者而復之則自今太子諭德程君克勤始程之先在晉有曰元譚者守新安多善政既受代爲民所請留賜第墩上子孫因家焉又十三世爲梁將軍忠壯公鑛洗以布衣起兵禦侯景郡人感其功復即墩上廟祀之其後子孫散處郡中甚盛遂爲著姓而稱之必曰黃墩程氏云克勤少侍其文司馬公居於京師已而擢高科登貴仕聲望炳炳有光前人蓋嘗讀家乘而得黃墩之說憤而嘆曰此吾家循吏忠臣第宅廟貌之所賊姓敢爾汪之會得旨歸省躬訪其地乃大書篁墩二字揭於故廬父老驚嘆以爲美事壞地增重里門若新嗟夫人河之東有潟汭焉虞虢之間有傅巖焉惟其爲舜與說所居也人以其姓系其地更數千年稱之不衰巢之凶狂雖三尺童子猶知惡之然新安非其所居也徒其地從其姓君子親之如蒙不潔必脫去之乃已此人心之公也嗚呼亂臣賊子觀此可以爲戒矣且巢之愚見於程氏家乘者一事耳至其竊據長安判厥明之文以黃當代唐指爲符命而復謂黃爲土金所生因以建元其記已姓以誣人又如此卒之役其身滅其家覆其族尚何姓之足論嗚呼亂臣賊子觀此亦可以爲戒矣篁墩既復稱於人克勤以予舊同史官也俾記其事不敢辭吳修譔

斗山魁杓亭碑記

新安奠斗山遞南爲治　斗山爲卓七形家稱祥鞏峯森列六水澄涌蓋風氣所鍾奥區也自予諸生時睹有司亭其巔諸父老私語是當天樞星但高衆巒衛無已當四立魁杓間挹挫秀面映諸匯爲勝已還濟南賜谷崔公守郡治教既孚多人士登臨

其上具得請父老所告情實謂亭于形家不稱諸庠士益以建
造利病爲請且陳說往者殿元高弟茲值再歷公曰苟可振作
多士吾何愛一亭費乎乃屬邑尹姚侯令裁宜從事侯遂計上
以丞張光潤督之公多許可而受其算爲楹八爲向方門中立
四達衢若庠指顧間星羅萬象奮亭後梘文館前峙合形勢焉
若宿有期相待以興層茲大夫曰甲申之春蓋五星聚奎壁云
天官書奎主文章東壁帝圖書府也文者稱所聚昌者揚天
紀輔拂萬居以成天象文昌司其儿奎壁分其官漢聚東井而
三代遵書出厥有試當奎婁之間備[illegible]
超乘而踰泳洄未有聚奎壁間者文莫昌於此矣請不云乎[illegible]

彼雲漢爲章于天文王之所以爲文也今天子統一聖眞詩考
作人天下鄉風舉髦斯士上帝嘉嚮協氣橫流縣象著明有時
閒祀文昌以彰天庥揚主德風勵學徒豈其不經而祀史有愧
辭乎世傳文昌爲周張仲秉德孝友以相宣王周道燦然復興
聲施無窮新安八明二百餘年名公卿不乏其以帝師爲相則
自唐歲始當軸處中卿贊有文之治有開必先天所命也宇內
奏雲漢之雅誦作人之盛新安其首善已故以新安當奎壁之
野以相國應文昌之宿以星聚奎壁徵文明之運天非人不成
人非天不因儻此之謂乎不佞曰善易有之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信如大夫言有龍非故受之以砥柱

有砥柱故受之以禹廟有禹廟故受之以文昌故受之
以奎壁斯變化之道也陰陽家拘而多忌幻渺而難信又何稱
焉大夫名時與不佞同舉進士其僚屬共事者則丞于翰倅胡
邦彥龍膺令陳九官其鄉大夫士從事者則孝廉吳天洪以下
若干人汪尙寧譔

斗山祀程朱三夫子記

斗山俯瞰兩城拳峯環拱晴嵐烟月野色淡光朝暮變幻目睫
郡中一最勝槩也於上舊有精舍時聚理學名儒講論其中傳
有斗山會語會約諸篇從來久遠後中廢武弁且據爲行館[illegible]
塵穢雜大損勝觀先達許文穆凌觀察其言於郡邑大夫請爲

郡城文會所一時衿紳萃集絃歌誦習人文鬱起蒸蒸乎爲儒
林盛事歲時寢久風雨假滯至戊申歲堂舍廊廡摧壞垣墉咨
落觀者有禾黍離離之嘆時余讀禮家閒紀綱茲役庳者增之
圮者袖之隘者拓之辨方正位堂廡規制犁然一新因念諸文
學講德進業人品事功原非兩截事大要尤在收束身心針砭
浮薄苟能曉夜晤對聖賢心神幷歸一路文章自然精義入步
做秀才時能以天下爲己任言信行果高自期待當國家事自
不辱君命有道定不變塞斗山昔稱理學名地圖郡人文屬目
應須留一脈先正意思樹爲楷模鼓吹休明斯無負斯倡者
然則曷爲議崇祀程朱三夫子蓋三夫子皆吾欽自出源流台

末輓近多未講究紫陽自述八世祖古僚公繇歙篁墩遷婺源二程自稱歙忠壯公後喬歷歷徵之文獻而郡中合巹無特祠亦數百年來缺典吾鄉魯士君子闡繹先喆私淑道範遠有所稱述而近顧闕焉不舉何與不寧唯是輓近世道榛蕪士習離詭西竺杜下之教盛行猖狂怪誕之口談口肆薄侮口口口口悟爲超捷聖賢一段近裏着已學脈漫不置力學口口口口因之揩之天下國家之間其何賴焉程朱紹孔孟絕學曰口口曰主敬就事窮理隨物致知鑿鑿從易行躗躗做功夫不以浮華掩本質不以曲獨傀衾影說理爲眞理學乾事爲眞經濟居鄉爲眞名儒立朝爲眞名世視世儒之巍詡汲

薄眞是對症之藥頂門之針　國家頒示功令薄海內外猶奉若神明薈蔡況在父母之邦文會之地誠有一舉足一話言所不敢忘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至然心縣嚮往之昭示來茲暢斯旨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其於世教士風庶幾其有瘳乎畢懋良譔

脩復祥符寺碑記

古之仕於其地而善爲山水遊者莫如謝永嘉柳柳州閻古岑今剔奇括異即所以紀泉石宛若畫圖遂使千載而往地以主重主以地名豈不誠達人大觀也與哉然始興瀕海龍陽瀕夾較諸新安黃山則大有徑庭矣黃山本名黟山傳言黃帝鍊丹之所故山名而重焉即如所稱蓬嶋問道與夫括蒼縉雲之事僻在東西絕嶠要皆颺蹈電轍之所未嘗及者當或神遊焉耳黃山在歙西百十餘里谷幽徑遂遊者罕至日沒榛莽僅存軒轅宮亦漸圮矣豐城李侯邦和莅邑三年政敷化洽歲稔民熙首建　文廟飾聖舍創公館百度具興會地官丈量之檄下因究寺之所以廢者由於產盡稅貽僧同挂搭侯憮然閔之曰黃山以天都比於洞天溫泉以朱砂冠於寰宇不佞奉新詔守官雖不敢放浪山水而俾古蹟久湮勝事頓泯實不佞地主過也於是集里甲委巡司按圖經清保牒復田土若干畝仍命其里

胥曰自村嶺石橋塘陽諸所租息爾僧遞年掌之以代寺賦又命其僧能琦曰自東西段方壺黃坦湯源諸所租息爾僧久掌之以供香火若其修理殿貌之費則取償於占產之貲復捐俸金助之而藝衡則嘗爲之疏矣乃今山得主而生色僧得產而奠居泉若淪而紅殿若麾而碧雲霞絢爛猿鳥懽呼三十六峯之大觀燦然復獻奇於几席之上侯雖雅志嚴石將以衍仁澤於不竭也厥惟靈運子厚雖善爲山水遊然鑿喬溪絕蹟當時不能無譏焉若夫則民病挈檻賦詩留連光景則官病故當時不能無譏焉若夫李大夫心存魏闕之中神寄風塵之表克還故物永設成規既不病於官亦不病於民即有熊氏之英爽默存固且首肯其爲善政矣方且與容成力牧而頡頏也又何有於會稽河東二大

夫而已哉余嘗兩浴湯池三索互珠目擊道存事屬掌故不可
以無紀乃爲銘曰

南國佳山肇靈黃帝丹竈鶴飛鼎湖龍逝爰有謫仙天才命世
物色宣平遊蹤是寄境僻人稀風流日替莫爲之主孰起其衰
矯矯李侯太白豪氣疆界均明山川煥麗澤溢方外功昭筆削
俯仰神遊百千萬歲田藝衡撰

閻將軍廟碑

時至亡隋此何時耶天下極亂之時也大則連州跨郡竊取名
號小則千百爲伍以效鯨鯢爲人上者方事盤遊睽睽莫之制
然矜武書天王出居於鄭甚言乎分之不可一日紊也則夫守

土謹節於一時若閻將軍者豈非難哉將軍諱亮欽人隋開皇
九年併黟歙入海寧以隸婺州遂廢歙置新安鎮文帝愛將軍
之勇命將兵守之經煬帝淫虐致大業之亂僻處一隅屹如保
障鳩輯和洽恍不識干戈之苦其植德於人人者甚厚距城十
五里曰浦口嵌巖峭峙歙海寧兩港合流奔駛鄉人尚識之曰
將軍屯兵於此舊有祠宇蕪穢弗治洪武己酉彌月不雨主歙
簿淮揚繆君仲醲沿省今天子御極之八年　欽命大司馬大
中丞麻公總督江南江西兩省文武軍務澈治即蕭綱紀釐奸
先吏治澄清民風不變而徽饒池寧山谷閩賊氛未靖用我新
安太守曹君議於冬十一月丙申命總督鎮邱君率師進勦明
年四月戊申凡百七十有四日而賊平顧賊之爲患也二十餘
年於茲矣婺源以西萬山連屬斗崖深箐綿亘千餘里介二省
四郡久爲盜賊巢窟自陳九思倡亂以來餘孽蔓延王跳鬼雄
踞於三里都六公子跳梁於長降山何老二嘯聚於七里塘程
德秀汪先生出沒於銅坑黃連諸坑聯結楊大旗趙老大胡老
三葉老大輩連旗幟製甲冑繕器械負山阻險遑來飄忽遠近
受其剽掠至拐人嬰孺子以質而責贖其慘惡如此曹君曰此
寇其可畏哉且小盜者大盜之招也古來之亂未有不從養成
者於是晝夜籌畫訪詢盜賊姓名居處秘之夾袋中値公新澄
江南遂上條議撫勦並施公深然之會安徽撫軍張公久切掃
除之志亦移文咨公公乃決計搜勦專命總鎮邱君率督官兵
授以方略曰爾其爲我視師除惡務盡其簡士選兵相機宜予
不中制分命四郡文武諸吏曰其協謀幷力毋狗私毋忮功予
將嘉爾績又申命邱君曰此行爲民除亂萌耳勿縱勿枉勿令
一夫蒙寃俾予有疚志邱君拜命而行會提督江南梁公遣守
備陳舉及江西鎮標都司白登雲各以兵及期而集而撫軍張
公偕江西撫軍童公各遣官軍前犒師江西總鎮趙公又親督
官兵至倒湖軍聲大振先期曹君遣役張九招降賊黨程桐何
昌齊詔等一十三人以爲向導以是盡得賊之曲折要害十有
二月師進婺源遇賊於源頭塢賊悉銳禦我師方千總王龍者

多胆力負氣先將士砍入賊營斬其僞先鋒高奪其大旗賊氣
餒大潰邱君督兵追殺生擒胡老三葉老大等又斬楊大旗俘
其子前被賊擄甲路張氏童子十一人而是俱得還歡聲震地
而六公子奔浮梁矣明年正月師次浮梁時大雨雪道路阻塞
賊竄山谷不虞官軍之至公悉其情形密檄邱君乘時進剿邱
君同各營將士衝寒冒雪日夜追捕擒獲甚多而渠魁王駡鬼
潛伏於三里都莫可踪跡邱君分五路搜於浮曹君檄三路扼
於婺攻愈力而賊衆屢敗跳鬼度不可脫手刃其妻奮鬬突圍
不克出乃就縛跳鬼於衆賊中最驍勇善戰賊倚爲重至是
擒賊衆始雜髮奔逃六公子忽水忽陸示人不測閏二月官兵

追捕之又北渡江至楊家溝公
石壍從太平山歷九華諸山追捕之又北渡江至楊家溝公
又特命趙副將率兵追至儀眞前後紲獲賊黨無漏網者三月
十二日投誠人何昌等手獲六公子於霍邱四月二十二日捕
役張九等追緝趙老大於德興程德秀胡吉先等勢窮力竭遂
赴徽州府投降起獲銃炮刀弓旗鎗無算而崔符遺孽殲滅殆
盡矣時在事武官其密受指示糾合各營馳驅勞瘁運籌措置
不遺餘力者則總鎮邱君越也其餘身協力追逐擒剿者則督
標中軍副將趙君應奎郭千總應聘李把總天才江南提標陳
守備舉李千總友福江西鎮標白都司登雲紅旗李榮徽州協
守參將李唯傑陳守備正龍王千總龍虎千總士榮趙把總宗

黎州以西層巒疊嶂與蛇盤蜗結戎伏於莽惡險成穴負深爲阻
徽儀寧池出沒無所二十餘年莫有靖者去則竄風來則哮虎
晝探赤丸宵熾青火吮血磨牙毋敢或侮破巢取卵民不保聚
唯我曾公周悉民苦上書請師進取我公曰然是誠在我
撫軍張公謀協是舉布信開誠選將整旅元戎其誰曰邛山甫
劍佩甚都雅歌容與鋭師四集咎宣力脅我公曰嘻折衝樽俎
毋傷民財毋擾民處賊亦吾民婦則斯受義聲飛檄降者接塗
以賊攻賊師毋或拒冬十一月遇賊源塢禪將王龍刀橫馬怒

立斬之麾兵直擣面縛乃西走天降寒風雪道
河渭斷冰山絕飛鳥我公曰嗟師無暴野進如風驅疾如電捕
官軍深入搜原剔藪死者懸槀生者繫組蟻穴巢窠蕩於一鼓
奏凱而旋獻俘酺優荅將士或組或馬我公曰吁赦其脅倡
軍不再興治不易保愼爾在位綢繆牖戶昔我斯人夫不有嬉
今者賊平子依其父昔我斯人睥不安耕今者賊平俶載南畝
翟我山河活我童叟萬里桑麻千營楊柳自天申祥神鴉白羽

觀者扶杖古未曾覩獻之　天子以篤遐祜天生我公爲寧爲
輔天生我公爲父爲母我公之仁抱嬰慟考我公之勇剪狂誅
昏合宏萬物無細無鉅允矣公功可大可久展也公德如岡如
皐宋唯范韓胥有羊杜民亦有口途吟巷歌繼聲續
雅天都之崖鐫字如手億萬斯年壽公不朽　唐仲實譔

西千修路記

余出守新安六載凡職所當爲者皆殫慮規畫次第舉行顧其
事非有資於賢士大夫之賢而有力者亦不能觀成幸此邦諸
君亦多孚余素志率竭力贊襄而其樂善不倦慷慨捐輸雖盈
千累萬無少吝惜者無過傳溪徐君樸村厚庵昆季州之西土
地平曠山環水遶阡陌鱗次其地稍下近河舊有塲自岩鎮至
杲溪十餘里爲田萬畝咸賴此溉灌而歲久湮塞旱潦無備塲
旁之路亦崩壞不可行辛未歲新安大饑余勸富戶捐賑徐君

樸村在揚州倡捐五千金寄徽以賑又倡捐六萬金以儲徽郡
倉穀余念圖久惟講求水利爲大於甲戌年大修諸塲而徐君
所捐又獨多噫徐君之好義急公誠無出其右者矣而余亦得
藉手以盡司牧之職豈非其宰歟塲事以竣余繼欲修理塲旁
之通衢以便行者而余以俸滿離任辛巳余攝篆淮徐道署厚
庵以祝　皇太后萬壽出都時便道過余相見歡甚具道徽人
眷余甚厚余殊愧之爲問塲事則素年來徽人倍享其利而塲
旁之路則厚庵已捐金修治自杲溪至袞繡橋而下如衽席上
行矣余爲之大喜蓋余雖去新安數載而在郡時所修舉如書
院及倉穀開塲濬渠等事皆往來胸中不啻蓋深樂諸君子之
克相余也新安古稱大好山水而歙西一帶林壑尤佳使道逶
荒磯田疇不治則觀風者有凋瘁之傷矣今幸厚庵能繼其父

兄使磽确崎嶇之徑變爲周行大道山若增其高水若益其清而余未竟之志無一不遂豈非其至幸者歟未幾余補任鳳陽在郡無事因復作此以貽厚庵俟他日歸里時爲我鐫之於石以見余雖去新安而猶眷眷於茲壬也何達善譔

程朱祖墓記

程朱二氏祖墓並在篁墩忠壯墓或云蕩於水然今尙有西陽坑封識遺跡而朱氏之營則久爲土人隱占文公作世譜後序云淳熙中展連同之墓尙有方夫人十五公馮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屬望子孫勘求表識云滂幼從先迪功祭掃武城公墓墓亦在篁墩去程朱故里許往往以古跡詢諸土著咸曰某爲

程氏址某爲朱氏址某爲程氏墓某爲朱氏墓故老相傳歷歷可指滂幸於祭掃時親聞見之會邑大夫建武劉公創建程朱闕里祠以志命滂編集因憶往昔所聞尋厥遺址於朱家巷得古塚一穴滂卽捐貲易之又劉門前得古塚二穴卽故老相傳文公祀塋者今爲李子繼業滂以白邑大夫李不敢隱三墓頓還舊觀似有神護于是重加封識足慰文公于九京矣趙滂譔

記

復朱子祖塋記

接篁墩册籍短字一千九百四十八號土名朱家門前地一畝五分有奇文公先塋二穴見業孫潤澤其屬孫者滂捐貲易之契送邑大夫驗印批云趙大學幼讀朱夫子之書今捐貲贖地以存厥先塋好義景行具見於此舉准印照歸祠以彰盛美而屬李者與滂所買朱家巷接壤李亦因邑大夫召以受價遂自輸於官其稅存李氏戶內劉侯乃立石於墓題曰朱夫子祖墓書於碑側曰知歙縣事廣昌劉仲立二尹潘高梅里人胡祖詒潘允升趙滂俱列名於石

公立志誠堂捐修宗祠記

吾祠自道光甲寅修理後迄今八十餘年矣其間風日所蝕雨雪所侵以及蜂蟻之所蛀雖亦及時愛護然歷既多益滋損壞

非大加整理實不足以壯觀瞻此與修之所爲不容緩也顧工程浩大捐派維艱前此非永年公曾樂輸小修二次並續同地業興造祠西店面樓屋六間平屋六間計用費八百餘金報効祠中召賃徵租宛以所入甚微不足擴充經費復欲將祠大加修理冀慰族衆之望詎哲人其萎斯願未酬曾遺命諸嗣君踵行以成未竟之志今春志厚昆仲旋里祭掃之暇興念及此爰擇良工求大木自頭門至大廳並上下兩廊以達寢室復將祠東灶屋一併修整計用磚木工料費千餘金總核前後亦永年公家輸出爲數達二千金以上志厚昆仲踵成先志急公好義尤爲同支所欽佩今祠工告竣輸奐如舊敬集同支直書勒碑

公議春秋兩祭各圖前後功績胙十六股以展動勞畏嗣其主
並以嘉後來者焉　族衆公立
右拓本高五尺五寸廣二尺

從叔希明
從弟爲耽同校
子良材
良本
孫彥勛

歙縣金石志　卷十五　待訪碑目

唐

興唐寺碑
太平興國寺在歙縣練水西南唐至德二年建號興唐寺門踞兩峯間下瞰溪流州西勝處也始唐有聖像閣後營葺寢盛僧房經閣飛跨巖谷大歷末呂渭爲州司馬嘗於寺之隙爲堂讀書晨入夕還既去以遺寺僧故至今有呂待郎祠舊不顯呂待郎所以建祠本末後訪得祥符經其說云爾　唐末楊氏改爲延壽寺南唐復爲興唐寺國朝開寶九年復爲延壽太平興國四年勅改今名寺碑呂渭撰文而民間亦呼爲水西寺寺有

戒壇國朝之制歲以誕聖日開壇爲沙彌受三百六十戒祠部給戒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云寺舊有院二十四今茲起廢僅十五六處其應夢羅漢院者唐末寺僧清澗與婺州僧貫休游休爲畫十六梵僧像相傳國家嘗取入禁中後感夢歙僧十五六輩求還遂復以賜汪內相詩所謂祇應夢乞歸嚴寺要使邦人習氣遺者也　徽州府志
南源古寺記
南源古寺在歙縣長核唐太和三年建祀梁武帝暨智誌有古碑存　徽州府志
楊吳問政先生碑記　方綱

問政山在歙縣東二里一名畫屏唐有于方外者自荆南掌書記棄官從太白山道士學養氣之術其從弟德晦刺史歙州方外來訪德晦爲築室山上居之號問政山房邑人聒師道師事之文 徽州府志

歸眞觀碑記 徐鍇

歸眞觀碑江南徐鍇文興道觀在歙縣問政山唐世築室號問政山房道士于方外聒師道相繼居之吳順義七年師道葬此山楊氏立墳給田以其故居爲歸正觀宋天禧四年勅改今名元祐初再徙南園紹聖二年復徙東北隅郡守黃詰記禮部采

紫城藥氏家塾印

靈泉院碑

祥符寺中有南唐碑初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 汪澤民黃山記

宋

重修郡廨碑 孫彭

宋重修郡廨碑通判太子右贊善大夫孫彭文 羅願新安志

通判廳壁記

在歙縣黃慶長撰文 羅願新安志

御前三牓碑

宋御前三牓碑端拱中通判著作左郎馮起撰文 羅願新安志

夫子廟碑

景德中知州直使館趙昂撰文 羅願新安志

應夢羅漢碑

雍熙中通判梁鼎撰文 羅願新安志

黃山谷書問政先生詰後

問政山有與道觀又有鐘樓峯峯後爲寶相寺寺側有泉及豫章黃山谷書問政先生詰後 徽州府志

歙州徙學記

先聖廟及學自唐至宋在城東北隅太平興國三年知州事孟德祥遷烏聊山上嘉祐四年徙於南園熙寧四年復遷烏聊山元祐初再徙南園紹聖二年復徙東北隅郡守黃詰記禮部采

紫城藥氏家塾印

苐書 徽州府志

聖僧山記

聖僧山在縣西五里峯巒秀拔層崖曲嶂羅前賀後右挾一峯巋然聳絕溪流環繞蒼碧交映唐武德間僧慧明居此故名下有泉凝碧修廣數畝曰靈塘左爲洗眼池山巔下有石曰仙人幢南渡時有道人鶴亦常居此宋張商英明殷邁俱有記隆慶中汪司馬道昆爲僧自明增創精藍中爲般若臺面題曰衆中尊松林竹色蔥蒨映人潘之恆榜曰松篁交翠處風月俱清時馮太史開之所謂蓮花國土也

趙紹祖曰明楊城何如寵詩云一片祇園地何人爲布金亂

峯圍四野孤梵逗雙林易盡諸檀願難忘浩劫心開山千古

事殘碣尚堪尋似前明時碑記尚存也

徽州修學記 羅頊

宣和中廟學焚於睦寇紹興十一年知州事汪藻始復營建左

廟右學中設知新堂闢八齋以處學者淳熙十四年丁未知州

事許昌期重修羅郡州頌爲之記 徽州府志

三瑞亭記

宋端平中郡守劉炳建自爲記 劉彥昺集

風泉雲窗記

在南門紫陽書院宋郡守韓補建元方回記 桐江集

趙紹祖曰韓補以淳祐五年任徽州至七年而趙與弼代之

則記當作於此二年時方回未入元也而徽州府志書曰元

方回記殆春秋之意云

歙縣建學記

縣附郭而不置學淳祐十年庚戌郡守謝堂始建於縣治左買

田二頃有奇邑人左史呂午記 左氏諫草

相儒堂記

在府治南門內古郡學大成殿東宋相程元鳳讀書之所賛祐

中知州事趙汝潛建堂以祀之後廢碑刻移砌大成殿墻左 徽